

管子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差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緇。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勃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旣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旣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督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

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鐵。亦園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淮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曰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臂。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其成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誓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

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澹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懇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曰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穎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者我。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

襄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盧泉劉氏續。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續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貳作貳。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棄。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尙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尙十
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
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縵曰：管安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子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子申韓。由此綰結。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子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奇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句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牧民第一	一
形勢第二	四
權修第三	七
立政第四	一
乘馬第五	一六
第二卷	
七法第六	二二
版法第七	二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二九

幼官圖第九……………三六

五輔第十……………四二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四六

樞言第十二……………五三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五七

法禁第十四……………六三

重令第十五……………六六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七〇

兵法第十七……………七八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八二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九五

小匡第二十……九七

王言第二十一……一一一

第二册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一

霸言第二十三……四

問第二十四……一〇

謀失第二十五……一四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一五

地圖第二十七……………二〇

參患第二十八……………二一

制分第二十九……………二三

君臣上第二十……………二四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三一

小稱第三十二……………三八

四稱第三十三……………四一

正言第三十四……………四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四四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六二

心術下第三十七……………六六

白心第三十八……………六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七四

四時第四十……………七七

五行第四十一……………八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八五

正第四十三……………八七

九變第四十四……………八八

任法第四十五……………八九

明法第四十六……………九三

正世第四十七……………九五

治國第四十八……………九七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九九
封禪第五十	一〇四
小問第五十一	一〇五

第三册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一
禁藏第五十三	五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一
九守第五十五	三
桓公問第五十六	五
度地第五十七	六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二〇
弟子職第五十九	二五
言昭第六十	二八
修身第六十一	二八
問霸第六十二	二八
牧民解第六十三	二八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二八
---------	----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四三
版法解第六十六	四五
明法解第六十七	五一
臣乘馬第六十八	六〇
乘馬數第六十九	六一

問乘馬第七十.....六三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六三

海王第七十二.....六四

國蓄第七十三.....六六

山國軌第七十四.....七〇

山權數第七十五.....七三

山至數第七十六.....七七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八三

揆度第七十八.....八六

國準第七十九.....九一

輕重甲第八十.....九二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一〇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一〇六
輕重丁第八十三	一〇七
輕重戊第八十四	一一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一一九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一二一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亡

附管子校正

管子

卷一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孽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降禱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廉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恥不從枉。無蓋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劉瓚曰。按維網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

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十經

土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天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以鄉爲鄉。二親以國爲國。三親以天下爲天下。四親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母曰不同鄉。遠者不從。如家而生。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此。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也。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權。臨言人則鄉必不洽。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母蔽也。

而治隨之

汝惡毋異汝度也。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也。言室事而令城郭

故治天下

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

者不拘於

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在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

如天地日

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

月然後能

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緩者後於事。委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也。五法。

治天下

匪之指好

惡也。

此注多非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當依後形

勢解自明。

受辭謂君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

出言順理

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今之一也。蛟龍得水而神

而民受之

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故無從而怨怒也。所貴有

無異也。名

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賤而行令。令乃行。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

連謂聲名

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上無事則民自試也。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

彰于四方

也。蜀青箱

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

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也。濟濟多士。般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飛蓬

經言二

三子技名
世必有所
以致之非
在弓矢操
譽新削之
末

諷音無
顧憂謂慮
後患也
必得之事
二句釋皆
非觀解自
明
按謂使人
器之不求
備也矜伐
二句謂自
用則小之
弊
按言怠惰

之間不在所寶。燕雀之集。道行不願。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寶。敬燕雀翔
知。犧怪圭璧。不足以饜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則謂
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斲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徹迹。偏為天下也。奚仲

之巧。貴其九車以載。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
不在斲削。成光鑑也。恩厚不在於虛善。夜行謂陰行。其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
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大矣。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警響之人。勿與任大。警響賢靈。響惡也。如
之隰。奚有於深。隰。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警響之人。勿與任大。警響賢靈。響惡也。如

諷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者莫先謂之諷臣。有大願憂者可與致道。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其計也速
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必得之
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應小謹者不大立。警食者不肥體。

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譬如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
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
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不行
其野。不違其馬。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
怠倦者不及。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神

則不能及時成事操要則忽然成事故曰

不及外見故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每曙而戒所以

疑神若能

待曙戒勿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

審內外立

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

操要之神

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往者不至來

則怠惰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有聞道而好為家

而能矣

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

道往莫來

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

道來莫往

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

謂人從上所好

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

釋一作澤

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

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

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用之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其功

按當作鳥

集之交

見與當作見愛之交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

獨王一作獨任

恩施之德。然見而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按此注非。觀解自見。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復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不可復。行而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無兵

主故無。故未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所取則。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之。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

二者賢不
肖能察也

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肆，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為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諛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

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開。隔也。有所隔。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

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謂農。本也。君國不能壹民。

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

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一年之計。

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

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

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

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

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

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

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

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

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

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省官 四固 五事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

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涓奔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鄴水不安其藏。

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不備。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筭鍵。筭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

讎。責讓也。

羣徒衆作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讎于游宗。

游宗以讎于什伍。什伍以讎于長家。讎敬而勿復。既讎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

計。上計也。

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

及。坐及也。

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

著。標著也。

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

使備曹器

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

著其名

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

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

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籍入取籍於太府也

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畱令罪死不赦五屬

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

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

之畱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修

日專制不足曰虧令謂損之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

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敬同敵戒也

也

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扶門穰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此有關文誤字鬻音權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鬚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纁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衛必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

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倂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天下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纒形於心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而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立國大數 陰陽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從政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

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

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日夜之

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

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

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不正則官不理

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

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

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

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

鎌刈割器。纏網縛索。

按此一節言土地就中論不可食者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不可徒論廣狹也。

按此一節言官邑事器之制。

按此一節言官邑事器之制。

按此一節言既立制而遂定賦也。

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輪。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畝。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之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瀧。瀧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四則去四。謂去

十初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初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初分九初則

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五尺見水不大

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初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初見水則免四分十五初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澇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

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澇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

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

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

不受力作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

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

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

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

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

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

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

按此言士賈工雖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以盡地利按此言教人當使智愚皆知

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方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是故有事則用用謂無事則歸之於民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人以成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則昏愚也閉則類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卷一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非不能立其人而用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

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

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

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

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

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

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

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

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

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做效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謂反用左手書右手不動也。

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羊物當以漸也。順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謂人習服教命之久。望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怨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衛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輕非所續也。豎。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之。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適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

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

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

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則戰不勝而守不固

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籙不審則姦民

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籙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人

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主所貴者實

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

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不為愛親危其

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不

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

者用非其國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用人如用草

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

而行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則列陳

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士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

之器用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

者也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存乎明於機

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

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

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

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

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壟廢而天下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

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

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精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

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

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爲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也。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墮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墮，空也。天之山河破澤，所以營作而與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自往。自往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

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以備之。敵人望風以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署。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爲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爲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爲敵。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故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靡俗也。奇說謂誣詐之言。靡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特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爲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響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按此當依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

後版法解
自明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

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喜

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外之有徒。禍乃始

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外之有徒。禍乃始

身。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

與禍由是生。故曰始身。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

鮮克有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慶勉敦敬。以顯之。勉以顯之也。富

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慶勉敦敬。以顯之。勉以顯之也。富

祿有功。以勸之。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

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且暮利之衆。乃勝任。得功名之士。既且暮

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

以齋。用力不可以苦。用財齋則費。懈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

民不足。則令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叛己。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

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

按常依解
作寡不能
圖

故可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法天合德。無有私德。象法無私。無所親私。參

按當作悅
衆在受施
有衆在廢
私存字屬
下爲是上
句有脫字

卷三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
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後中圖作
處虛守靜
淮南子有
夜行高誘
注論陰行
也陰行化
故有天下
則夜字爲
是人物子
疑行物事
皇大也言
人君能處
虛守靜則
發之人事
盛大也

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在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遠在修近近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五和時節生
數五土氣和則君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治和氣土主和
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治和氣土主和
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井中央也以倮獸之火倮獸謂淺毛之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
行毆養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
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
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
王服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霜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處置之斂葬其樞信賞審罰爵材祿
能則強有材者爵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
常謂五常也備能謂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
才能之士備有之

德行對纘 而言謂行 德結之以信 接之以禮 和之以樂 期之以事 攻之以官 治發之以力 威之以誠 一舉而上下得終

於身也下 謂初會諸侯 上下得終 其禮自再舉而民無不從 三舉而地辟 散成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

放此 此至九舉 設九合 諸侯之所致 再舉而民無不從 三舉而地辟 散成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

按常理字 齊 四舉而農佚粟十 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 五舉而務輕金九 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 六舉

為句 而絮知事 綳 黎 圍度也 七舉而外內為用 諸侯 八舉而勝行 威立 九舉而帝事成 形 九會之後 威

按後作攷 侯伯帝王之 事既以成形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 十官飾勝備威 將軍之守也 六紀審密 賢人之守也 五紀不解 庶人之守也

之以言 而絮知事 綳 黎 圍度也 七舉而外內為用 諸侯 八舉而勝行 威立 九舉而帝事成 形 九會之後 威

分有職 卿相之守也 十官飾勝備威 將軍之守也 六紀審密 賢人之守也 五紀不解 庶人之守也

動而無不從 靜而無不同 強動弱必從 治亂之本 三卑尊之交 四富貧之終 五盛衰之紀 六安危

之機 七強弱之應 八存亡之數 九練之以散 羣備署 散之於衆 使備曹署 著其名以司之 凡數

財署 數謂國用之 殺僂以聚財 沒其財故曰殺僂以聚財也 勸勉以選衆 使二分具本 使上之備

知其事 各具其名籍之本 則發善必審於密 執威必明於中 執威謂行刑 此居圖方中 此立時之

財署知聚財 備署知選衆 發善必審於密 執威必明於中 執威謂行刑 此居圖方中 此立時之

圖明堂圖 也即月令 居太廟太 室類

二地氣發 戒春事 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 或為煨燼 無得而詳焉 闕之以待能者 十二小卯出

耕 十二天氣下 賜與十二義氣 至修門閭 十二清明 發禁 十二始卯 合男女 十二中卯 十二下卯

三卯同事 謂三卯所用事 八舉時節 木成數八 木氣舉 君服青色 味酸 味聽角聲 此木王之時 故

治燥氣春多風而旱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以羽獸之火爨之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

藏不忍行國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固然而也動而無不從強動弱必從靜而無不同強靜弱必從舉發以禮強國舉發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此居於闕東方外

國為屬國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固然而也動而無不從強動弱必從靜而無不同強靜弱必從舉發以禮強國舉發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此居於闕東方外

夏行春政風多風也行冬政寒氣肅殺重則雨其災重則雨行秋政水多霖雨十二小郢

德十二絕氣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聽羽聲羽北方聲也

聽微而聽羽者治陽氣用七數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

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

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

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闕南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

行冬政稔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

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服白味辛聽商治溼氣水故治溼用九數九亦金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蟲之

周當依後
作書

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火藏恭謹金性廉潔故行搏銳兌金性動銳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此居於圖西方

方外冬行秋政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行春政少陽乘陰十二始寒蓋刑十二小榆賜

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

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聽徵聲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

過則治用六數六亦水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藏慈厚君人

陰氣也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故坦氣修道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冬行刑之

器也敦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道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

也敦行於鈔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

須別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謹也生既須養審取子以總之

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

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

五五分取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

斤兩也數數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五會諸侯令曰修春夏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

按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

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也。請四輔。即三公也。

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

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

野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長。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為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

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

習所受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

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三千里之外。諸侯

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以受命。因以受命。此居於國

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敬。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

以得。終。無。方。勝。之。出。無。方。者。勝。計。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急。時。分。勝。之

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事。察。伐。勝。之。令。無。功。者。妄。受。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

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奇。計。若。神。無。本。定。獨。威。勝。之。用。師。之。本。定。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

原。無。象。勝。之。象。可。原。者。勝。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之。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之。謀。能。審

按別本注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衰故也

按鈇鉞械人足也恐當作轄鈇

之理能審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
要則敵不能量也其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
奇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意則士樂為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
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

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鈇故能聞未極鈇深遠也所聽在於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
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淺故能聞於極理發於驚故能至無量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
其寶舉動昌盛故敵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

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火而不顧豈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
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火而不顧豈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
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爭權與明必勝
則慈者勇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拙者

巧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拙數也動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
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求天下之精材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
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

方中此中圖旗物尙青木用事兵尙矛之象春物刑則交寒害鈇時尙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

離害而鈇禁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經不知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
 其所舉發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
 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開障
 者所以防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以禁詭
 守要路也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之副也旗物尙赤
 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
 常用事兵尙戟象夏物刑則燒交疆郊其刑則於疆必明其一一謂號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
 明其十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十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
 用兵之善者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
 其唯不戰乎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
 勝成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旗物尙白金用事兵尙劍象金性刑則紹味
 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
 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偕習以悉悉盡莫之能傷也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旗物尙黑水用事兵尙盾象時物之閉盾或器刑則游仰灌流其
 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故尙黑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
 莫之能傷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

習或轉之

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

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

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立為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面各三千里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國君謂天下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

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

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

而不執謂不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難也

幼官圖第九中方本圖 南方本圖 東方本圖 西方本圖 北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
俛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
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眾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
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

攻作攻。

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僂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之。定計財。勝之。定知聞。勝之。定選士。勝之。定制祿。勝之。方用勝。定綸理。勝之。定死生。勝之。定成敗。勝之。定依奇。勝之。定實虛。勝之。定盛衰。勝之。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澹。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

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薄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閣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圜。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尙青。兵尙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

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鄧。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鄧。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秬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

按上無前
第二字

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溼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尙白。兵尙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儻。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闔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數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

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與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不能使名譽顯

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能使失國覆

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

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言曰

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

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

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

飲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餼。省費用則薪菜餼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下必聽從。

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

接荀字乃苛字之誤

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

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

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居上位者小人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覆察也驚疑也上既

察而懷疑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

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

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壝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

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伏者發而積久隱輸墼積墼貯修道途使關市謂所置關

便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

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

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疾憊裸露者資乏絕此謂振其窮上之

所以振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

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

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

伏利謂人所未發之利也按列子水之溢洄曰潘

音通潘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通鬱閉鬱閉亦謂川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薄徵歛

整齊擗誦以辟刑僇

擗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

織膏省用以備飢饉

織細也膏悽也既細又悽故財用省也

敦懷純固以備禍

亂

懷厚也音莫江反

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

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

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

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

倍乖戾也

貧富無度則失

失其節制

上下亂貴

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

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

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

比和

爲人夫者敦懷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

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

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

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

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

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

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

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

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

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遂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擲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遂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未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未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

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是故博帶裂以就博帶
故農勞而不免於飢也裂大袂列列大袂文繡染染文繡刻鏤削刻刻鏤雕琢采采雕琢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
割也也市鄙而不稅鄆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數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卷四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
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蔬

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

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

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第八舉目護火縣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

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

十一舉目當在人不在事下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

十二舉目
當在則擊

擗宅耕反。撻丁歷反。撻丁用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

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

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故所出

無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

能和之。百職臣守。而無所不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

既異。常隨。其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

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

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

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

以爲平。準必壞舊高峻。鈎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鈎則。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博而

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成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

亂亡。湯武以治昌。湯武之昌。紂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

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

隨大小而用之也。和今用規者欲。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猶迹

求履之憲也。

述者履之所出得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疑述而夫焉有不適善無以恩驅善故適善備

也僂也是以無乏。

僂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焉為規矩也取天清

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

清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所謂是而無

非非而無是。

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

必使二者俱來。

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

矣非則不可掩。

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

故必有以防慮之。

如其事將終即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無以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

存矣對配也。

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

成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

時德之遇事之會也。

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

夏處陰冬處陽。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

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賢人之

處亂世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倅免也。倅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反。冬之就溫

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

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非為畏死而不忠也

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

但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僂既進傷為人君嚴

忠哉。

但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僂既進傷為人君嚴

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退害爲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其爲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

此益加其嚴酷也。故退身不捨端。修業不息。版版。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

其嚴酷臣亦偷。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

以舉翼也。明候風雲。明候風雲。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

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湯。凌轢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荅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

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稱爵尊則肅士祿豐則

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

交惡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

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沒法也。怨而無言。言

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

泄。謀泄蓄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

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

成大。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察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

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故曰若覺臥。若晦

明。若放之在堯也。放。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放。放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放。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途。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而曲飛。苟途南北之大意。以繩。繩直千里。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道必。謙欲。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禮火縣反。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輒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謙欲。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禮火縣反。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輒也。

按易政謂
平易近民
也。
伎。梁紀切。

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則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悞，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讓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憤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委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愛，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己以賢，自許以爲英雄，子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地不一利，五土各有其人，不一事，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其利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宜主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窮通

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

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

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衆言。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

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

半星牛隱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略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

巖淵泉閔流，泉踰灑而不盡，灑灑瀉漏薄承灑而不滿。泉通而前灑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谿谷小

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

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

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

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擗搯則擊，險易猶否泰，夫

而至猶鼓之含響，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

擊為響象天地，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是以聖人明乎物

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囊也。

君子知善惡必

按山乃止
字誤

輶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宇宙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天地直

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其橐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為橐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

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散之至于無聞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無倫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品

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重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

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常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常變無

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

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顯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

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

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

之出四者從道而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故曰道之出也

之天先此二者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

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

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

盜息蓄藏積民民者無不通智無遺策聖器也聖器者無不通智無遺策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

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

喜怒喜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故善無以

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霸王積于將戰士卒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亡主積于

婦女珠玉速其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

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

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

而好以其國後謙受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

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特黨與之國又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

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息侯伐鄭之

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

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

愛必利。貴周則深密不測。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
情必害。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驚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
則解。有束故可解。有束故可結。紐則絕。有紐故可解。親不在。約束結紐。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
列地。則人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別。而可以鞭筆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筆。時也。
心向背。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是以能繼。
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
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
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
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
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
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
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特宗。至士不特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
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
而圖。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圖。豚豚乎莫得而聞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

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

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德者怨之本也德竭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而怨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

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

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

為非，則姦邪之人慙。願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願。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

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

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枉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

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是以

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

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

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

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

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困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

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按方一本
作百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

原陸而山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

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

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糶也則國母一年之積

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

而亡其一時有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

相遺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稼亡三之一而非

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

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

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

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

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

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力生各由用力也用力

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力不故曰臺榭相望者

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中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

按別本十三之稅三非不解弛有餘又遇

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限閭閻

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食谷水巷鑿

井谷水巷井則出場圃接鄰家子女樹木茂煙非者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

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里毋士舍土謂里尉每里當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喪烝不聚

祭冬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

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

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

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

豪華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

非但疾怨又非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則上令輕法制毀權

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

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

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

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

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

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

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

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

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

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為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於藏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

接別本注。

君既失德則人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

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修行則不以親爲本簡孝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遊虛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或下交於人特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己勞爲國舉賢特之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或下交於人特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己勞爲國舉賢特之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君上威用附下悅恩枉聖王之禁也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勞家富祿寡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

按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

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

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壺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

本。每以壺填濟土。以為亡去之資。以趙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本之為。又修營田業。以為亡去之本也。

與上為市者。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

事以動上。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

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以避所依也。挺出而迎還。遁上而遁民者。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

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譽。以為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

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貨。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貨。財所以買。

其聲。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靜而多財。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

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以道義必有。所以明。故士莫敢詭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以道義必有。所以明。故士莫敢詭俗。

上而心有異。託。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以道義必有。所以明。故士莫敢詭俗。

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

按隱。即索。隱也。辟倚。背邪不正。

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殺無赦。

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殺無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疆則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

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百官則定於此。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錄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釋也。謂之逆。釋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釋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謂事便辟。為榮華以相釋也。得貴富。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授命受祿。不過其功。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違於令。遵法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令也。

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

朝不貴經臣，則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

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

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好事小人，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

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况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

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

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

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

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

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

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

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自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

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

以天道數終人。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

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

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

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

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

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

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

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巧佞玩好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也。雖

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

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

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

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

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

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

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以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重

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以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

也法故曰禁勝於身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聞賢不舉不若聞善而不索既廢更起或殆發其宿嫌而不可

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幾幾事不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為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

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民毋重罪過

不大也有大過然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造姦以待赦也。

不勝矣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

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

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禁多者其止

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

非侮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

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

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

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

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

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錯。

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

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

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立私說尙能卑主况其倨。

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

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

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

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毋赦者

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

之委轡必致覆佚也毋赦者瘞癘徂禾切唯之礪石也疾可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

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

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

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

有三侑侑寬也武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

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

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

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

按唯恐疽或離字

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礪。砥礪積久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

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

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

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

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

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

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

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

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

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母常經。國母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

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

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

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

按言愛人
不足以用

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者。蓋以法棄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

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入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擬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

奪無如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臣有弑其君之何也？
 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此則左右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
 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猶過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也。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也。不及於仁，故傷正也。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

之正方圖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圖，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

按倍古背字餘做此

按此乃集

書者再述

異聞

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圖也。一曰管子稱古言：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

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

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

富人負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

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

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是今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

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入而不至，謂之瑕。故曰：瑕，君臣相間，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

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

李同理

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明之君。必公誠於國。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爵祿。量能而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臣度之。先王者。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古治獄之官。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尙精一德。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

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

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

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

此二者傷國一也。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

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

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

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

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

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

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

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

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命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謀得兵勝者。霸。所得

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一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

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知兵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

千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

死國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則何為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

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

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

得。則有明也。有明則治衆有數。有數存焉。勝敵有理。有勝於敵國。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則敵可

勝。明理而勝敵。於勝敵者在。定宗廟。宗廟定。遂男女。男女安。則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則可以定威德。

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無吏。則無蓄積。無

田吏。則人憐本。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微賦。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賞罰不

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

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

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假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

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

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

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

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

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鞞章。則載食而駕。鞞輜也。謂輜其

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測。始乎

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

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

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行無常。亦無常也。故無常也。行無常。亦無常也。故

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

守。特固不拔。拔特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

續曰實疑
實字誤謂
雖曰獨入
實與衆俱
入非獨也
故不能入
下做此

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賈搗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

精一其氣專而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賈。士既厲械又進無所疑退無所賈。敵乃爲用。敵既無疑賈且定故不疑。

而爲凌山阬不待鈎梯。習山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

己用。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伴厥寶玉必選精勇實不獨見。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

陳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與俱故曰不獨入也。實不獨見。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無名之至。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以諧輯故敵

不能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

數無得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

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雖勝破大勝彊一之至

也。不以勝爲勝故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以詭計勝之不以詐。以詐謀不

皆至一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此皆我守

其一彼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利適器之至

也。兵刃利而適者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不能致器者困。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

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擊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

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無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向若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無計。不可以為所在。皆無。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故不可以變化也。此之謂道矣。詰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卷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是當時紀敘之文

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

內言一

齊僖公生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

按管子固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

則君不疑
必免子之
傅矣。

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

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

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

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迂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能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誰子謂。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

兄古況字。後做此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尚不生。况

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命而立。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

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

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

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其

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成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

之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

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

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

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囊

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

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

除之謂除此恥也

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

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鞭之見血費走

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

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被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平。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平。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尙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

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

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

被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

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

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兩立。既成

不可又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

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說。故言或曰。明年。更聞異

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

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

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鮑

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

按及謂所從黨與也。

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人

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

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遠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

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

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遂公子糾，管仲射小

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

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

之不死，糺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空食齊政

則不敢言。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

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

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

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

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

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

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

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

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政侈之。侈謂過常也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

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

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

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

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褻頰而刎頸者，不絕。褻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

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不自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

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

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

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

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

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

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搯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承而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搯音枕，擬擊也。史記七首搯之。

拔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

管仲曰君與地以汝為竟桓公許諾以汝為竟而歸桓公

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闡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闡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

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

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

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

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

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命

而建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

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

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

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寶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

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

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上謂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

可令傳行此五年可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聘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

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

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

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

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士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

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

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

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

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

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

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

按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
匡作曹孫
宿

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

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

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

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

諾。桓公乃北伐。令支。國名支。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

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桓公然後可以加之政也。

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

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

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子祿。於

無勞者不得專子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

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

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

尚未至而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

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

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

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

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

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墾而稅之。二歲而稅

一，率二歲而一。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歲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者，有不飢者，故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

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士，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

仕者有公事，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邊委焉。有司職之。遽，今職務。故近宮。

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以車爲負，載立官以主之。

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者宿，即其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僞也。至國八契，自其行裝。

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凡庶人欲通，鄉吏相距爲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

不通七日。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輸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出，謂欲貴人子欲通。

吏不通二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亦不罪也。令鮑叔

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從政治爲善，則與其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

賞有過則不與其爵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

而訟者莫不恭恪。不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為驕傲此又其次也。

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三者

故為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

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義且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

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以卒年君舉仲進者君舉用之

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嗜飲食好則挾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

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

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

按處華旬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仕。

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無

仕。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

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無

仕。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無

按處華旬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仕。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無

後有善過。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出與師俱。師而賤也。上與君俱。君賤而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有賊而又不不知。則不。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易祿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今犯罪者非以乖辭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赦。有可無赦。其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赦也。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出必為禮而悅者。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播糞則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

事而以私訟者令出來。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

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

大臣盡力，故以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

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

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

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

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

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墮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

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

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

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

何也？謂不辭而趨出，所以怒。鮑叔隰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

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

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

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

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

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

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

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獨不苑濁，

困滯皆法度不亡也。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

且桓之好往行而進，不卻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

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

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

求長年，是困桓公以衰而急於求安，故欲其長心長德而不責，效且夕也。且桓之好內，亦具微警矣。

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

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

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

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

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

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

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

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

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

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

也。齊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僂。戮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

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桎，以予齊。桎，桎。鮑叔

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

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

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因管仲以子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

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因管仲以子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

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深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願以顯其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

功如此。眾必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

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

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

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

不失。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被謂除其邪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插衽。示將

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

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

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淇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

猶可貴。今死力者功。叔為桓得。子九嬪。諸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

生仲功無以加矣。陳妾食餘。然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

國齊語作。按設象。即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周禮縣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未謂下之所行。蓋分也。孟子百畝之蕘。王制作分是也。旄。老人國語作班。序言合羣。羣。比較民之有道。必先設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績。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蕘。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蕘。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農息兵。故蕘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處。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皆置其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善。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按官官府也。此言土之鄉下四句則商工農之鄉也。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釋穰音鉢。比計齊語論比協材。

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田比未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草之藁者。修除其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及音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穰。穰。謂復種。既已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按曰挾槍。槍也。刈。鎌也。耨。鐵鏝也。鎛。鉏也。以且暮從事於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別苗莠。列疏。澍。謂密也。疏密當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身服襪。襪。謂羸。羸之衣。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身服襪。襪。謂羸。羸之衣。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成農。以農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成農。以農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成農。而威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其用。論王敬畏農而威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

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按齊語作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

其政則人安其沃堵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

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桓公又問曰

則民不偷旅舊并故舊不用如旅也

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

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

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

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陳

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

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管

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

財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寓。政寓之田獵，故曰

政有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

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

行賞，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平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對。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

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八爲旅

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

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

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

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

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

之教習，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公親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

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

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

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慤善待時。待可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

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實。以

按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則肉乃疚之。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選。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連

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女無家。恥娶之故。無家。士

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

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正月之

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王可謂一霸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鞮革二戟。蘭。卽所謂闌錡。兵架也。鞮。革。重革當心者。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一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櫛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櫛。鑿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

季勞即季友

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隰朋為行。行謂

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優尙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

以諷動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

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

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覲於諸侯。覲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

有弊。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隋。後教之穿渠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

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柴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陟。綱山

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河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

於有陟。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

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

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使貢絲于周室。貢

國語作弭。渠弭神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漆。齊語作。

楚絲卽所謂縶絲也。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

者。也。堪爲琴瑟絃。居何東胡。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洽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

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狗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

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

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

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鬻。鬻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鬻

無弓服無矢。發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

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而勞。斃

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拜是不君也。爲臣不臣。讓是不臣也。

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

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賧。不庚。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

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

隼鷃鳥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

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

齊語薦作庶

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筮尚多覆驗也

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甲竝興

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

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

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

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

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

在閑廠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

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

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囊而入攬丘粉

反載而歸垂囊言其空也攬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

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

於

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使關市幾而不正。壙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

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鄰

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

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

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

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

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於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益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

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

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

朋。寶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

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

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

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

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

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

為不可。優。謂遂。不敏。謂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

吾。何待異日乎。吾不可待他日。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

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

快。音逝。苛。密。快。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言多所慣習也。

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

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

辭結作辭。給苛微細也。

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轡。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
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

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

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

於是令百官

有司削方墨筆

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

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

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

使稅者百

一鍾

假令百石而取一鍾

孤幼不刑澤梁時縱

放入入不設禁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

書謂錄其名籍

近者示之以忠信

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

疾

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

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

是令之縣鍾磬之棧

于元反棧所以嚴飾之

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

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

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筭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

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

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

脫出也

游鍾磬之間而無

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

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

伐謂斫斷也

併歌舞之樂也

併除宮中虛無人

不令人守之桓公

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

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

以不救爲是故慶之

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今君何不定三

君之處哉。

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

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

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

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

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

攻宋，鄭燒炳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

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

西，水深滅垝，垝，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

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

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

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

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

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

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

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

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僂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

霸國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

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

也。君人者有道，道有常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

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鄰國有事，鄰國得

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

然後有非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舉而

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

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

能用天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於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

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

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

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

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

按以我明威之振征伐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總之也。

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

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

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取。

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取天下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

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不

聽則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

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

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

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將動。必知愚人之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

起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之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聖人將動。必知愚人之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

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

事。時至而舉兵。絕望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峯近而攻

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

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抑

按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若愚人之則。至危之時。方改易平素之言。聖古地字。

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

之以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

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

令皆從霸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不易不牢固謂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

微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大而不為者復

小大而不為則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貴而無理者復

賤貴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觀國者觀

君君為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

也外賢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地大而不為命

曰土滿謂土廣而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人亢之為言也三滿

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

敵也謂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無德而欲王者

危無德而王猶欲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國小而都大者

弑此二者常有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

搏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

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也。君

搏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命不高不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

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

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設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

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

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損。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

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

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

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為

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雖心

方直未。為其最。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

以整齊。整而齊。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

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

接制節謂
事大國受
其法令

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不敢不來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
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與師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也
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征之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
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特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
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王
節故得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國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
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此事。無有常先
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
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
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
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做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
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
靡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
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

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疆。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喜則怒失。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

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

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

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

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

如此但疆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疆。擅破一國疆

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疆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此篇文法
累變而不
窮真天下
之奇也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

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授事。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

易猶交也。所刑皆當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罪故人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

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國有常經。人知終始。

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至免。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

內言七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預知其數則

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真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

所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

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問五官有度制官

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問獨夫寡婦孤寡

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

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不能自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

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

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

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子弟以孝聞於鄉

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

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君臣有位而未有田

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

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任土職。職以家臣自代亦須

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乃左。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自有

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

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澗可決而澗潛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除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

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

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處士修行足以教人

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急難使。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

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

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

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藏者。弓弩之張以張者。衣夾鉞。鉞兩刃鍔也。衣

鉤弦所。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強者。其厲何若。其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

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鄉師車輜造

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

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

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此時木方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

而聽命遵國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臍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

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若夫城郭之厚薄

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

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

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然後為福失謀

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問執官都者其

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

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

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之牆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此言故言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

高地下覆下地上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

之四鄙也。自官府已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
 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
 曰天地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
 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車之親。自君以下其位
 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車之親。自君以下其位
 無使讒人交亂。善廢其德。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入之道。行
 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入之道。行
 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市謂
 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市謂
 坐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賈。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並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其事。
 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其事。
 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
 人無以成其厚。校察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后鄉四極。
 既結四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謀失第二十五 闕

內言八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

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酉成尙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

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

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

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掇。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

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爲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若順也。管仲復於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天

日聞期頤實算。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

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

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無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外作。

義因事斷，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代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貧冒者耳，非義也。

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

何驕。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

而成。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

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

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

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

以善吹為良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心。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故為仁祖。忠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心。博學而不自反修於其身，故為仁祖。忠

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

身者也。四書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

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釡，鈡鈡，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

也。按云周旋

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

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

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治而遠有德疏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

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桓公蹙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

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

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

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

令里官進二子，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

謂陳其所言，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

然後成教，故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

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

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悼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

獮祭魚然後入澤，梁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養鹽者

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北伐山戎，出

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殺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諸子謂宮人盡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

君將有行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

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

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言乃能至於此

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

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

審耶。宮中既少織紵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味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

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

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子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

不以其道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

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

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

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

按此言已
不事人未
嘗得人布
織而衣猶
君不下小
國故諸侯
不至也意
者或有不
審致諸侯
之道耶

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也。今吾併得臣之，國尙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不能爲國以寶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寧戚善於農植，食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尙不能默。凡此四子，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謂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怨矣。故曰：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歸二國於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猥，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

伐若不歸 楚為齊私 國楚必伐 之齊不救 固不可若 救則遠興 師旅而致 亂矣。

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噉噉，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噉噉，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昧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轅曲，繚氏東南有轅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陵陸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境坳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

知之此乃知形者也。

形謂兵之形。

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

之謂參具。

明知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

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

宿猶先也。

使羣臣大吏父兄

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

事之成敗。明主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

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

不敢蔽賢。能。有私。

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

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嬰李牧之爲也。

使百吏肅敬。不敢懈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

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

設教令使士服習。

連什伍。

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

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

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

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

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

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殺常因是。故有內亂也。

故曰。猛毅曰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

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不以刑而欲盡邪則國必亂矣。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

一至。驚謂耀威示威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當一戰之功。故一期

之師十年之蓄積。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

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

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

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故計必先定而

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

不得其心則叛亡至。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佞者同實。佞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徒人謂無

兵甲者。佞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

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

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

驚夫智謀。驚柔之夫。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

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佞音踐。詩云。佞駟孔。

驚夫智謀。驚柔之夫。游說之夫也。

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

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

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

甲子之朝。謂大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築堵之牆。一戰大勝。猶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

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

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故

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

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韌。牢固之

既堅則韌。乘瑕則神。脆。脆謂虛脆也。所乘既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乘瑕則堅者瑕。乘

而難入。雖脆卻為堅者則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

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

刃游閒也。刃游理問。故天道不行屈不足。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

從讀屬上句。

按待即上
圍意注非
當待字為
句

既荒且亂，故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也。欲以軍爭，十可破百。則知其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也。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當富而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而未必能強也。勝者所道治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殺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明君也。象法也。謂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

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

之比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賞在信誠體之以

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營

程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

下皆據事以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

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

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者不自應賞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僂

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不敢疾怒。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

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真。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

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之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

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律制度者明也。下

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

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

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

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

君者。廢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

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微俸而偷生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

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微俸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

人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

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言其力最可愛也。言

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之。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

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

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

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及

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

禮曰。此言臣奪君職。

俟其專令

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

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

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財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

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

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

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

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

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

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心。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

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也。上預下事。則偽有

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

行。背逆。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

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

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

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

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

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

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於

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

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正衡，衣服繹統，盡有法度。繹統，古

則君體法而立矣。依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

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

大夫受令於君子，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

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

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

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

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布之縣象

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

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

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臣請所疑其職事也又當

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而官

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

故言而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

相告也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

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

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

以理身緒餘以理國案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

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而官

諸民君之所惡亦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

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

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

得賞私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

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人亦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

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澗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

如此者人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

則各信其一方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轉可否相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

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刑設而不用不

犯法故無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

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

目視有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信以繼

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

按將與之
二句是留
賞留罰也

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上以此畜下。而畜之。下以此事上。其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上以此畜下。而畜之。下以此事上。其事而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德。而民師之者。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名物處遠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反道也。言民有所趨向。則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則匱。致罰則虐。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

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

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

入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

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蓋其搖而

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

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

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

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其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

貌。或刑賞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

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

危則見侵不論侵則有危論議侵理則功過危令侵則官危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

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

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擢降故敗北。四

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其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

悅之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

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

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有國君民

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

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

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此臣人之

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

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

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

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

以警此禮正民之道也制體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

外資游說為外資游說為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

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詔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

按言刑罰數加於近

侍故便僻不能食其

其勢不能侵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肖而可威賢謂之不肖實不肖也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啗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財力

按威當作賢謂能易賢不肖而於下以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

矣勢既凌君故爵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先其君以惡者侵

其刑而奪之威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君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衆如此者欲脅君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

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實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

也制謂前財力之貢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

而有定制也中人既預此謂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

皆罔上誣役上人謂百姓勞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此物之理也心道進

也中人既預此謂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

皆罔上誣役上人謂百姓勞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此物之理也心道進

也中人既預此謂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

下以成其私是人主爵制不加於人失其柄而危矣按始子思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

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滔，謂充也。趕，謂遂巡曲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君以利和。君道和，臣以節信。臣則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心正然，則容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外，故德行立。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賦斂，故人輕於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寒。寒止也，止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所生，為然後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則無所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小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食也。

伏罪而怨不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

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

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

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宜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

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

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

設其貴寵子不令逐逐亦不以寵亦不以禮私愛驩勢不竝論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爵位雖尊禮

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選為都俊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其所立之嫡必選

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旗幟然則兄弟無間鄰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其

立相也陳功而加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

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謔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

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

按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致並適子爵位適子亦事適子也

就列不類無德不以有德者以就列位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

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

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

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

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

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也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也中民亂曰讐語謂以智詐讐實則亂也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讐語生慢不重

而智詐恐讐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弒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妾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弒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妾之

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三者各稱其所審天時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鑿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

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以固其

意日期既近尙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

管 子 二 君臣下第三十一

三七

反行矣。

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

言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而取之。

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按以為不善。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為不善也。

有過而妄命者也。

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

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家則在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之

故先王畏民之

善也。

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家則在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之毀譽。必當其操名從人。無不强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强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

故先王畏民之

善也。

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

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故先王畏民。善名則棄之。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聖人得利而託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聖人得利而託

故先王畏民之

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

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故先王畏民。善名則棄之。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聖人得利而託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聖人得利而託

故先王畏民之

按別本注。聖人託之。而可行善。

焉。故民重而名遂。

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

故先王畏民之

聖人託之。而可行善。

可得乎。我託可惡。

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

故先王畏民之

故好我託之所行皆能美名招徠乎。按別本注百姓見惡人之所忌。

嬖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嬖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

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

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泚之。虛者

實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不能

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不

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

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過來則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

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懼氣以感目。而感則心不敢念。非

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擗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

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實樓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

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嘗試

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

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損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

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

恭遜敬愛化。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之可使生愛。

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

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

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

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

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

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蓋虛不長。覆

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也。至於死必將

忠皆偽忠耳。必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

將復其不忠。

有頌苛之病起兵妄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

征伐無使療之也四子既逐而有四固有悖乎闕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替年四子作難園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

有一婦人遂從竄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

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

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公曰嗟茲乎聖人之

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轆

以覆轆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

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

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

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

矣

四稱第二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悒悒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

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已言之。

平。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

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

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

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

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

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

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

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

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

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

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

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

驍所力切

驍所力切

聘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列。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辟

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

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實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

圖國家。徧其發揮。其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善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

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

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實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己。執說以進於

君。專固寵位。遂進不退。所謂知進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

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爲輔弼。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

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見賤若過。其見賤

願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佞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

賊一本作
願一本

按別本注
盡已之能
發揮于政
事
慈作辭

作通詔一
作訟

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諛。湛涵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

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遷損善

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迎。

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

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可

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故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

言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

按躋音奇
物體不具
也。

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人民之俗不相知。相往來故不相。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踣腓一踣屨而

當古者刑
不加大夫
若諸侯犯
罪令其一
足有屨一
足無屨以
恥辱可以
當死也。今

當死。諸侯犯罪者令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敵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

足無屨以
恥辱可以
當死也。今

地重人載。毀敵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與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末。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於富壽之域。則倍堯

周公之刑
法雖詳有
斷指之罪
斷首之罪
斷足之罪

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問曰。與時化若何。謂度時與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

充滿于獄
使不致枉
法雖善而
民猶不服
蓋謂古人
法簡而治
今人法詳
不治也

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鑿。故為陰。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其化如神。玉能

可刑也。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

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

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
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

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藹然若諱之靜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諱譏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既動則自怨使人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既動則自怨使人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

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善心教人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若

焚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與不肖皆教而使之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

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

知恥甚貧則濫竊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遯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故不知恥也

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兩必遯已上二事為下比例威以為本也

漫賢智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

無益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度如而祀譚次祖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度如

犯誚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禴尊始也祖禴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誚盟欲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

要束之信所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為威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為政者所取則故或不可弛之也

按別本註。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于化矣。

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非仁以好任以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四時令也百姓不天厲疫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也然後民力可得用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干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賢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能踰故曰人之良稅之傳革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今人有輕君之民死信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請問諸侯之化弊而無益者行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皮故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來獵甲兵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

按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

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傷心者不

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而雕

卵然後淪以灼之雕棟力道然後爨之也皆富者所為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虛利故不虛也富

者靡之貧者為之則重并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謂

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

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使而輟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伏之

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子虛爵而驕之驕此人令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

射春秋之利今則有襍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雜禮於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

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雜禮於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

所統率強而可使服事服事也強者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

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鄰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

俗流通之俗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嗣反緣即捐也駟馬之壯健者怯惡者此謂

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民欲佚而教

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而威行致亦則莫敢

行聖人者。陰陽理。書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發陽於內。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則神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事隱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來事之端。滅也。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之指。指意也。故承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開國閉辱者常失於幾。故緣地之利也。承從天之指。順天之意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道必行。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柰其辱辱。亦既有辱當奈之。唯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罪。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罪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因此小損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此。如何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常。驅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國。若之何禦之。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此亦公問之辭。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備則疏之。毋使人圖之。無所願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疏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怨陰謀。曲求已隙者也。強與短兵之寇也。

甚大甚大則逼。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君故將反為害。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亦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得入，且固事之深，烈之毋涸。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十言者不勝此一善，不如此一言之。雖凶必吉。忍而容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積而積者，立餘日而修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

此謂本事。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積財人則於官取之，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以理其器用也。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其積之，上雖積，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則從而歸之也。

由所出不變之，故視其不可使，因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擇其也。觀而移變之。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好而不可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人有名，此人道然後可以言名。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令反後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令反後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令反後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令反後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令反後

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能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疏貴戚者

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毋數變易是

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

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亡乎。雖使三堯在臧

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堯守

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嘗即臯字也。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高下者不

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弑君之事。其事既立而

素積。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

不謹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

則合之若此者。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國小

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

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

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寬父為狄所攻乃去彌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

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

按別本注。宗族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寇遠而不。畏也。

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衆而約謂與衆為約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

賤且寡好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為約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

陽於行實為陰密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吾欲獨有是若何事也問獨有

之何如自衆而約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

巴下公間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

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諍其時諍黯也居喪

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諍其時諍黯也居喪

謂增長叛居喪之禮重送葬以起身財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

使人皆豐黯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

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謂衆約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巨瘞培所

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美壘墓所以文明也壘墓高美文巨棺槨所

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增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

也次浮謂棺槨壘有差樊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作

墓之外遊飾也相衛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

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

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

散則人不眺

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

之數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

乘馬甸之衆

制之陵谿立鬼

斷方井田

有

按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問也。

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路，皆有靈焉，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

食數，凡此皆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謂

人本之事也。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

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

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從者，艾若一者，從于殺

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上事，霸者生功，言

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凡則上事，霸主隨政，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馬猶區也，十

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也。先後

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也。先後

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

之殊，各令死。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

人爭其職，然後君聞。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故君臣掌，祭者

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

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

食今不然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

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

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

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

得而衣。污殺言然人必有所污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識不為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事人尤言也雖有聖人惡用之。算也后不用威服聖人亦何能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

人惡用之也雖有聖人惡用之。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

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

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而未事起不修本事不得立修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選賢舉

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難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

人荷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

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於人人必不聽此

亦無用也

按污殺之事人尤言
事人尤言
事人已下人
也雖有聖
人惡用之
言不下人
則諸侯不
至雖聖人
亦無用也

言王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者責

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公曰何

若取夷吾也問何以獨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

禮又不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能明也

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浮得報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顧其沈所以示

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神祈福祥朝

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

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若財十

變而通之詩所謂子曰有先後者也則悅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

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

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

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

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何鄰日有變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

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亂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

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

用之此已上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

公問之辭也夫則走而奔命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

入國或伺我虛實規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也若

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

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

之寶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

大棄其國寶應小而非失大事之宜大臣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謂

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緣能踰則緣於踰

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實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緣能踰則緣於踰

緣猶梯也謂擊椽以為梯凡欲踏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能宮則不守而

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則能宮則不守而

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

人將來對己以兩君子者勉於紮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紮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

雄角兩雄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紮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紮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

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凡輕

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有齊重以為國不限

則以輕以為死可以道使輕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毋全賞好德惡

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

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

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則人產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

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匿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遺之外也。明無私

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

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

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之於臣雖屬君

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

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

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

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禫者不處。兄遺利。於人

也。使敬之若逐神。畏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禫祭祀不敢留處。其遠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

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覷之哉。夫事左。事不得正。中國之人

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

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天地不可留。故動化

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

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

兄古況字

君故至貞生。至信至。真正也。謂正心生則言往至。綏生。綏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

也。故至貞生。至信至。真正也。謂正心生則言往至。綏生。綏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

正生則信至。言往則較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

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

有廬。君子儼然不動。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

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

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

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不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

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

食生理。或幾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

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

戰兢之心。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生則難合也。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

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類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

人習之以為俗。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必至時

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望。則專意於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

鄉。又不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

擇君。不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

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

侈而下靡。故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故不私藏財。

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徒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
今移於市此亦為問曰多賢可云。理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暝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
費數而得一耳也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
不聽於天不聽於天也何可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若旬虛期於月。
 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明以
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
接物賢才自故隄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匿而服之。至人所與則不擇人而
至亦猶是也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
謂不擇取與不擇而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以爲行。整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
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
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再殺則齊
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對曰。夫
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春秋冬夏之勝也。若
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
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以神事。鬼以神事。鬼以神事。謂依時而故國無罪。
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

雜一作離

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囊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囊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

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假養也其冬厚則

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

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散時可以決

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兵禹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擬合初見其禹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

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

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齋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

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

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歲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

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水之變氣應之以精

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須預有所防備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且夫天

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也其亟而反其重陵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

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

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恰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
 立分位而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德於心以讓之其凶殺
 觀察之怡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德於心以讓之其凶殺
 之至必有怡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
 以待之怡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
 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賊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
 後運之合滿何所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
 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
 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周鄭之禮移矣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然則人君聲服變矣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
 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
 於金而玩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君日退源既使婦人為政則百
 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君日退源既使婦人為政則百
 豈不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
 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
 國視之亦變旌嚳之屬日視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
 星有時而燿燿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
 者有時而燿燿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
 故廣為祈福祥而祭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
 之調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
 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竅失其司。故目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雖盡力。獎異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

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事亦無從而求之。

各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不殺戮禁防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此法之用也。

按此以上
皆經下釋
其義

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潔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也。耳目去私。毋言。謂無神明若存。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志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徧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所以稱聖物。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爲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休乎好。情下解中作休。不迫乎惡。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此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

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能制

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

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

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

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

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

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趁。趁，逆也。無所位趁，故徧流萬物

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

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者道也。故

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不別。問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

者，則有所舍，所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

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按言人求知彼必先修己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設心無慮而虛矣。注非。

者。有禮則有法。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按事至則應非先設故曰不宜言即前義也注非

按此釋知道之紀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不宜言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願言因也無所願思因理之至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願也所為故無願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之不知深淺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聖人有所為故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非因而後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人者立於強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故曰可以為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故曰可以為天下始為聖人體虛故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慊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非道也者皆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為法

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按後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是及遠通達於四極。

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充

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

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

按能止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

已皆不外求也。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

暮一作暮。暮遲緩也。暮遲弱也。選儒弱也。示遲儒之形。所以待事機之至。等猶待也。按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按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按內業體作履。

己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鬼神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一氣能變曰精。專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智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神來教。謂之精。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煩。極變以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煩。極變以故不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能離道無不操。遠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不至無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於刑政。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理順而功立。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

按內業作
全心中
不可蔽匿

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故明於日月，察

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

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

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節，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

若敬。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

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心，動亂之中心也。意以先言。得意而

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

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攙

也。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不遁物

於上下。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以政為儻。政者所以節制其事。

按此合內
業定心在
中一節而
論文當有
誤。
按內業作
窮天地被
四海。

故為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儀。當也。道也。故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和。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皆不為之也。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曉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也。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故苞。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陰也。月陰也。物皆稟水火。一日無水火。則天地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枯死。不凋。輟其霜雪。夏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物均蒙其利。既大而日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音飢。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事無闕。不可常居也。居必有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為度。則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兵本其人。入於身。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從於身。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則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

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強強則又驕於卑有餘則強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於理纒用天下行之不聞

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

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

故為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

也入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

令去善之言為善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

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孰能法無法乎始無

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甯甯甯甯與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故曰

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故曰功成者隱名成者虧

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

成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

徒虧謂巨之徒滅謂能立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人言善亦勿聽人

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無以旁言為事成

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

按去乃云
字說云善
言為善事
反無名即
下文能者
無名也
按此即前
心之中又
有心意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

載之也夫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鼙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視則不見聽

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能

尙有所以或言天地覺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鞞乎其圓也鞞復貌謂遇鞞鞞乎其莫得

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日夫口

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西有東

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神為之主言有西有東

各死其鄉雖然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

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口無虛習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

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

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

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

之福也事有適而無適者雖有所適可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雖然結必待觸而後解觸所以

按或者指
言或搖之
或言天地
尙有所以
維載之者
况人豈无
治之者故
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
无聲无臭
之妙而口
耳目手足
本之注非
上一讀屬
上句爲是

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

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若左若右，正中

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愕愕者不以天下

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操求物理，而經營功為策也。孰能弃刺刺而為

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

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出者

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出者

必同於彼。自知曰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以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

若此可為天。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

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

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故

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

豐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

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

王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

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

則神傷竭放於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名進而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身退天之道也身俱進者不可與交危亡及已也道之大如天覆也其廣如地無不其重如石力家則與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如天覆也其廣如地無不其重如石力不能其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舉也其輕如羽不爲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考之於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常生全故曰乃知養生也儀行常象將來可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久遵而行之無遷移行之理敬而迎之無寬衍動而爲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於天則期時可知不失其期乃能得之命既不失期則性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圃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言水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故曰準也。諸生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榮。實得其量。得其生。鳥

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

如此也。堅而不蹙。義也。蹙。風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剴。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

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

形。陰陽交感。流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

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

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蒼龜與龍是也。言龜龍能存而能亡者。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下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蠶蠋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

物識禍福。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隱覆

物識禍福。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隱覆

物識禍福。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隱覆

物識禍福。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隱覆

按此言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註俱非。

文子肺發為竅下有。心發為舌。一句宜補。

蟻與危切
又音詭

天欲尚則凌於雲氣也。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闕

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蟻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蟻也故涸

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

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

精者。生於蟻。蟻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闕能存而亡者。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

蟻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也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

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以生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

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

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楚之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

入。故疾垢也。愚浸則多所漸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故其民貪戾。罔而

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齊管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管謂齊之西而管之東枯故其民

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詐以其諂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戾。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慳而好貞。萃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是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營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

既一故欲。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

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

六愒愒孰知之哉。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愒。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

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

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

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

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愒。既使不能愒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愒忘則動皆違。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

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特其功勞

故肆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驕悻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

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

按鑿宜作幣

更用於四時。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蟲也，時物其氣曰風。陽動而陰風生木

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槩梗

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槩敗。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也。修溝瀆，整屋行水。鑿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

柔和。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星者掌發為風，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蕭殺

乘之，故行秋政則霜。秋霜降，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

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四政曰端險阻

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麗天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

按後作毋天英毋拊竿必有一

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

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

入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通益，土生皮膚，膚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故和而用均也。中

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

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澶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澶實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恇齊故令散施

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察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徒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地不泄也

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

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霤夏雷行秋

政則旱謂冬氣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

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

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

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

國多蓄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

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

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

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早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

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

能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理自正則事幹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

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

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句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

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

輔執月之三政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

人既奉法則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前者八也可與前王比隆既與前王比隆終者九

也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

至陽生至六為夏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六多所以街天地

也街猶陰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人道以六制六者

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統萬物也通乎

街猶通也註非

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概自平。上待天誠。

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贖神

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贖。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已合而有常。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

神既合聚而響祐。風雨有常。百貨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於物理則物理極。故

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

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

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

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

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常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奢龍辯乎東方。

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

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急作五聲也。調政理之緩。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東。二曰赤鍾。重

大音。東。二曰赤鍾。重

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

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

日既至睹甲子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總別列爵謂總別等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

用木行御時也不肯當有賦祕賜而祕藏之物出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用陳粟給人使務農出國衡順

所黜陟也所黜陟也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

山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

早春而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本不穢穢穀也穢穀也不天麇麇毋傳速

生也麇鹿子也亡傷羅襪羅襪之嬰孩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月而畢

屬土位故也則季月十八日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

其津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出皮幣命行人

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聘問之時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

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不誅

不真真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仁寬刑死緩罪

人皆所以助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寬刑死緩罪

極然則天為粵苑粵厚也宛順也天為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

一年之數也注非

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圍圃所。五穀之

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龍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

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

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災實貌。方秋

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

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

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謂遮禁也。閉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擗防盜藏。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

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

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也。臞婦不銷弃。臞。古孕字。銷。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

致。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

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

於七十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七十二日而

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

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

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膾。麗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則無所用其力。是以謂迷中。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見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者能修。則居然。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自獲其利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帝王之道也。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遠。天因人。聖人因天。遠後天而奉天。時不作。勿爲客。因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

天時而動者 人事不起 勿為始 不因人事而起 慕和其衆 以修天地之從 人先生之 天地刑之 聖

乃為客矣 將建大事 必有從順之形 聖人則發動而成 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 正靜

人成之 則與天同極 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 聖人則發動而成 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 未得天極 則隱於德 未得與天

不爭 動作不貳 素質不留 無所留者 與地同極 謂與地同極也 未得天極 則隱於德 未得與天

而修 已得天極 則致其力 已得天極 則當致力而成之 既成其功 順守其從 人不能代 成矣 則以

德也 順理守之 所謂逆取順守 者也 則人何能代之乎 成功之道 贏縮為寶 贏縮猶行藏也 所謂時行則行 毋亡天極 究數而

止 但盡天之數 事若未成 毋改其形 毋失其始 修形謂常形也 守常乃著 故以為寶 毋亡天極 究數而

靜 其人謹候其時 待天命 令然後起而應也 故曰 修陰陽之從 而道天地之常 道從 贏縮縮縮 因而為常 必行藏順時

言之殷勤 死死生 生因天地之形 死生猶隱顯也 聖人天地之形 聖人成之 則無不成也 小取者

小利 大取者 大利 但無法則大 盡行之者 有天下 所謂唯天為 故賢者誠信以仁之 慈惠以愛之

端政象 不敢以先人 常執謙 中靜不留 中心安靜 裕德無求 無求於人 形於女色 而女之容色靜

所處者 柔安靜樂 雖復隱處 常行德而不爭 以待天下之瀆作也 雖復為政 行德常能謙 故賢者

安徐正靜 柔節先定 先定謙柔之節 然行於不敢 則人不能而立於不能 則人莫與 守弱節而堅

處之 守柔弱之節 而故不犯天時 不亂民功 謙順故無 乘時養人 持四時之政 先德後刑 賞以春

秋 順於天 微度人 既順於天 又微度 善周者 明不能見也 善於周 周則極也 萬物無所至 如善明

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周勝大明則民無大周也。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索而不得求之招搖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大文三曾而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所以服之不能也。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所以服之不能也。勝之所以勝。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四時之不貢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斲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養而成道以明之。非也。刑以斲之毋失人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人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庸用也不用心以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

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刑之謂也出令時常曰政令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

當故法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

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能服日新此謂

行理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身

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致特之以德於曰大

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

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闔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樂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公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鹽。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

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

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法也

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

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法儼則當變故不恆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遠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

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世無請謁任舉之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

學辯說之士問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問亂識事也無倖服無奇行倖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

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

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忤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忤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

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猶

違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比正法為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忤習士聞識博

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

置子立相。羈國特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也。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

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纒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謂

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

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有所

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

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

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

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

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特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謂美而

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

怨也殺不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

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句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則行則

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

匈胸慮也注非

則不周故有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不見聞知也。方謂異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道術也。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執當作執。勢古字。按識當作百官論職。乃字有闕。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致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無所稟。故滅。

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

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風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

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也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

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

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

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

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

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

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

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

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

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

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蔽與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

按是下脫故字匿字為句

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不能毋墮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儻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人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

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齊，不齊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

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

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

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斷輿之事，此四時亦糴春糴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

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

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

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

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

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

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

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

王者善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與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

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眾移民，至於

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

按別本註，伯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竭，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巳也。

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
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
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
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淵。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濶也。
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
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常。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來也。萬物果得。
以智安物。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之法也。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
物皆得宜。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

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來之則日有所用也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捨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得

之以生則道在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

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

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人

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

也故命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

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

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

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心於物事。而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易其氣。執一不失常。能君萬物。無心為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之仁。法地之義。則德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則官渟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一來。莫之能思。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也。自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於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之心。藏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也。

形然後言。有形則言也。然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精存自

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

平。則能生氣。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竭。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能窮

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外完。則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乃能戴大圓天。而履大方地。鑒於大清道。視於大明日。敬慎無忒。日

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道則生有。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奇。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然而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

知。按和當作。凡道必周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寬舒則必堅必固。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遂淫澤薄。競逐淫

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和於形容。容和者。見於膚色。

內暢者。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

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賞不足以勸善。慕賞

非本。刑不足以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心意定而天下聽。心

定則理明。故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

天下聽也。搏氣如神。萬物備存。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

天下聽也。搏氣如神。萬物備存。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

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再三思之，必求三思者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

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

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變，疏慢輕易必致

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鬱生疾，憂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

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若無飽，飽食者

思莫若勿致。多困竭，致思者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人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匄，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知，見

擅於匄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

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皆能為害，不喜不怒，平正擅匄。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

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

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攝骨枯而血互，大攝謂過於

銷滅而凝互。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於和成。飢飽之失度，

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飢則廣思。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

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邀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

氣而廣。當寬舒其氣。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奔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奔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

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

志氣和。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

故生也。若遇廢亂。則當靜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

與之謀。則意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

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洵中無敗。謂賤理丞。達屯聚。泄散故洵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

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已下。多非管子

書語。意甚不類。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

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

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

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山也鄒音驢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鱒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鸕鶿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

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

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

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

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

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

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

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用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常三倍他處。則

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

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問。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

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

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人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

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荷不死不信。則守闕。戰闕。外闕。故曰三闕。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

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

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

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

澤作釋舍也。

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

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患不能行

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

罪。則民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

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管仲對曰。質信

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

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

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

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

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

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止

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

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

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

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

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

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安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

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

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

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有罪者則償之也數

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

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豈

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者養馬者傳馬棧最難編

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

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人用則君子退也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國強。故可以危鄰國。

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

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

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

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

對曰。意者君乘駸馬而澠相。迎日而馳乎。澠。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駸象也。駸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

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

不滿之意。纒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

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

促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胸，胡絹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胸胸，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實貌。茲勉，由由悅也。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闐然，視立貌。睜，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于國多。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

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申當作中。

按許從午聲。或作悟。覺悟之悟也。下放此。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得六過。一是以還。

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

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為一。君。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

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秦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

自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

則國失勢。辭。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

不計計度而知之也。不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

及身所為既不合。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

且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為亂任而臨之必危殆

既亂且危敗亡必。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

不辭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故。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

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

立信皆自任智臆以理其事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

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

也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

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

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上之氣生

是戰國後文字

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

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玉

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

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所為侈靡者

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修費無

度故必弃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

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

其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

伯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也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

皆道此始從道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溼

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

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

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行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也秋毋赦過釋罪緩

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

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堤防故漂

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燠草旱甚則草燠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藿其謂草之翳藿山多蟲蠹蠹即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

采纂組者燔功之窳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

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中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

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

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

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

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

有字疑衍按自此以下舉六臣下舉六臣依名而斷決則理當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

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

接交反疑
作交友

言順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恬爵祿以為高。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

實。美名外揚。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

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謂之侵。好俊反而行私請。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則無以成

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愾則陳不計。而司

聲直祿。上既愾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詔貴法

亡日至。故其君。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重賦斂。多免道以為上。兌悅也。謂多賦

衰微而孤獨。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

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於君與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

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

失其所。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伴辭之以為名。其下居為非母。動為

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為棟。其動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而衆人不知之。謂

微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

脅茲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夏日之

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於冬之水夏之火皆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

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則

本務外則末業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

君慎之則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利則不

勸而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信之於其所餘君人者莫不有

故曰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有誅者不

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

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

後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萬物盡然皆同之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

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於以養老長弱完活

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所以決疑而

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吏不敢以

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

故法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刑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植禾雖勤似后稷刑賞不常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况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必防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入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行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溼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

營惑亂也。

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設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

唯無禍，禍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

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禍不索及之。事當效之也。

人雖貴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人禍亦至矣。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

則無事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利則牽，能利害不明矣。

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

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

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

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之本，得天

之時而為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為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綱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為

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推

引銚耨，以當劔戟。用銚耨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鑄之有鎧，鑄著甲周身若褐矣。故曰鑄。菹笠以

引銚耨，以當劔戟。用銚耨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鑄之有鎧，鑄著甲周身若褐矣。故曰鑄。菹笠以

當盾櫓取渣澤草以爲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春三

月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蘆爲酒相召薪室燠造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久禱而所以去茲毒

也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蘆爲酒相召未報者

當享塞之相召謂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毋伐木英謂草木毋拊竿竿

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拊謂擊毋伐木英謂草木毋拊竿竿

之初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發五正謂

五官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夏賞五德五

謂五常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

邪止盜賊凡此皆冬收五藏五穀最萬物最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

時事皆備故人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

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

事稱人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

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

失財然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故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更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

於家故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

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言不離

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徒無所容匿故。故民無

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不流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

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治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溼。水之於高

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

畝而足於卒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日素食。糠粃六畜

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殺鈞者。所以多寡也。殺鈞謂殺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

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比其均平。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

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成。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一人兩心其內必

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其國則其威分也。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

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其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告已故深得其情。三曰。聽其淫樂。以

廣其心。使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

於詔臣目惑於文馬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而內外蔽塞則理擁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也常與之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俠辯士令內勇士使高其氣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鬪兩國敵一舉兩獲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內不信使有離之功也

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亡邦國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

凡國郤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白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勝而哀憐之。臍。瘦也。臍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暗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營厲。營。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雜篇六

安徐而靜

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

柔節先定

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

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

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有距而許之

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神明之德正

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

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日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日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

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

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間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咳。訊。問也。咳。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此篇制法周密非管子不能作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覆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

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部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

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

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

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

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士閭閭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

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

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

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

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厲疾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

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

若江別為沱

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

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因而扼之

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

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灑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

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領。謂

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

遠張其勢。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既滿。則後水推。前水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

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既滿。則後水推。前水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

控。控。謂頓也。言水行。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亦。控。則水妄行。水妄

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

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

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乃

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部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

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比地

有十口五口之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於疾者

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

之數有以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

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

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

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因以冬無事之時籠缶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車

什一兩輦什二車輦所以禦食器兩具每人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

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

苦惡其器既補弊而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

謂將領之有苦惡者除去之已畢然後農事既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

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畢然後農事既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

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

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莠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

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

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

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薨。殺草蕝。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溱沙。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十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舊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

易見故民不比也。

按衣謂以物覆其上。如所謂襄城之類。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按：蚯，恐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蒿恐作榆，杜木名。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蚯蒿與杜松。蚯蒿，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其水倉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

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

其民彊赤墟歷彊肥歷疏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

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

黍稷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廡音落土既虛廡不堪版築故為行廡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

邑置廡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檣擾桑檣木名擾柔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

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糲流徙謂水糲捕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蒼藿其木宜

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

草宜萃蓐萃蓐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

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

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也

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有三

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填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填延地

類此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按此言呼以聽上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

勢音蒙，吾高切，廣韻，俊健也。陞音堆。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陞山。故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櫟。櫟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蕪。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弱也。其草兢與蒸。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薑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鑿。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鑿之下。鑿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鑿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萋。萋下於莽。蕭下於藪。藪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調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士。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芟。剛而不穀。穀薄。不濇。車輪。薄。不汚。手足。其種大

芟。如振切。堅也。

扶音無。橫音春。木似。

接類作類。疵節也。言大蘇疏美無疵節。小蘇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各一本作名。

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墮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壓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檜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搭。搭謂堅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囊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恣密也。囊土謂其土多。窳穴若囊多。窳故蟲處之。易全。恣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種音形。莖黑秀箭長。種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其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幾隴也。謂爲隴而種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醇。瘡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瀉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葱以落。音落。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種莖白秀。

五位之士若在岡在陵在隨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甕求甕亦竹類也檜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斥

並古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苳苳木名種木宵容榆桃柳棟音羣藥安棟

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臯臯猶臯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芩

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謂施

有以為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

位土之次曰五隲五隲之狀黑土黑落落地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起其種櫛葛棘莖黃秀起

目悲目謂殼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

此是謂隲十隲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

水腸棘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耐忍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

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知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隲忍隲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狐

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如璫璫猶璫也潤溼以處其種大稷細稷棘莖黃秀慈忍水旱細

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土之次曰五纒音虞五纒之狀彊力剛堅其種

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櫛扶櫛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

壳鬱同。

曰五盪。五盪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盪土之次曰五剌。五剌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剌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廬。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屬，踴起也。其種大蒼細蒼。蒼，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囊，其種大華細華。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雖堅不同，骨之豁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後有所容也。必虛其心。然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

驕恃力。驕而恃力。則抵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

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

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

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

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

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求。

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

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載中別。載謂肉。載

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奉

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七者所以載鼎。實故日挾七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噍之視。食盡日噍。

同噉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

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

飯必奉擘。羹不以手。當以手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咩覆手。咩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汚。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

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及肘。恐溼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

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搦厥中有帚。搦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

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

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觸動他物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

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

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蔡

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句。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奉

曲也。舊燭盡以新燭繼之。一橫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

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端相接之處。詘曲如矩。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上。未

然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言昭第六十 凶

修身第六十一 凶

問霸第六十二 凶

牧民解第六十三 凶

形勢解第六十四

卷二十

管子解二

雜篇十一

雜篇十二

雜篇十三

管子解一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伎。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

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

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明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

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宰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

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讐。爲劇切訾讐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讐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讜臣。讜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讜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儉得利而後有害。儉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儉說。備利而儉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己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己。可則諾。不可則己。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饗疾移切。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曰。饗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

奔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蟻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園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

按謂操其
要而不泛
求也。

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

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

筭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筭。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交。鳥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鳥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國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
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
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
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
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被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被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按易。謂易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

以官爵也。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倣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

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人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

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隕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

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

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

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

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高君

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

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合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

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以欺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

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倂同文。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倂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隱。是故忘主私倂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倂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

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俊，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

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怪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閒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閒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日不秋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日陰凍。

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秋。同。穡。言七十日陰凍。

繇菑稷若
百日則過
時不蕪矣。
是秋種惟
在二十五
日之內。

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尙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穰。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

糧糧同

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

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筭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亡

管子輕重三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闢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園。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貢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二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葉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

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疆之重，每一升加半。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合爲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疆。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

十鍾二萬，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而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口。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十萬。又變其五千，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者六千萬，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常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於老男女，又不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一國而三。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

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鐵，一若其事立。若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鋤謂之行服連，釐名，所以載。鈹，羊昭反。

反，輦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鐵，一人之籍。鐵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疆而取。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

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疆而取之。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當五刀。

則一農之籍，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多，然則舉臂勝音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得三耜鐵也。

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亦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雖鹽於吾國，鹽而糴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為售耳。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我未與其本事也。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我未與其本事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按後輕重
乙作租籍
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
君之所強
求也，此有
缺誤。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由之不可，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猶計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請求也。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寵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賈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鑿鑿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也。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子；民事不

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是故民無廢事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

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當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纆。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賦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輒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

曠音見。

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

萌民也。擴音見。

一本作上且鄰循

家委賫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賫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隆一本作除。

之字衍。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

與屑同

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繻衣。夏。單衣。捍寵。紫箕。勝。籩。屑。糲。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籩。屑。糲。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

粟二家。一本作立貲。

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

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檜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檜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

糴。章廷反。廩也。

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千見緬反

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

國銅以二年之粟，願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

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

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

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

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莢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莢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

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

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

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

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

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

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稷育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菜百果使蕃。置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樸而奢。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馭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管者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槩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

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為無賞也。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賞也。無賞無價也。而藏諸秦臺。秦臺高臺也。一日而費之以四牛。

立寶曰無賞。立龜為寶。號曰無賞。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

行五月經五月。下皆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

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

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

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語多不可解

傳音恣立
事曰傳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

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

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

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

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賈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秦秋國穀去參之一。丘呂反。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

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泰春國穀倍

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

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重之

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

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

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

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

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

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賞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特命我者。特教我者。百音遇。勉力也。領去也。教我如古之天子。領去奢泰。省簡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爲何如。

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縮而黜之於地。彼善爲國。

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敵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臣

乘馬所謂餼乘馬者，臣猶實也。餼者以幣爲餼而洩重射輕也。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

穀資在上，幣賞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爲家，爲黨爲州，齊雖霸國，尙用周制。曰：某月某

日，苟從責者，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者，用者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今刀布藏輕重之本旨，權抑富商兼井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

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郡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

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莠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

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糶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糶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民

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

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

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

養。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

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

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

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

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

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

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

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其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遂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幘。列大夫。中大夫也。幘謂之幘。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剗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

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賊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

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播一作漸
音衫。麥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

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一本施作
弛。弛上有
殺字。五穀
下又有之
所生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賊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窋。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

湯以至仁
伐暴何必
爲此是戰
國陰謀之
說非管氏
語也

如字當作
之字言與
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
白首也寶
字或是室
字言持戟
死事之害
此三種人
皆所當賞
也

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紉。以觀凍溺。弛牝虎充斥。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

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鑪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鑪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粟。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鵠之舍近。鷓鴣。鷓鴣保音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卸。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壁而

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雞鶩。彼十鈞之弩。不得囊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弮。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蓋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蓋。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日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疋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疋有所繼，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俛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水爲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

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謂蠶月君以遊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箇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絀絲以償昔日遊財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賣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

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審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傭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

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窳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也。錢動於利。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瓊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瓊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輕重篇很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屬爲者謬妄甚矣。

疑有闕文誤字。

僦音此小也。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列，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僦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准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稿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積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

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禹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鐮一椎一銓。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

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時橘切然後

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

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

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饋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

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

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

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

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

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路。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

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壞

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

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

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

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十鍾之家不

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窮力救反。

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

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

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

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壞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

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蓋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纘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而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

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買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糞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

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鑠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鑠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錙。縞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鑪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鑪。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鑪二錢也。

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

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

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

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衡。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

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

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

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

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

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

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鸞

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蓄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嶧丘之戰，嶧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治？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資石璧而與，仍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糶，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貸稱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蠱虻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

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縷之買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囚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

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賈。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慮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董臊。民食之。無茲臞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會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室。鑿十七澗。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溼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千一本作子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螿也。齒之有脣也。議古蜂字螿音尸亦反言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緹。徒奚反。緹之厚者謂之緹。公服緹。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緹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緹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

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緹。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

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繻而踵相隨。綈繻，謂連續也。綈，車轂轡騎，連伍而

行。轡，轡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

緹，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緹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

柰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闔其

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

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捐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

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

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

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此策最謬。緣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實書無疑。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塗。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

或本塗上。有內字。

粟處竿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籴十五，隰朋取

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糶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銘之姚切。錄也。鉛辭。理切。彊音。強纒音。魂。縫也。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瑾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耨。懷鉛鉛。又。權渠。纒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嫗。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

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一本作法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感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毳。西出其國。百二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

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絲。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稻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掾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序

戴君子高寄其所著管子校正屬序於蔭蔭何足以序子高之書哉蔭之慕子高久矣則於其書何可以無言自明人刊書而書亾諸子幸以道藏本得存管子不列於道藏故屢經明人刊刻其書在若泯若沒閒吾吳黃蕘圃有紹興本其中足證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未誤爲得幽邪氣襲內未誤作入內莫知其澤之未誤作釋之其功違天者天圍之未誤作違之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未誤作太山藪鎌纏得入焉未誤作纏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未誤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未衍之字則其攻不待權輿明必勝則慈者勇未誤作權輿宙合篇內縱於美好音聲未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大夫不恃宗室未誤作宗至八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求字法法篇矜物之人未誤作務物內亂從此起矣未脫矣字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未誤作插衽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注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霜言篇驥之材百馬代之又彊最一代未均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嚙嚙注枷謂以木連狗未誤作假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未誤作隨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未衍動者二字亂生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未誤作衆人使

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二字未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誤作畢登。海王篇。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未誤作間口。山國軌篇。不藉而瞻國爲之有道乎。未誤作道乎。皆與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相合。其他類是者尙多。今歸東昌楊氏矣。子高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是書精當。必傳無疑。先是湘鄉師聞蔭欲爲刊其所箸書。併欲重刻管子。且推及荀賈董劉揚老莊列淮南諸子善本。會師歸道山。其議遂罷。而子高亦病矣。古學廢興。聞不容穢。可慨也夫。

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吳縣潘祖蔭。

管子校正

卷一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地辟舉則民留處。望案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留處。據尹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爲均。上下文皆協均。此不宜獨異。輕重甲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事語地數二篇並曰壤辟舉則民留處。是其明證。朱本可字誤。

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太平御覽居處部十。資產部十六引此。均無廩字。

野蕪曠則民乃管。元刻本蕪曠作無儻。望案管疑荒字之誤。荒與曠爲均。或作蕪誤。

不璋兩原。丁氏士涵云璋當爲障。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說文訓隔隔亦塞也。又土部璋擁也。義亦相近。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丁云悟疑信字之誤。神信爲均。

滅不可復錯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御覽六百二十四治道部引錯作措。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王氏念孫云：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孫氏星衍說同。我存安之。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治要引畏作恐。孫云：下文曰：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作恐字是。積於不涸之倉。治要引涸作凋。

使民於不爭之官。趙蕤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望案。鄭注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不偷取一世也。治要一作壹。

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日本安井衡纂詁引豬飼彥博云：威令之令疑衍。

右士經 顧氏廣圻云：士字當是十一字并寫之誤。

毋曰不同生。俞氏樾云：生與姓古字通。此同生卽同姓也。詩杕杜傳：同姓同祖也。禁藏篇：如典之同生，典乃與字之誤。如與之同生，義亦猶此矣。

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王云：國當爲邦。上文生聽爲均，鄉行爲均，此邦從爲均。今作國者，是漢人避諱所改。宋氏翔鳳說同。

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張氏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卽本此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望案朱本作如日如月誤日與節均古日月二字聲不同部詩齊風東方

之日篇可證

召民之路 丁云召詔之段字爾雅釋詁詔道也

是謂聖王 宋本朱本聖王並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同

兵甲彊力 治要彊作勇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宋本惟作唯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俞氏正燮云此分字卽乘馬篇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注非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丁云爲政與上爲長對文政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俞說同

委於財者失所親 丁云廣韻委俗吝字當改正

右六親五法 丁云六親與五法當分章宋本及劉氏續補注本子目下分爲二是也

形勢第二 經言二 丁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名形勢

山高而不崩 埤雅引崩作陲

則祈羊至矣。張云：祈羊費解。羊疑祥字之譌。國準篇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是其證。

則沈玉極矣。宋本玉作王古玉字。

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王云：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

解正作託幽。

銜命者君之尊也。後解銜命作銜令。

上無事則民自試。元刻則作而與後解合。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宋本修作脩。後凡修字皆同。王云：朱東光說蜀乃器字之誤。是也。後解

作蜀亦誤。望案王氏廣雅疏證訓蜀爲一與此異脩當爲循。亦字之誤也。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書只爭一畫。傳寫

往往譌溷。事試爲均。循言爲均。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從也。文選陸雲蒼張士然詩言人尙書中侯曰循順也。注引廣雅曰循從也。

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

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

循正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今本畫譌作書。辯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

爲循。言君子道德如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

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

循亦從也。下文曰：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也。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鑒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當爲循。緣亦循也。廣雅：緣，循也。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勢篇曰：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脩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雅廣曰：從，行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正篇曰：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脩亦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案實而定名，脩亦當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後解鏘鏘作將將，唯作維。案將將古字，鏘鏘今字。

飛蓬之問。宋本問作閒。丁云：閒乃聞字之誤。後解作問。古聞與問通。玩尹注聲問之訓，所見本不作閒矣。易益象傳：勿問之矣。崔注：問猶言也。觀後解云：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語意自明。

燕雀之集。後解雀作爵。

犧牲圭璧 丁云當從後解作犧牲珪璧。侈靡篇曰：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粦。輕重己篇曰：犧牲以魚，犧牲以彘，是作牲爲長，作怪者，後人改之。

不足以饗鬼神 宋本饗作享，是也。說文：享，獻也。饗，鄉人飲酒也。段氏注：凡獻於上曰享，凡食其獻曰饗。張云：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享鬼神。召遠者使無爲焉 丁云：召讀爲招。廣雅釋言：招來也。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唯夜行者獨有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 奚有於高 王云：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亦甚明。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文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訾讐之人勿與任大 丁云：訾當作訾。說文：訾，訶也。今作苛，此從一。切經音義引。鄭注：喪服四制云：曰毀曰訾。說文無訾字。心部：懲，寢言不慧也。爾雅釋故：衛，嘉也。後解云：推譽不肖之謂訾。推譽與嘉誼相近。

讜臣者可以遠舉。宋本以作與同。後解王氏引之云。讜與謨同。集韻曰。謨古作謨。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讜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讜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讜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讜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爲均。憂與道爲均。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均矣。尹注非。

舉長者可遠見也。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解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孫云。裁古通作材。故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能比焉。尹注非。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俞云。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

嘗食者不肥體。宋本朱本嘗皆作嘗。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亦作嘗。玉篇嘗。嫌食貌。必參於天地也。安井衡云。古本參下有之字。

故曰伐矜好專舉世之禍也。劉績補注云：經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疑衍。宋云：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古也，謂古語也。劉說非。

無廣者疑神。張云：無讒之段字。上文云：讒巨者可以遠舉。望案：據後解云：故事廣于理者，其成若神，則張說是。

在內者將假。望案：假當作假。說文：假，至也。方言：假，徂，至也。邪，唐冀堯之閒，或曰假，或曰徂。

曙戒勿怠。俞云：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當爲夕字之誤。曙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

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後穉逢殃。宋本穉作穉。

邪氣入內。王云：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並作襲。襲卽入也。

無須改襲爲入。孫說同。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俞云：賓讀爲擯。論語君召使擯，釋文本亦作賓，是也。言主君衣冠不正，

則爲擯者亦不肅。猶上文所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也。

天下之配也。王云：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

之配也。卽其證。今本涉上文天下之人句而誤。黃氏日鈔亦云：地誤作下。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宋蔡潛道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宋云
當從宋本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
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體劉氏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
譌字

莫知其釋之 宋本釋作澤王云澤釋古字假借後人不知而妄改之當從宋本望案後解作舍
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 陳先生奂云生後解作任任字不誤趣後解作起誤
生棟覆屋 俞云生當讀爲笙方言云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貌謂之笙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王云古字違圍相通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鳥鳥之狡 王云當作鳥集之狡狡與交同後解云與人狡宋本如是今多詐僞無情實儉取一

切謂之鳥集之狡是其證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 王云見與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

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
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狡也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
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役當爲狡字之誤役字古文作狡與交同後
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

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劉云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王云任字古通作壬。因譌爲王耳。望案王字義長。不必改字。獨王者若桀紂爲天子不若一匹夫也。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宋本來作往。誤。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後解兩而字皆作之。張云不可復不可再。猶云雖悔而不可追。尹注非。

權修第三 經言二

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頤煊云取當作恥。謂民無愧恥。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

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臺榭廣也。劉本榭作謝。望案說文有謝無榭。劉本是。

必重盡其民力。治要引此無民字。孫云民力之民。涉上文而衍。

民衆而可一。治要一作壹。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丁云刑當讀爲形。與上文徵字對。下文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是其證。望案韓子難三篇引此文。作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俞云：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冰。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然後申之以憲令。宋本後作后，後凡後字皆同。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宋本殺皆作弑。

用之有止。治要止作正，下文用之不止同。

家與府爭貨。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貸。

故野不積草。意林不作無，下文皆作不。

故民情可得而御也。陳先生云：民情之情，蒙上文人情而衍。

故上不好本事。元刻不下有能字。

婦言人事。洪云：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治要無難字。

朝廷不肅。宋本廷作庭，後朝廷字竝同。

上下凌節 宋本凌作凌。治要作下賤侵節。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 宋云當作臣下閒欺。欺與謀爲均。俞云閒讀爲姦。春秋昭公二

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姦。是閒姦古字通。

使民偷壹 朱本壹作一。下文壹民同。

好用巫鑿 元刻本鑿作醫。古字通。

則鬼神驟崇 中立本崇作崇。丁云當作崇。說文崇神禍也。从示从出。崇與上窳鑿均。

我苟種之 望案苟當是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苟與亟通。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云。

字又作苟。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 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

重。王云當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

可不重。 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今本涉下文兩不可不審而誤。

則刑罰不可不審。 元刻本審下有也字。是。

立政第四 經言四 治要引此篇名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宋本以作與。治要同。無授字。

則材臣不用 中立本材作財。

道塗無行禽 俞云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曰收禽挾囚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尹注謂無禽獸之行說非。

孤寡無隱治 俞云無隱治與無蔽獄義同周官小宰聽其治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以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及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是古人以訟爲治之證。

故曰刑省治寡 安井衡云曰字疑衍。

大德不至仁 王云至仁卽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尹注非。

山澤不救於火 孫云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倣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洪說同。

草木不植成 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文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

築障塞匿 孫云築障塞爲句。匿字衍。安井衡云。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旁出者。

博出入 王云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爲搏字之誤也。俗書搏者作搏。因譌而爲博。商子農戰篇民不營則國力搏。衛策願王搏事。秦無有佗計。

韓詩外傳好一則博。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閉慎筭鍵亦所以專出入。今本搏字並譌作博。搏與專同。

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

爲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與專同。尹讀爲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今本

搏譌作搏。劉已辯之。心術篇作專。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績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

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揖志。索引曰搏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

篇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搏。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

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天文志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

此皆借搏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爲搏。卽商子所

云搏民力也。又見幼官篇博一純固下。

圈屬羣徒 洪云圈讀如圈聚之圈。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游之人。幼官篇彊國爲圈。弱

國爲屬。卽其證。尹注非。

譙敬而勿復 望案敬與倣同。戒也。一云敬乃亟之誤。

鄉師以著于士師。宋本著作案說文無著字。宋本是。

五鄉之師。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

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王氏引之云。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

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俞云。王說是矣。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旨。宀交覆深屋也。旨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食之館字。說文自部有官。食部有館。岐而二之。殆非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云。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謂朝廷治事處。皆卽館字也。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既布。乃致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於君。則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卽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

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展轉相加，遂成此誤。

死罪不赦，宋本作罪死，是下文同。

使者以發，元刻以作已，以已古通。

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陳先生云：考憲乃布憲之誤。

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丁云：尹注上憲爲歲朝之憲，下憲爲月朝之憲，非也。布憲當爲行憲。

上文云：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故此謂首憲既布，然後可以行憲。下文云：首事既布，

然後可以舉事，舉亦行也，亦不謂可以布事矣。

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丁云：敬與倣同。敬山澤以下七字當作一句讀。荀子王制篇：修

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句例相同。夫財當作天財。國蓄篇云：天財之所殖，

地數篇云：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山國軌篇云：桓公曰：何謂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

泰夏，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

所以時守也。尹注謂山澤之所禁發，皆其證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望案：民下當脫足字，所字疑衍。

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望案：當讀前後農夫句。陳先生云：前後猶先後也。毛詩傳曰：相

道前後曰先後均皆荀子皆作順修。

由田之事也。王云由卽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由一本作田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爲李后稷爲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張云由疑司字之誤。司田亦見小匡篇。

勸勉百姓。宋本勉作免古字通。

辨功苦。宋本辨作辯。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春秋繁露服制篇與此文同。六畜作畜產。陳作甲。

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繁露作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無修字。王云。

修字不當有此涉上文鈞修而誤。

雖有賢身貴體。繁露作賢才美體。

天子服文有章。繁露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望案此文有譌脫。繁露作夫人不得以燕饗公。

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當據補。宋云將軍大夫是大夫爲將軍。

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以命士止于帶緣 以字涉上文而衍。

散民不敢服襍采 宋本襍作雜。凡全書襍字仿此。

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鬚貂 繁露作不敢服狐貉。

刑餘戮民不敢服纁 纁一本作絲。王云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纁而已。作絲

者是也。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洪說同。

望案王氏廣雅疏證於纁纁也。引管子不敢服纁謂纁即纁之誤。釋名纁抽也。抽引絲端出細緒也。纁用絲故一本作絲。其說更長。

不敢畜連乘車 望案連讀當爲輦。說文連負連从辵从車。易蹇往蹇來連。虞注連讀爲輦。周官

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故書輦爲連。丁說同。

終於不可及 元刻本可作足。

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鶡冠子天則篇同此文。作未令

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

成而不議 鶡冠子作成而不敗。

右七觀 丁云觀當作期。前子目亦譌觀。當改正。

乘馬第五 經言五

非於太山之上。宋本太作大。王云。太當爲大。大山與下廣川相對成文。無取於太山也。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宋本別行不連上。

地不平均和調。御覽三十六地部引作均平。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宋紹興本連上節不別行。楊忱本與趙同。大地莫之能損益也。宋本無損字。張云。此地字宜衍。審上下文自見。

故不可不正也。丁云。也。卽地字之壞。下文正地者。卽承此句言之。朱本作不可正政也。誤。長短大小盡正。宋本作小大。上文次序本如是。

正不正則官不理。王云。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俞云。正不正。正字涉上文長短小大盡正而誤。疊正字耳。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丁云。不正。謂爵位不正也。對上爵位正言之。理字涉上句義可理而衍。而不可不理也。當作而不可理也。對上義可理言之。望案以字及而不可不理也。六字皆衍文。

右陰陽。張云。題與上事不合。蓋此等皆後人妄增。

則百利不得。王云：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上文曰：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今本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望案：此下當有而不能爲治亂句。與下文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一例。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王云：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曰：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乘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禰處。王氏引之云：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荆也。楚棘禰處。謂荆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藪鎌纏得入焉。王云：纏當從宋本作纏。說文作纏。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徽纏。馬融曰：徽纏。索也。

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纏。案：鎌者所以刈薪。纏者所以束之。列子曰：擔纏采薪是也。今本纏

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鎌與纏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纏得入焉。若纏爲纏繞之。譌作纏

作薪菜據淮南道應篇改

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竝舉矣。

九而當一。丁云。此與下蔓山九而當一。兩九字皆當爲十。下文云。汎山九而當一。是其例。上言百而當一者。四。下言五而當一者。三。或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三等之地。由下而中而上。皆整齊成數。若如今本則分爲四等。且先九而當一。而後十而當一。尤失序次。卽藪及蔓山之地。與汎山亦無區別。

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釜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十而當一。張云。蔓山所出。何遜於林。九當作五。汎山不可解。其所出與下林同。何云十而當一。疑此二十一字皆衍文。

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張云。山林宜以類相從。流水三句當移林下。與澤乃類。蓋錯簡。命之曰地。均以實數。丁云。管子書多以命爲名。地均。土均也。卽管子地員。

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中立本脫曰字。

三夫爲一家。安井衡云。古本三夫作二夫。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王云。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涉上文四馬而誤。丁云。一

乘甲十人。若七甲則太少。王改一馬爲一乘。非也。下文四乘乃是一乘之譌。上文一乘四馬句。正引起甲蔽之分數合數。古人文法往往如是。若既知一乘甲蔽之數。又以四計之。則亦可以三計之。以五計之矣。甲十人而有二十八甲者。多爲之備也。日本豬飼彥博云。四乘之乘。當作馬。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洪云。奉當作輦。周官鄉師。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史記淮南列傳。輦車四十乘。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謂載物之車。王云。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丁云。六蓋八字之誤。下文云。方一里九夫之田也。又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此古井田遺制。侈靡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此周官丘甸之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與司馬法合。

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丁云。盡讀爲費。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曰。費。財貨也。費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贖。史記高帝紀作進。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丁云。趙本制屬下讀。非。季絹以制計。猶暴布以兩計也。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澹制。注。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禮既夕。

贈用制幣。注丈八尺曰制。韓子外儲說右上篇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

經暴布百兩當一鎰。望案暴字疑衍。說文經織也。經布織布也。陳先生云暴布與考工記暴絲

同事。與上文季絹對文。劉云季絹細絹。暴布白布是也。經則公用之字耳。

六步一斛。丁云斛當爲斗。玉篇云斛俗斗字。漢平帝紀後漢仲長統傳皆有斛字。一本斛作升。其貨一穀籠爲十籠。朱本籠作籠。并有注云籠音籠。

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丁云苟字於義難通。疑卽商字之誤而衍者。

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丁云趙本正字絕句。案疑當分字絕句。春曰書比。與秋曰大稽一例。或

曰分春與立夏皆言時序之中。然則秋亦當曰分秋矣。

與民數得亡。俞云與與舉字通。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記錄之。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俞云十仞當爲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縣絕矣。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王氏引之云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見水則

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二則去十分之二。三。三則去十分之三。四。四則去十分之四。五。五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云。此言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俞云。劉說未得。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上文曰。一。一則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一則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一則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二則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三則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五則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致誤。董子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潦爲旱。以旱爲潦。兩義俱倒。故不得其解。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王氏引之云。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

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不可使而爲工。丁云：工與功同。不可使而爲工者，不可使而爲三日之功也。下文云：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陳先生云：貨當從宋本作貸。言視其功有貨離之實，使出夫粟也。貸離猶差貸也。月令曰：宿離不貸。又曰：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是其義。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吳氏志忠字有堂，吳縣人云：道爲故字之誤。時，下衍也字。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王云：生讀爲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

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望案：宋楊忱本正文及注皆作閑，與王氏合。

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宋本忘作亾，望案：亾當訓爲無。貨疑資字之誤。淮南精神訓：隨其天資。高注云：資，時也。此處尹注云：言不爲則失時。蓋唐本尹所見者猶是資字。丁以貨爲貸之誤。云與下文來均亦通。

卷一

七法第六 經言六

若是安治矣 治要安治作治安。

角量也 丁云角與對同說文對平斗斛量也平量之器謂之對因之平亦謂對月令角斗甬注

角謂平之也孫子虛實篇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注角量也角卽對之段借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 丁云案下文云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卽承此文言之當作不明於則

而欲錯儀畫制觀運均檐竿之喻皆是言儀法制度之無得而定由於則之不明若作出號令

則與立朝夕定其末之意不相比附且與下文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句相復矣

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丁云運均墨子非命中篇作員鈞音相近廣雅運轉也運鈞轉移無定

故尹注以爲陶者之輪集韻鈞一曰陶旅輪是也今注輪字誤輪致不可通

檐竿而欲定其末 王氏引之云檐當爲搖搖古搖字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搖漢書天文志附耳搖動言鈞運

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趨者不靜搖與檐字相似世人

多見檐少見搖故搖誤爲檐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搖漢表作劉擔文選上林賦消搖平襄羊汪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擔皆是搖字之誤

尹注訓檐爲舉非是望案王氏廣雅疏證以檐爲儻之段字說文儻何也

猶倍招而必拘之 王氏引之云倍與背同招射之昫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高注招埠昫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

小拘當爲射字之誤。草書射拘相似。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尹注非也。

論材審用 宋紹興本材作財。

和民一衆 望案上文作治民一衆。此作和字誤。下文選陳章亦是治字。

右七法 宋紹興本及別本皆作右四傷。王云。今本是。

百匿傷上威 王云。尹注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其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衆慝也。言姦

慝衆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

側爲姦匿。今本匿誤作臣。匿竝與慝同。

人君泄見危 王云。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世主所貴者寶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王云。實當從朱本作寶。今本涉上言實而誤。下文令貴

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天地之道。實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棄

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爲均。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均。

亡君則不然 俞云。亡君當作良君。篆文良作急。脫其半。則爲亡矣。鄭君所謂壞字也。

致所貴非寶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實字誤。

不爲愛親危其社稷 丁云。當作不爲親戚危其社稷。法法篇兩見。皆作親戚。

故曰社稷戚於親。陳先生云。戚疑當作愛。與上文誤易。愛於親。猶言重於親也。尹注云。棄親而存社稷。不誤。

居身論道行理。丁云。居乃君之誤字。爾雅曰。身親也。君對下羣臣百吏言之。

莫敢開私焉。元本作莫敢闕焉。

愛賞者無貪心。陳先生云。愛當作受。尹注賞不踰等。是受之義。

右四傷百匿。王云。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竝列。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二引。作此八者皆強。故兵未出竟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今本脫誤。

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望案。此數句與上下文義不貫。疑是錯簡。或云。衡庫二字乃行軍之譌。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俞云。尹注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卽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故聚天下之精財。王云。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曰。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涉上文聚財而誤。

不試不藏。宋紹興本藏作賊。

莫害其後。丁云。害當作圉。下文禁圉。卽承此二句言之。圉。古禦字。幼官篇莫之能圉。趙本亦譌作害。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宋紹興本。楊忱本。禮皆作理。丁云。作理是也。形勢解俱是理字。呂覽勸學篇。此生於不知理義。

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望案。御。古禦字。說文。禦。祀也。段氏注云。今段爲禁禦字。古只用御字。若夫曲制時舉。丁云。曲制見孫子。孫子言兵本管子。

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丁云。此言數之多少。必出於計。計下不當有數字。下文云。計必先定于內。計未定于內。皆承此計字言之。參患篇云。用日維夢。其要必出於計。亦無數字。

是則戰之自勝。丁云。參患篇作則戰之自敗。此勝字誤。當作敗。是字衍文。

兵無主則不蚤知。丁云。知下當脫敵字。下文故蚤知敵句。卽承此文言之。兵法篇。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亦有敵字。

則無蓄積 宋紹興本蓄作畜。

官無常 丁云常讀爲長。幼官篇立常備能。卽立長也。權修篇云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

而器械不功 朱本而作則。同上下文。孫云功讀爲工。工巧也。周官肆師注古者功與工同字。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張云獨行卽上所謂獨出獨入。丁云案當作蚤知敵則獨行。與下文一例。

今本涉注文而衍人字。又誤則作如兵法篇。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是其證。

審於地圖 宋本圖作畧。望案說文以畧爲鄙。畧字。

故有風雨之行 張云此故字疑衍。

故能攻國救邑 日本豬飼彥博云救乃拔字之誤。望案邑下當脫矣字。上下文句例可證。

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 張云不字疑當作氣。尹注謬也。

禁雕俗也 丁云雕今通段爲彫。凋字。物之彫飾者必傷。俗之雕飾者必敝。義本相通。史記酷吏

傳。斲雕而爲朴。索隱引晉灼云凋。弊也。禮書救其雕敝。索隱彫謂彫飾也。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王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恃權

與之國。是其證。今本涉上文恃固而誤。丁云王改非也。幼官事語二篇均係譌字。樞言篇曰恃

與國。尺觀篇曰然則與國不恃其親。淮南要略恃連與國。高注云恃怙連與之國。連與卽權與。

亦作恃。是其明證。

版法第七 經言七

正彼天植 俞云。植乃惠字之誤。惠。古之德字。版法解云。天惠者。天心也。鄭注周官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則知作德明矣。

各得其嗣 俞云。嗣讀爲司。尹注非。

三經旣飭 宋本飭作飾。

驟令不行 朱本不上有而字。與後解同。

置不能圖 劉云。當依後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富祿有功以勸之 丁云。富祿當作祿富。與爵貴對文。謂以祿富有功。以爵貴有名也。尹注侵下

貴字固誤。後解亦誤。

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丁云。此三句不平列。財下脫一力字。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

財。慎施報。是言用財。察稱量。是言用力。上文取人以己。成事以質。亦分指財力言。後解云。成事

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而行。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

用財蓄則費 丁云。費讀爲悖。悖。逆也。後解云。人心逆。則人不用。人不用。則怨。又云。用財蓄。則不

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悖。

禍昌不寤 朱本脫禍昌二字不寤上有而字後解作禍昌而不寤此本乃脫去而字也。

罰罪宥過以懲之 王云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

僂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王云倚邪卽周官之奇衰奇與倚古字通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衰之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無親 宋本朱本皆作象地王云當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宋本朱本佐作伍王云當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說在施有衆在廢私 臧氏庸云後解作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

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宋本修作脩高安作安高與後解同王云脩長當從後解作備

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卷三

幼官第八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宋云夜是致字之譌。卽老子致虛極守靜篤也。幼官圖作處虛守靜。脫致字。處字涉下虛字而誤。劉云下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望案後圖本無下人物字。丁云若因二字當在人物上。若順也。順因人物虛靜之道也。心術篇靜因之道也。又曰無爲之道因也。又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十字下。當接下文常至命云云。凡物開靜七字四時同。常字上又脫一字。則皇與則帝則王則霸則衆則強則富則治則安文法一例。兵法篇亦皇帝王霸四者平列。今本脫譌不可讀。

用五數 宋本脫此句。

藏溫濡 宋本濡作儒。後圖同。王云儒濡皆僞字之誤。凡隸書從奠之字多誤從需。若礪之爲濡。

麤之爲麤，螻之爲蠕，皆是也。

行歐養 丁云：歐讀爲嘔，廣雅區區樂也，嘔嘔喜也。呂覽務大篇區區焉相樂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應劭云：嘔喻和說貌，皆與此歐義相近。廣雅云：養樂也。韓詩外傳云：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下文臧不忍行歐養，義亦同。

立常備能則治 望案：常讀爲長，說見七法篇。

同異分官則安 丁云：同異分官句有脫誤，不可解。以上文句例求之，脫去四字。

攻之以官 望案：當從後圖作攻之以言堯典曰：詢事考言。尹注誤。

威之以誠 安井衡云：誠當爲誠字之誤。荀子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

三舉而地辟散成 洪云：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舉而帝事成形 丁云：帝讀爲定。見周禮晉瞭及小史注定與成同義，定事與成形對文。

九本搏大 王云：搏大當爲博大。尹注非。

十官飾勝備威 中立本作七官。王云：此句在八分之下，六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勸勉以選衆 宋本朱本選作遷，後圖亦作遷。丁云：作遷是也。度地篇云：遷有司之吏而第之，望

案：選之言具也，不必從遷。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闔。丁云雷乃霜字誤。四時篇作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

十二義氣至修門闔。丁云案義氣不可解。義當爲和聲之誤也。素問五常政大論其候溫和。注和春之氣也。修門闔以宣通春氣。月令所謂乃修闔扉也。

十二始卯合男女。宋本始卯作始母。陳先生云母當作母。音貫。古母卯聲同。卯亦作卅。詩齊風總角卅兮。毛傳曰卅幼穉也。禮記濡魚卵醬。鄭注曰卵讀爲鯤。鯤魚子也。或作攔。卯之讀爲鯤。猶卯之讀爲母矣。此篇名義若夏之小郢中郢。冬之小榆中榆。皆不用干支。則春與秋不當獨取干支可知。蓋其字或作母。或作卯。又誤卯作卯。侈靡篇曰彫卯然後淪之。五行篇曰羽卯者不段。禁藏篇曰如鳥之覆卯。又曰母殺畜生。母拊卯。俗本卯作卯。卯之爲卯。與卯之爲卯。其誤正同。今從宋本作母字。尋文推義。此篇及後圖古本卯皆當作卯。或用同聲段借字作母。學者承其誤久矣。

合內空周外。望案空卽內字之誤。而衍者。後圖亦誤。
強國爲圉。宋本強作彊。

和好不基。陳先生云基與期同。尹注非。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 四時篇作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

十二絕氣下下爵賞 丁云惠周惕云下下當作上下古文作二二案此當衍一下字應讀絕氣下下句爵賞句與上文十二天氣下賜予下文十二白露下收聚句法一例。

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吳云大暑小暑以下文十二大寒終例之則大小二字當互易。

治陽氣 宋本皆脫此句。

藏薄純 丁云薄當爲樸聲之誤淮南要略篇不剖判純樸注純樸大素也漢孔耽碑曰蹈仁義兮履樸純。

秋行夏正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 丁云葉當爲水月令紀時變無及葉者四時篇作春行秋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

十二期風至 丁云期乃朗字誤朗風涼風也後圖亦誤。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宋云上四卯字莊葆琛先生以爲皆酉字之

譌古酉爲𠂔與𠂔相近且涉上文諸卯字而誤安井衡說同。

以介蟲之火爨。王氏引之云。上文言介獸羽獸毛獸。下文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爲蟲也。不知羽毛鱗介。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介。其蟲毛。是羽者。介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陳正義曰。玄武龜也。龜爲四獸之一。卽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玄武。

閒男女之畜。丁云。閒與簡通。廣雅。簡。閱也。周禮大司馬云。簡稽鄉民。

修鄉閭之什伍。元本無之字。

養老弱而勿通。吳云。通。疑遺字之誤。遺與私爲均。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王云。隸書害字或作啍。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四時篇作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蠶。行秋政。則旱。

十二寒至靜。丁云。當作十二大寒至靜。以上言始寒中寒故也。

器成於儻。丁云。儻當爲穆。穆。靜也。月令曰。仲冬之月。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教行於鈔。陳先生云。鈔讀爲抄。方言云。抄。少也。望謂鈔當爲眇之借字。眇本訓目小。引申之爲

微眇之義。易王肅本。眇萬物而爲言。今字作妙。下文聽於鈔。亦當讀眇。尹注訓爲深遠。得其義。戒審四時以別息。丁云。審字涉下文。審取予而衍。戒慎也。

審取予以總之。宋本予作與。望案。上文以別息。以兩易以解固。句末一字。皆非語詞。此云以總之。文義不倫矣。之疑乏字之誤。言審取予以總會其匱乏也。

收孤寡。望案。孤寡當爲鰥寡。上文言養孤老。此不得更言孤矣。藪澤以時禁發之。後圖藪澤上有毋征二字。此脫去耳。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俞云。食當讀作飭。屬下句。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非。

流之焉。莠命。孫云。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氏解詁。焉爾猶於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禮者。以莠命流之。與下文尙之于玄。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立四義而無議者。俞云。議爲俄之聲誤。說文曰。俄。行頃也。廣雅釋詁曰。俄。衰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卽大姦也。或以議爲之。此文立四義而無議。卽立四義而無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段借之旨。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丁云常至句下屬爲義。謂常歲所至。卽下文五年而朝云云。王國定制習爲常也。

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丁云令大夫卽命大夫也。管子它處兩見。位在列大夫之上。來修。謂諸侯使命大夫來修好也。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二年名卿請事三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丁云至字疑衍。與上文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句例同。上文言常至。卽指會朝言。周禮時見曰會。是諸侯至王所見天子。非諸侯相會別來見天子也。變讀爲辯。說文曰辯治言也。諸侯大夫請命於天子。受教於象胥瞽史。若言語書名之屬。皆當身習之。周官大行人注可證。俞云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及五年。卽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今以上下文求之。蓋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前一年。及既會後一年。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王云案此當以置大夫以爲廷爲句。安入爲句。共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修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爲處字之誤也。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句以所處爲均。下文以理止爲均。遠產爲均。離知爲均。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植藜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知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爲族。白虎通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於是聚也。上文與施字相近而誤。尹注云施謂有以爲生謬矣。義竝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其義竝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尹氏不知而解以

實義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王云：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宋本朱本皆無之字。望謂後圖有之字。據尹注亦似有之字。安井衡以此下九勝之句皆連下務終幾理急事行原本九字爲句，又以得爲德借字。

幾行義勝之。陳先生云：幾讀爲期。言期於行義則勝之也。毛詩楚茨傳曰：幾，期也。是幾與期通之證。

本定獨威勝。丁云：案下文十一句皆定字居首，此本字疑衍。

定聞知勝。後圖作知聞。

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王云：綸理卽倫理。依奇卽依倚也。綸理死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不意。王云：舉發不意卽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尹注非。

交物因方。俞云：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非。故能聞未極。後圖作無極。

視於新 陳先生云新當爲親字之誤也。親近也。聽於至小。故能聞未極。視於至近。故能見未形也。鈔親二義相同。

發於驚 望案驚疑警字之誤。釋名曰敬警也。行事肅警也。發於警。正得臨事而懼之意。古字警驚往往致誤。詩小雅徒御不警。今亦誤爲驚矣。

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望案昌當爲冒。寶當爲實。皆字之誤也。說文曰冒蒙而前也。段氏注蒙者覆也。引伸之有所干犯而不顧亦曰冒。此冒字當同此意。實者軍實也。左氏隱五年傳以數軍實。杜注曰數車徒器械。宣十二年傳楚國無日不討身實而申做之。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杜注竝云軍實軍器。此蓋言動於冒。故能得敵人之軍器。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尹注大非。

故能實不可故也 望案故當爲攻字之誤。立於謀。故能兵甲堅實。使敵不可攻也。或云故敵字之誤。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 王云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搏卽專字。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

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王云尹注讀待字絕句甚謬。當讀至權與爲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望案待當爲持。說見七法篇。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曰。數取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亦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孫云數也爲句。讀如計數之數。動慎十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一例。尹注以數也動三字爲句。謬矣。王云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是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曰。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修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

善習五官。洪云兵法篇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審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必設常主。丁云當作主必常設。與下計必先定。兩必字相對成文。設定皆立也。權修篇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是其證。

有天下之稱材。王云稱材當爲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

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意竝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

說行若風雨。丁云。說讀爲銳。文選五等論注。銳猶疾也。廣雅曰。銳利也。

刑則交寒害鈇。望案。寒當爲蹇字之誤。說文曰。蹇。跛也。允烏光切。跛也。曲脛人也。交。交脛也。謂以

兩繩系交其膝下。若曲脛然也。害當從劉說。讀爲轄。說文曰。轄。鍵也。轄與牽同字。牽下曰。車軸。耑。鍵也。段注曰。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如鍵閉然。依段說。則轄以鐵爲之。轄爲繫車軸之物。引申之。因謂以鐵索拘罪人者亦謂之轄。其狀蓋如銀鑰矣。說文又曰。鈇。鐵鉗也。段注曰。平準書。鈇左趾。三蒼。鈇。踏腳鉗也。張裴漢晉律序說。狀如跟衣。箸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蓋轄與械音近。鈇與桎音近。周禮掌囚注。在手曰桎。在足曰桎。桎亦械類。以是推之。則此亦當云。在手曰轄。在足曰鈇矣。鈇或爲鈇。丁說略同。

經不知。王云。經。過也。謂兵過敵竟而敵不知也。與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曰。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莫之能害。元本作莫之能圍。後圖亦作圍。此涉上文無害而誤。

由守不慎。俞云。由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曰。申閉守陴。

死亡不食。王氏引之云。死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死士敢死之士也。

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

食猶饗也。饗死士。若田單之盡散飲食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死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冝饗之。則死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刑則燒交疆郊。丁云。燒疑繞之誤。說文。繞。纏也。繞交者。謂纏繞相交錯也。刑人既施轄鈇。猶用

纆。上文言交蹇轄鈇。不於疆郊。此言繞交疆郊。不言轄鈇。互文也。

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望案。大勝者三字衍文。當讀積衆勝。無非義者爲句。

焉。猶乃也。焉字屬下爲句。尹注非。丁說同。

刑則紹昧斷絕。宋本紹作詔。古字通用。丁云。說文。紹。緊糾也。昧與末通。內業篇。氣不通于四末。

注。四末。四支。左昭元年傳。末四支也。紹末斷絕。謂以繩纏係其支體斷絕之也。望案。公羊襄二

十七年傳注曰。昧。割也。

則爲詐不敢鄉。孫云。爲讀作僞。僞與爲古同字。丁云。兵法篇正作僞。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宋本無之字。劉云。兵法篇作和合故能諧。諧故

能輯。諧輯以悉。莫之或傷。習或輯之誤。丁云。習爲輯之段借。輯。合也。諧。和也。尹注非。

明謀而適勝 王云。適勝當爲勝適。適卽敵字。兵法篇曰。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本涉上文識勝而誤。

至威而實之以德 丁云。至當爲立字之誤。立威與上立義對文。

勝心焚海內 望案。焚字義不可通。尹注訓爲焚灼。甚非也。焚當爲樊。字形相近而誤。詩齊風毛傳曰。樊。藩也。字本作楸。段借作樊。勝心焚海內者。言勝心足以牢籠海內。若藩籬之也。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莊氏葆琛謂烈當作列。焚作樊。言襄列山澤而藩籬之也。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宋本北堂書鈔引焚作樊。可證今本之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尹讀會字絕句。王云。當以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讀非。

知氣和 丁云。知當爲志聲之誤。

則危危而無難 洪云。上危字當爲居字之誤。望案。兵法篇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審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亦以危危連文。洪改似非。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王云。執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

證。俞云。執熱之借字。說文。熱。情也。情。卽今怖字。不熱。與上無害義相近。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宋本此篇先西方本圖。次西方副圖。次南方本圖。次中方本圖。次北方本圖。次南方副圖。次中方副圖。次北方副圖。與今本大異。恐宋本爲是。此必有意義存乎其中。今本特以其不同前篇。而移其先後耳。安井衡云。此篇名圖。則當陳列幼官所不及以爲十圖。今不惟無圖。其言又與前篇無異。蓋原圖旣佚。後人因再鈔幼官以充數也。

攻之以言 望案。攻當從一本作攷。攷字誤。

十二始前節第賦事 望案。前第二字。疑皆節字之誤。而衍者。上篇亦無此二字。

七年重適入正禮義 望案。當從前篇作十年。此七字誤。

五年大夫請變 元本作請受變。案前篇本有受字。

則功得而無害也 王云。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安井衡云。古本分經言爲三卷。此篇以下爲第四卷。

莫如教之以政 治要引無以政二字。

賢人進而奸民退 元刻奸作姦。

其君子上中正 治要引中作忠下文同。

而飲食薪菜饒 陳先生云飲食當作食飲與下文食飲薪菜之同。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俞覆鷺而不聽從 尹注解苟爲苟且劉云苟乃苛字之誤王云尹注甚

誤劉說是也凡隸書从可从句之字往往譌溷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

作苟尹注謂毋苟取於民非是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本扞作拘攷工記粉胡之笱注故書笱爲笱

杜子春云笱當爲笱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

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敍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愛錢苛之字止句也書隸

苛字或作苛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立與從艸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爲復復鷺皆很也言上殘

苛而不可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復字从心復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

而鷺復是也又作蠖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蠖鷺是也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丁云交狡之借字引當爲弗古文弗與引相似而誤狡弗猶撻拂也

德有六興 望案興當爲興興者法也常也此與下文所謂六興者何凡此六者德之興也皆當

作典今本涉下德不可不興也句而誤

利壇宅 王云尹說壇爲堂基非也利當爲制字之誤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也

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塵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塵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塵。古聲塵壇同。周官塵人載師注竝曰：壇讀爲塵，是其證。

輸帶積 丁云：帶卽滯字。周官泉府作滯。史記作蹕。

慎將宿 兪云：毛詩傳曰：將行也。廣雅曰：宿，止也。將宿，猶言行止。此與上文道塗關市皆二字平。

列尹注非。

決潘渚 丁云：案列子黃帝篇曰：鮎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

沃水之潘爲淵，沆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釋文。

潘洄流也。莊子潘皆作審。崔本莊子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

振罷露 王云：尹注解罷露爲疾慙裸露，非也。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窶，振罷露，資之絕。三者

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

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露，羸也。正義曰：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注云：羸義與裸相近。裸，露形也。羸，露骨也。誤與尹注同。

有膽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

穢，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義竝同也。字或作潞。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

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正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

困之二字。今據刪。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路也。韓子初見秦策。潞病作疲病。是罷與路同義。

故齊策曰。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徵篇曰。好罷露百姓。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苦。

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本篇。

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度路為均。時菑為均。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

而妄改之爾。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踣。亦是後人所改。

貧富無度則失。王云。失讀為佚。謂放佚也。尹注非。

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中立本王誤作正。

臣不殺君。宋本殺作弑。

民知禮矣而未知務。丁云。務當為法。此涉下文五務而誤。

大夫任官辯事。王云。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士修身功材。王云。功成也。謂修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

功。尹注非。

力不可不務也。丁云。力當作法。此涉上文力之務句而誤。

民知務矣而未知權。丁云：民知務之務亦當爲法。庶與上下文一例。

故曰五經旣布。孫云：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以上諂君上。宋云：諂音滔過也。望案爾雅曰：諂疑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曰：隱情奄惡蔽諂其上。與此義同。

修飢饉。俞云：修乃備字誤。備俗作脩。脩誤作脩。又誤作修耳。

賜罷露。宋本賜作賑。賜字誤。

毋苟於民。望案：苟乃苛之誤。說見前。

而民不足於備用者。中立本於作以誤。

其悅在玩好。俞云：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墨子經下篇。

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竝有其說在某某之文。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玩好。其悅在

文繡。義竝同此。望案：悅當讀爲效。說文曰：效，彊取也。今字作奪。言工巧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

見奪之故在玩好也。似亦可備一說。

方丈陳於前。丁云：此五字衍文。尹注方丈陳前四字似解上文珍怪二字。校者遂以之誤入正

文耳。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丁云。梨卽彗字之段借。列古裂字。說文列分解也。

雕琢采。王氏引之云。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彗。說文曰。彗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爲采也。

雕琢平者。金曰雕。玉曰琢。皆篆刻爲文章。今則摩之使平也。與上文刻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守法者不失。王云。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注曰。先猶尙也。言守法之人不尙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懷繩與准鉤。望案。准。俗準字。說文曰。準。平也。从水。隼聲。段先生注云。準。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

案古書多用准。蓋魏晉時恐與淮字亂而別之耳。

奮乃苓。望案。苓。零之借字。

毋蓄于諂。宋本諂作諂。是。

毋監于讒。俞云。監。唱之段字。監本从峒省。聲與唱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監。淮南子齊俗訓。

荆吳芬馨。以監其口。監卽唱字。

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陳先生云：疑衍一區字，不用其區。鳥飛准繩，下解之云：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當以不用其區爲句。下乃正釋區字之義。學者誤以區區連讀，而又于舉目下增一區字矣。

若鼓之有槇，槇搗則擊。洪云：槇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鼓椎也。槇搗則擊，當作槇擊。則搗搗與鎗通。言若鼓之有槇，投擊之，則鎗然而有聲也。下文同。

王施而無私。王云：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分敬而無妒。丁云：分敬當作合敬。呂覽注：合和也。合敬卽下文之和勉也。無妒又合敬之義。故名之曰不德。丁云：古字多以不爲不，此不字讀當爲不，不大也。

夫繩扶撥以爲正。俞云：說文門部，門足刺門也。讀若撥。此文撥卽門之借字。刺撥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門，亦或以發爲之。攷工記弓人云：蓄栗不泄，則弓不發。

民之興善也如此。王云：如此當从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王云：究當爲窵，字之誤也。窵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窵。

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窳。入小而不塞矣。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擻。窳則不咸。擻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擻，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曰：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高注曰：滔窳，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窳。入卻穴而不偏。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俶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閒而不窳。皆其證也。艸書窳字或作窳。窳字或作窳。二形相似。尹氏不察而訓窳爲窮失之矣。

猶迹求履之憲也。丁云：說文：履，履法也。憲，卽履字。

適善備也。僂也。丁云：僂與遷同。鄭注大傳曰：遷猶變易也。

天清陽。丁云：陽當爲養。段借字。

無法厓。王氏引之云：法當爲泮。詩氓篇：隰則有泮。箋曰：泮讀爲畔。畔，厓也。故曰：地化生無泮厓。

尹注曰：物之生化無有厓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天地而誤。

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 丁云玩尹注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則當讀是非有句必交來句又云是既信之有矣則當讀苟信是句以乃必字之誤必有不可先與必有不可識互文見義規古窺字慮圖也謂非謀隱伏不可先知者蚤窺伺而圖慮之也斯倉卒之閒出於不備皆由是非混淆偏信爲是而不能蚤辯其非也今讀皆非。

曲均存矣 丁云玩尹注曲疑則字之誤。

言徧環畢 宋本徧作徧。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 王云巨獲讀爲槩獲說文曰巨規巨也或作槩獲度也或作獲楚詞曰求槩獲之所同今楚詞作槩獲王注云槩法也獲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槩獲也尹注非。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王云涅當爲逞儒當爲慝皆字之誤也。

逞與盈同 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殺梁作沈子盈又樂盈史記作樂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 慝與纒同盈纒猶盈縮也廣雅纒縮也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纒短小筋弛長王冰曰纒縮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奐而伏晉灼曰奐退也太玄奐曰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

難而縮。范望曰：「奐而自縮，故謂之奐。是纏與縮同義。纏，便奐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羸縮，卽詘信盈縮。」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丁云：「釋名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攷其

陰陽。盧辯注曰：「陰陽猶隱顯也。陽主顯揚爲義，與下文含字相對。宋本土作時，恐誤。」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王云：「尹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含字之誤。含，古陰字

也。愁與摯同。鄉飲酒義曰：「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摯。摯，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

而未可陽也。故摯其治言陰摯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

默以俸免，正申陰摯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王云：「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爲句，後人誤讀爲賢者辟世之

辟，而以爲承上之詞，故于辟之下加也字。」

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宋本及作反。丁云：「反於寒暑之蓄，猶言反時之蓄耳。夏就清，冬就溫，

則反時之蓄可以無之。左宣十六年傳：「天反時爲災。」張云：「及，如及難之及，不必徇宋本。」

進傷爲人君嚴之義。丁云：「嚴字疑誤。當云進傷爲人君者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文義甚明。」

尹注非是。

故退身不舍端。望案端當讀爲專。段借字也。說文曰：專，六寸簿也。段氏注云：六寸簿，蓋笏也。曰部曰回，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版也。杜注左傳：玼，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注：簿，手板也。六寸未聞，疑上奪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此法度也。故其字從寸。以上皆段注望謂古端聲，衷聲同部，故可段端爲專。下文修業不息版，版與專正同物，若讀端如字，則不可通矣。

修業不息版。宋云：案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曰：業，謂篇卷也。此言修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曰：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爲篇卷，以今證古也。

以琅湯凌轢人。丁云：琅讀爲浪，浪猶放也。湯讀爲蕩蕩，說文作惕，云：放也。浪蕩凌轢四字同義，不依其樂。丁云：樂當爲槩，與稱量度三者同義。

爵尊則肅士。宋本則作卽。

業明而不矜。兪云：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吳云：怨當爲苑，言名實相因而至，亦交相爲病。高誘注淮南曰：苑，病也。禮

運曰竝行而不苑。今名實竝行則苑矣。故下文曰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一者去名取實。惠者知其不可兩守。孫云惠與慧通。

故曰欲而無謀。王云此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丁云夫行忿速遂沒法句。卽承上文正忿速濟沒法句言之。賊發句申言速遂沒法之意。沒法者賊也。方言曰濟滅也。止忿所以滅賊不使發。遂有成義。行忿所以成賊使發也。

言淵色以自詰也。吳云也字衍。

循發蒙也。王云循字義不可通。當爲猶。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矇矣。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而誤。

所以害君義失正也。王云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是其證。

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丁云廣大也。損宋本作須。乃頃之誤。頃與傾同。傾者覆滅之義。言雖大其威可以覆滅之也。下文曰是以威盡焉。傾與盡皆釋舉目荒字。逸周書大明武篇。靡敵不荒。孔晁注云荒敗也。荒卽亡之借字。

凡堅解而不動。丁云解與堅義相反。解疑解字誤。本作格。說文格。堅也。學記注。格讀爲凍格之。

格扞格。堅不可入之貌。地員篇。五粟之士。乾而不格。又曰。五臯之狀。堅而不豁。豁格。豁皆格之。段借。淮南原道篇注。豁讀曰格。堅豁與下階隄。皆二字平列。

失植之正而不謬。俞云。失當作夫。涉上文兩失字而誤。

以其與變隨化也。望案。當作以其與變化隨也。化隨二字誤倒。

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丁云。流字涉上文流施而衍。

不必以先帝常。王云。先常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賢也。帝字衍。

義立之謂賢。丁云。義立當爲義正。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而仍不失其正者。所謂義者宜也。猶鳥之飛不必正直而名繩焉。大意得也。

勸則告。劉云。告當作吉。與下怨則凶對文。

聽不順不審不聰。丁云。不順宋本作不慎。案二字衍。聽不審不聰。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上文云。聞審謂之聰。故聽不審則不聰也。下文不審不聰則繆。卽承上言之。玩尹

注亦無不順二字。

不得不知則昏。宋本昏作愒。下同。

憂則所以伎苛 陳先生云。伎者。伎之段借。馬融注論語子罕篇曰。伎害也。

言易政利民也 王云。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著慎也。而衍此復述上文之語。不當有言字。

內縱于美色淫聲 王云。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音聲。

卽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萬民心怨 王氏引之云。心怨當爲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煩亂以亡其國家。此文卽承上言之。

其死而不振也必 朱本必下有矣字。

可沈可浮 王氏引之云。當從上文作可沈。沈與深爲均。

是以箸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 丁云。箸當爲緒。據尹注。人之二字在箸業上。淮南秦

族篇曰。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則并無人之二字矣。

詳乎無窮 丁云。詳。翔之段字。漢書西域傳。上翔實注。翔與詳同。吳仲山碑。出入教詳。詳亦翔之

借。文選東京賦。聲與風翔。澤從雲游。注。翔游皆行也。

攻于一事者 宋本攻作政。注文同。

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 王云。名當爲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下文曰。此各事之儀。

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丁云。名當爲多。淮南要略訓。懼爲人之懵懵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陳先生云。況當作兄。毛傳。兄。茲也。茲。益也。益其功與。計其意文對。尹注謂比況之況。失之矣。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王云。半星辰序二句。卽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且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淵泉閔流。丁云。閔當爲泓。說文。泓。下深貌。廣雅。泓。深也。

泉踰灑而不盡。望案。段先生說文注云。灑乃灑字之異體。後人收入。如灑汨之實一字也。淮南書曰。澤受灑而無源。許慎云。灑。湊漏之流也。見文選注。但造說文不收灑字。

薄承灑而不滿。孫云。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兪云。薄。汨之段字。說文。汨。淺水也。字亦作泊。

言察美惡審別良苦。王云。審字涉下文不可以不審而衍。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

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王云。書當爲畫。修當爲循。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屈子九章。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于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深而迹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也。明墨章畫，所謂深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安井衡云：據尹注言往來，則性乃往之誤字。

天地萬物之橐也。王云：也字衍，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王氏引之云：泉字義不可通，當爲鼠。鼠，古暨字也。暨，及也。至也。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鼠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鼠，故鼠譌爲泉矣。

不可名而山。劉云：山乃止字誤。

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望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高注曰：一猶乃也。典品二字涉上文而衍。

貴富以當。陳先生云：富讀爲福，福者備也，以猶與也。富以當猶言備與當耳。此承上文多內則富，內與時出則當二句言之。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王云：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衍。立而不立者四。丁云：下立字當爲亾字之譌。

霸主積于將戰士。陳先生云。宋本作將士。將士將軍之士也。趙本衍戰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

萬物之指也。宋本指作脂。

與人相胥。王云。胥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皆訓爲視。非也。

出爲之也。丁云。出當爲士字之誤。士事也。管子書多段士爲事。

人故相憎也。中立本憎作贈。

陰陽兩生而參視。丁云。視疑死字誤。參死對兩生言。下文云。得之必生。失之必死。亦生死對文。

易之爲道。不外一陰一陽。乾爲化。坤爲成。所謂兩生也。若天地不正之氣。變亂其中。則二氣沮

喪。不能化成。是以參死。

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元本作最誤。

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丁云。案上文言萬物待治禮而後定。

初不言孝。此承上得之必生言之。得者。得治禮也。無語詞。孝乃者字之譌。己指先王言。天下即

上文所謂萬物也。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所謂成己而成物也。趙本承襲譌字。故句讀亦

舛矣。安井衡云。唯無得之下。應言不得穀粟而死亡之事。而今脫之。

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俞云：無字涉上文無國土而衍。旣言盡死，則不必更言無矣。

賢大夫不恃宗至。宋本至作室。至字誤。

沌沌乎博而圓。丁云：博當爲搏。搏亦圓也。攷工記梓人廬人弓人注竝云：搏，圓也。輸人注：搏，圓厚也。矢人注：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圓也。楚辭：橘頌：圓果搏兮。注：搏，圓也。楚人名圓曰搏也。沌沌，亦圓轉之意。孫子兵法篇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說文：箒，箒也。箒，判竹圓以盛穀也。

豚豚乎莫得其門。丁云：豚，遜之段字。廣雅：遜，隱也。遜，遜猶隱隱也。遜，遜與沌沌義亦相近。凡圓轉之物，皆渾合包裹，隱隱不辨分際。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注：菴，渾沌不分察也。白心篇：鞞乎其圓也。鞞，鞞乎莫得其門。兩句實一義。

遺遺乎若有從治。安井衡云：古本有下有所字。

應適莫如後。望案：適古敵字。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望案：先生二字當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宋云：能而音義竝同。後人讀此而字爲能，遂改定爲能，而仍存而字。舊文

管子此例甚多。俞云：兩而字竝當作爲古爲字作彡，與而字相似而誤。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王云：衆人之用其心也六句皆

涉下文而衍。尹注于後而不注于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

故善游者死於梁池。王云：梁非池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爲渠，字之誤。渠，溝也。言善游者死於溝池。

未嘗之有也。王氏引之云：當作未之嘗有也。後人誤倒其文耳。

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宋蔡潛道本賤作殘。

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王云：故先王不滿也。與上句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

故先王貴明天道。丁云：當讀明字句。承上明刑明賞言之。此與上文故先王重爲句例相同。天

道以下二十二字，譌奪不可句讀。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意林引此二句。在上文爵祿滿則忠衰矣句下。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白帖三十，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文。

兩欲字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吃耳。無兩爲字。

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望案修當爲備字之誤。語見版法篇。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俞云化變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而衍。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宋本飢作饑。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節末復舉亦無以字。此誤衍。

芸之不謹。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謹古通。

以人猥計其野。孫云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則非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王云城當爲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丁云城當作地。下文言國地者凡三見。狹字衍文。乃校者以之訓淺而誤加之耳。

觀臺榭 中立本觀作視。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方一本作百。丁云當以作方爲是。乘馬篇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此周官井牧之法。又曰農服於公田。此都鄙用助法。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也。又曰二田爲一夫。此卽大司徒造都鄙之制。通率不易一易再易。

三等之地。每家授田二百畝也。此篇曰：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以二田一夫計之，方里之井私田八百畝，可食四家。方五十里，得積二千五百里，一里食四家，則二千五百里，適合萬家所食之數。乘馬篇以夫計，大司徒以室計，夫謂家也，室亦家也。此據可食之地言，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以上非餘於萬家之外，其萬家以下就山澤者，人少則可食之地亦少，此方五十里中，可就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實相承。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望案：一二字當互易。

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洪云：下文作衆有遺苞，無大字，則此大字涉上文而衍。苞讀爲涂，有餓孳之孳，遺棄也。謂年大凶，則衆棄餓死之人於道旁。王云：洪說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區三之一。劉云：案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區稅三之一矣。尹注訓師爲法，非也。

則道有損瘠矣。王云：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齒之齒，露骨曰骼，有肉曰齒。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瘦誤與尹注同。字亦作脊，度地

篇曰春不收枯骨朽春周官蜡氏掌除骹與鬻同鄭注曰故書骹作春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爲瘦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

衆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鬻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法篇倍其

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同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劉云案別本作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

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博民於生穀也 望案博當爲搏說見立政篇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 劉云天下當作天財字之誤丁云天下下疑脫財字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望案此用字當衍

實虛之國可知也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鄉毋長游 宋云長游謂田峻之屬郊特牲饗農及郵襄注農田峻也郵襄賸謂田峻所以督

約百姓於井閒之處詩云爲下國賸郵今毛詩作綴旒旒通作旒亦作游詩正義云冕之所垂

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旒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

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竝以其旗致民取其垂故

謂之游。其長稱長游。漢有游微。宜當是。以此故也。田峻亦農民之長。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郵。襄陵。郵游字通。正義云。郵謂民之郵舍。非也。

里。毋士舍時毋會同。宋云。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射也。

喪蒸不聚。王云。喪蒸二字文不相類。蒸蓋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人相葬。所以教民睦也。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葬。葬俗書作葵。二形相似而誤。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俞云。及當爲服。服从反聲。古或止作良。與及相似而誤。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云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此文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王云。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卽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卽其證。本朝卽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苟

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也字。望案。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脫也。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宋本無行字。望案。下文尹注云。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知尹所見本無行字。勢字疑後人所加。本謂國也。

豪桀材人。安井衡云。古本作材臣。

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望案。行上脫而字。當從下文補。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俞云。兵字衍。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亾。十年而滅。

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亾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私情行而公法毀。望案。公法一本作公道。

則國居而自毀矣。俞云。古讀坐爲居。居而自毀。猶云坐而自毀耳。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俞云。議當爲俄字之誤。說文。俄。行頃也。法制不俄。言法制乎正不頃側也。

故下與官列法。望案。列古裂字。列法與下分威對文。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王云：財厚常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脫文。尹強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丁云：亂國之道，至聖王之禁也。十九字錯簡，疑當在下文擅國權之上。

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孫云：以注文福下者君之事也，釋之似贅下脫福字。

不貴其人博學也。張云：博學二字，與上下文不相比附，疑舉字誤爲學。下云君失其道，則大臣

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卽此所謂博舉。

故舉國之士以爲凶黨。王云：凶黨二字，義不可通，凶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

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卽所謂

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

聚徒威羣。洪云：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

尹注非。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俞云：案但力事屬四字爲句，事讀

爲傳釋名釋言語曰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是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但竭力傳立其私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俞云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孫云發讀爲廢古字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爲聖王之所禁

家無常姓 丁云姓當爲生假借字也孟子滕文公篇注產生也詩谷風箋生謂財業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恆產耳

讒言爲民者 望案議言當爲訛言假借字也謂以訛言疑惑民心王制所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故爲聖王之禁

壺士以爲匱資修田以爲匱本 宋本壺作壹修作脩王云兩匱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

宣傳曰書篆形脩當爲備俗書備字作脩皆字之誤也玉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即所謂舉國之備置田疇以

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隱行辟倚。劉云：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王云：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

乃恐。倚邪即周官之奇袤。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

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辟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則非。

側入迎遠。張云：據尹注，似本作側入挺迎。

遁上而遁民者。王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

而上下相通。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遜。淮

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王云：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

私親於民，是其證。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王云：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蘇取也。言漁利取

功也。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

也。說文：蘇，把取禾若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而義同。

榮其名。宋本朱本榮皆作營。丁云：名當爲分營，治也。治其分，猶上言務其職也。管子多以職分

對言下文云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文義蓋以不能其事四字承上營其分句言之故曰絕而定望案絕截之借字毛詩長發箋云截整齊也

靜而治 中立本治誤作安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 宋蔡潛道本君作右丁云右有古通用謂有國者重器莫如令也

本作布則誤字耳望案作君字為長宋本作右者蓋字脫其半耳舊鈔本御覽刑法部四引此

正作君今鮑刊本誤軍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御覽刑法部四三在字皆引作存

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丁云管子言便辟多指君側小臣言之荀子楊注同他書言便辟

則與巧佞同義此與伐矜竝舉義不相類且與下文買譽成名不相貫通疑是衍文伐矜之人

與上四句一例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 王云綦當為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纂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

作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密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

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丁云尹讀以取權道行爲句。事便辟以貴富爲句。解之曰。詔事便辟。以得貴富。案當讀取權道爲句。行事便辟爲句。行事者奉事也。以貴富屬下句。

故禁不勝於親貴。中立本勝作行。

二三而求令之必行。宋本無二三兩字。

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丁云能上當脫二字。上文云受祿不過其功。則此當以受祿賞不當於功爲句。不當於功與不通於官對文。趙讀至受字絕句。非也。

此霸王之本也。宋本作伯王。

天道之數。望案爾雅釋詁曰。數。疾也。

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王云兩王字皆當爲主。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元與六相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八

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並譌作其勝六攻。卽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

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王云此與下兩句共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版法解無。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王云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 元本作損益
此正天下之道也 元本正作王

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親人而不固殆 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則人主孤而無內 丁云內猶親也漢書劉向傳注孤而無內與下黨而成羣對文

赦出則民不敬 望案敬與傲同

有善不遺 宋本遺作積

民力必竭。王氏引之云：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事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作不竭可知。蓋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國毋怪嚴。丁云：嚴當爲服字之誤。怪服與雜俗異禮對文。下文云：變易風俗，詭服殊說，詭服與怪服同。

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尹讀以自貴分爭而退者爲一句。丁云：自貴二字，當屬上讀。上文云：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乘馬篇云：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況主倨傲易令。俞云：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詭服殊說猶立。望案：猶疑獨字之誤。

則上尊而民從。長短經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 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 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引此句。轡下竝有也字。今本脫。

毋赦者瘞與直同之礦石也。王云。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亦作礦石。說文繫傳引

作礪石。案礦字本作礦。說文。礦。銅鐵樸也。礪。厲石也。皆非治瘞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御覽刑

法部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

其治宜砭石。故曰。瘞。瘞之砭石。

是故先生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王云。宋本上所以

作足以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

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

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

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賤。

則胥足上尊時而王。王云。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又君臣篇。上尊而

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爲須。須亦胥也。

文有三侑。洪云。侑與宥通。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法者先難而後易。丁云。法者下脫無赦者也。四字。此與上文惠者多赦者也對文。意林引作惠者多赦。法者無赦。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陳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

賞罰必信密。王云。密。本作必。後人罕聞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則民不誹議。宋本議作謗。下文同。

勞之苦之。宋本無苦之二字。

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兪云。軒冕不下儼。謂其人有善。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儼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

不與大慮始。王云。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衆也。大亦當爲人。

故地削而國危矣。丁云：以上文及尹注校之，此危字當是亾字之誤。

而君獨甚傷也。丁云：傷疑惕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蕩者，緩縱之意。與急義相反。漢書楊雄傳注引晉灼曰：佚蕩，緩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言之。明法篇曰：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勇而不義，傷兵。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

生而不正。宋本而作於是。

雖聖人能生法。王云：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治要引此無雖字。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俞云：謀讀爲媒，謂猶爲也。

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王云：尹讀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

之以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

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文：智

識詞也。是智卽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爲智慧之智。覺聞曉爲知識之知。是

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

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智字甚多。皆與知字同義。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呂氏春秋

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

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本智作知。姚本如是鮑。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

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

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

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

爲知，而上智字尙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

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囚矣。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俞云：瑕當讀爲格，謂有扞格而不得達也。瑕格古字通。儀禮少牢饋食禮，

以瑕于主人。鄭注曰：古文瑕爲格，瑕之爲格，猶瑕之爲格矣。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宋本壅作擁。王云：之下衍

事字，非下衍敢字，爲猶謂也。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

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

常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

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滅絕侵墜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

此同。

賢人不至謂之蔽。安井衡云古本至作臣。

忠臣不用謂之塞。治要引用作至。

凡民從上也。安井衡云古本自凡民下另行。

彼民不伏法死制。中立本制誤節。

務物之人。王云務當從宋本作矜。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望案古字句絕。尹注屬下讀。俞云古下當脫者字。卑人也與上文

無高人焉義正相應。

明君公國一民。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治要引經作徑。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俞云主當爲士。上文云忠臣直進。

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雖分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故妄改爲主也。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王云。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

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此所謂擅也。王云。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據尹注亦無謂字。

則內亂自是起。宋本起下有矣字。今本脫。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勝則多死。丁云。疑當作勝而多死。與上文舉兵之日而竟內貧。下文得地而國敗一例。下文大度之書曰。勝而不死。亦作而。此言兵禍之足以危國。謂有勝而多死者。是用兵之禍。非謂勝則必多死也。

用兵之禍者也。元刻無者字。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俞云。疑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誤。國而文倒耳。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義也今本涉上下文利

字而誤望案宋本亦作民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丁云常讀爲長則下怨上則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

巧爲功字之誤則朝無定則字衍定爲正字之誤正政通下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當據七法

篇補正下文曰器械功功今亦誤巧七法篇不誤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即承此文言之

蚤知敵則獨行 宋本則作而俞云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俞云縱當讀爲從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

強可服也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洪云身當爲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

舉鞞章則載食而駕 王云鞞本作皋即囊字也詩彤弓時邁傳竝曰囊鞞也莊十年左傳正義

曰樂記云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囊囊鞞也其字或作建

皋是囊皋古字通故尹注云皋鞞也今本作鞞者因鞞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

攷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鞞字唯集韻云囊或作鞞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

故全勝而無害 丁云據幼官篇則故上當有脫文

准利而行 宋本准作準。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 望案疑當爲礙之省字。說文礙止也。丁云匱皆潰字之段借。左氏文

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一氣專定 丁云定當爲意。一氣專意猶君臣篤云專意一心也。專一同義。說文壹專壹也。儀禮

鄭注古文壹皆爲一。內業篇云搏氣如神謂一氣也。一氣專心與下厲士利械對文。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 元刻作進而無疑退而無所匱。

凌山阮 元刻阮作險。

寶不獨入 劉云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下放此。

寶不獨見 丁云見乃出字誤。望案古字見作𠄎。出作凶。脫爛致誤。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俞云當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

後人不達其義因妄加不字。

無守也故能守勝 丁云無語詞言惟守故能以守取勝。承上全勝大勝言。下文言數戰數勝之

足以危國明戰勝之不如守勝也。

衆若時雨寡若飄風 丁云時雨可言衆飄風不可言寡。寡疑寔之誤。爾雅釋詁寔速也。說文寔

屍速之也。逮速也。逮寔同聲。寡寔形近。後人誤以衆寡對文改之。

利適器之至也。陳先生云。適古敵字。至古緻字。下文不能致器者困。致器二字當作利適。不能
用適者窮。承不能用敵句。不能利適者困。承不能利適句。利適猶勝敵耳。言勝敵由於器之緻。
用敵由於敵之盡。器不緻不能勝敵。敵不盡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終窮。不能勝敵者必困也。
尹注讀適如字誤。

用敵教之盡也。宋本敵作適。

遠用兵則可必勝。張云。遠疑速之誤。孟子舜禹益相之。久速速亦誤爲遠。此言兵貴神速。卽上
風雨雷電之喻。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俞云。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尹注非。

深入危之則士自修。丁云。修疑當爲備。備與敵力爲均。

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王氏經傳釋詞云。焉發語詞。當屬下
讀。呂覽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
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物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形成
爲均。爲化爲均。

威不足以命之。丁云：威疑我字誤。古我作彘，又作威。見集韻與威字形近。命與名同。管子名命多通用。言道之若凶而存，若後而先，吾不足以名之也。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而名之曰大。老子言強而名之，卽此所謂我不足以命之也。

卷七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今君知臣不肖也。宋本朱本臣下有之字，今本脫。

惕而有大慮。王云：尹訓惕爲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非也。惕當爲惕字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卽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爲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悍僇暴是也。僇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惕。安井衡云：古本惕作惕。

吾君卜世。俞云：卜世疑下世之誤。丁說同。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俞云：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濟疑當作廢。承上文廢吾所立而言。今作濟者，涉上事將不濟句而誤。

夷吾之爲君臣也。元刻無臣字。陳先生云：爲君臣當作爲人臣。此涉上文君命而誤。下文管仲

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義正同。俞云：君謂僖公。尹注謂已立君臣之義，大非。

與夫人皆行。元刻皆作偕。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王氏引之云：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協字之段借。說文：協，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協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爲協。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協幹而殺之。何注曰：協，折聲也。以手協折其幹。釋文：協本又作擗，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匈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

今彭生二於君。俞云：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望案：惡親指魯言。聞容當爲聞咎。字之誤。廣雅釋

詰閒加也。昏讀爲泯。生讀爲姓。毛傳曰：泯滅也。廣雅曰：醜恥也。言君以怒成二國之禍，不畏魯之加咎。下文曰：禮成而不反，由其滅姓，無恥之甚，謂公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丁說略同。

二月魯人告齊曰：安井衡云：古本無齊字。

無所歸死。望案：死當依左氏作咎。

見豕彘。丁云：豕下不當有彘字。蓋後人旁注以豕爲彘，因而誤衍。

豕人立而啼。丁云：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譁，當是古本。陳先生曰：啼，俗囁字，尤可證古本管子必不作啼。

誅屢於徒人費。王氏引之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

使魯殺公子糾。安井衡云：古本魯下有人字。

則彼知能弱齊矣。王云：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

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公若先反。張云：反疑及字之誤。對上文恐不及而言。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王云：尹氏訓及爲就，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

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竝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君必不能待也。王氏引之云：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圍，圍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卽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圍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將胥有所定也。宋本將胥二字作曷。

豈且不有焉乎。俞云：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莊子齊物論篇：誰獨且無師

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竝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宋本及作反。宋云反必友字之誤。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摻正釋此意。老臣是以塞道。劉本是作足。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王云。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陳先生云。二年當是一年之誤。桓公入國之一。年召管仲也。小匡篇及春秋內外傳皆桓公入國之年。召管仲。下文曰。二年。桓公彌亂。桓公入國之二年也。下文言二年。則知此爲一年矣。尹注誤。

君曰不能。丁云。上下文皆作公曰。此君字亦當作公。蓋涉上下有君字而誤。

臣祿齊國之政。俞云。祿讀曰錄。謂領錄齊國之政也。尙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鄭君注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臣貪承命。陳先生云。貪讀爲欽。段借字也。貪承命。言欽承君命也。大雅皇矣篇。無然歆羨。毛傳

曰。無是貪羨。謂歆爲貪之假借字。古歆欽貪聲同。欽之爲貪。猶貪之爲歆矣。尹注非。

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丁云。疑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傳者誤移置上文耳。

內修兵革。俞云。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

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關市之征侈之。元刻侈作參。

吾君惕。望案。惕當爲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慮。下。

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反也。王氏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篇。不智下。誨與悔同。繫辭傳。慢藏誨盜。治容誨淫。釋文。誨虞作

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魯讀爲悔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

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亡乎。尹注非。

槩領而刳頸者不絕。丁云。槩折之俗字。說文。折。斷也。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王氏引之云。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

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

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

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

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俞氏正燮云：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皆有闕。如言封內食采耳，非如漢人說關內侯爲峭函也。

君果弱魯君。安井衡云：古本作魯弱於君。

堅強以忌。丁云：忌與甚同。說文：甚，毒也。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張云：此言諸侯之君不貪於土則已，若貪於土則必勤於兵也。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句法正同，或欲改不字作必，非也。

民病則多詐，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望案：當讀民病則多詐，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句當在下。此詐字當爲計字之誤也。計密而後動者勝，卽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意。故下文遂云：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今本倒亂其文，又誤計爲詐，而遂不可讀矣。

不競於兵。宋本競作競。

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俞云：此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 孫云斲當作斲求也言三國所以亡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亡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

安得有其實 張云有疑當作無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王氏引之云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是其證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俞云問乃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是其例也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

諸侯之禮 元刻諸上有請字

可以爲西土 朱本以作令丁云案上文云可令爲東國則作令字是也尹注云西土謂自齊西之士令胥無理之國與土交互言也趙本注文脫誤不可讀今參朱本正之

衛國之教危傳以利 丁云危愷之段字說文愷變也傳乃轉之誤中匡篇作巧轉而兌利愷與巧皆兼變詐之義變轉卽巧轉也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丁云邇乃學之誤漢書地理志魯民好學上禮義又云好學猶愈於它俗是其證望案魯邑當作魯國邇乃遜之誤小匡篇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

遜請使遊於魯。遜邇形相近。此當作好遜明矣。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劉云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

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多小信。丁云上文言季友恭以精博於禮。承上好學訓禮言之。乃云多小信。恐非文義。小匡篇

亦不言季友多小信。此必涉下文兩言小信而衍無疑。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張云下二句涉下文而衍。上衛魯二國皆只一

句。此當一例。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云蒙孫小匡作曹孫宿。王云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

故曹譌作蒙。博於教當作博於數。數與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數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

而誤。張云當由曹與薈相似。初誤作薈。又聲誤爲蒙耳。

狄人伐。張云據尹注入伐齊。則人乃入字之誤。

諸侯許諾。王氏引之云。此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

詞。此四字不得闌入。

齊車千乘。卒先致繚陵戰於後。俞云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

乘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戰上當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

斬孤竹 俞云。斬。擗之借字。文選長楊賦注引倉頡篇曰。擗。拍取也。

遇山戎 安井衡云。古本遇作過。

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 望案。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爲句。非是。安語詞猶乃也。說詳

幼官篇。

無國勞 洪云。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卽孟子四命官事毋攝。下句毋專子祿。卽士無世

官。尹注非。

不聞敬老國良 望案。國疑圖之誤字。爾雅釋故曰。圖。謀也。良。善也。尹注非。

二歲而稅一 上年什取三 中年什取二 下年什取一 俞云。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

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

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王氏引之云。君當爲羣。羣。羣臣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

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

市仕者卽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凡仕者近宮。宋本宮作公。

令一人爲負以車。俞云。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間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捷。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食其委。宋本其作以。是。

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丁云。別讀如小宰傳別之別。司農注。傳別。謂券書也。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康成注。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傳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八契當爲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書。遽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儀古今字。費讀爲悖。悖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禮有大賓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儀數如尹注所云也。洪云。義當作犧。謂費犧牲之數。尹注非。

出欲通 劉云出疑士字誤。王氏引之云。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閒。猶下文選舉之事。

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閒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數省作敖。曷省作故諸書中士出二字。

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舉行。今本土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王云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俞云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矯。周語曰。其刑矯誣。韋解云。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曰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曰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脫起字。行此三者爲下。王氏引之云。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閒。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王云此文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

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

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為勉，而誤以為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即是

農夫，無煩更言農也。

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王云：兩者字因上文行此三者句而衍，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上文凡

三見，皆無者字。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宋本無之字。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劉云：處華為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為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

上文有少長好飲食為句，尹注非。

用力不農不事賢。望案：詩北山傳曰：賢，勞也。此賢字當訓為勞。上文事賢多，亦謂服勞多也。御

覽資產部二引作農不事賢行，誤連下文行此三者行字為句，又衍一農字。

工賈出入不應父兄。安井衡云：古本應下有於字。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王云：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今本涉上句可

無斂而誤。尹注可證。丁云：獄情，謂兩造之實也。義如鴟義姦宄之義。廣雅曰：俄，衰，善也。爾雅

斷獄情為句，與義易，義與祿易，祿二句對文，衍一易字耳。謂獄之情實一邪一善，斷者與邪，則

民易爲邪與善則民易爲善。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民辦軍事矣 元刻辦作辨。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 王氏引之云刑罰當爲刑罪死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死罪不殺而言刑罪以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脅盾一戟重罪卽死罪輕罪卽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王氏引之云軍當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王氏引之云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執 郭璞曰謂怨仇也太玄內初一謹于執嬰范望曰執匹也釋文曰嬰與妃同據集韻引改。

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卽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曰配怨耦曰仇。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王云。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望案。宋紹興本廢作發。作廢者。後人不知古字通段妄改也。

昔二王者既弑其君。御覽皇王部一引。弑作殺。

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俞云。請致仲父。言欲與仲父飲酒也。與讀曰預。言預爲之期也。一切經音義六。預古作與。

掘新井而柴焉。望案。柴字於義無取。柴當爲突。古深字隸變作架。因誤爲柴耳。輕重甲篇。請以令高杠柴池。柴亦突字之誤。

寡人自以爲修矣。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非一朝之萃。丁云。萃讀爲卒。史記索隱引廣雅曰。卒暴也。宋本萃作莘。字之誤。

刑廉而不赦。丁云。赦當爲伎。伎。很也。不伎與上文不苛同意。說文玉下曰。廉而不伎。絜之方也。水地篇曰。廉而不劌。

有司寬而不凌。王云：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張云：皆下當脫一字。

往行不來。張云：來疑爽字之誤。與上句亡字爲均。

而民游世矣。俞云：世讀爲泄。游泄皆和樂之意。望案當作游於世。游下脫於字。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

飢作餒。治要作饑。

治國不失秉。治要引秉作柄。齊語同。

使百姓皆加勇。左氏正義引加作知是。

彼爲其君動也。左氏正義引動作勤。齊語作動。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

無所愛惜曰勤。

願請之以戮羣臣。朱本作戮於羣臣。左氏正義亦有於字。與齊語同。今本脫。

請受而甘心焉。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云。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今本乃後人依左傳改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丁云。今當作令。齊語曰。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語意正同。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齊語作殺而以其屍授之。

是君與寡君賊比也。左氏正義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

非斃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左氏正義引。無君字。謂作請。能作敢。齊語曰。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於是魯君乃不殺。宋本是下有乎字。左氏正義同。今本脫。

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氏正義引作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稱賢以自成也。王云。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左氏正義脫仁字。俞云。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言鮑叔之仁耳。左氏正義引作不忍。乃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加不字也。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俞云。與以二字當互易。能字義不可通。

當讀爲乃。管仲爲子糾之故，以魯師與齊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足當爲定，言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得天謂公子小白，失天謂子糾也。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作定，是其證。

願以顯其功 宋本願作願。

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尙可加也。丁云：當讀衆必予之有得爲句，力死之功與下顯生之

功對文。加與嘉通。望案：朱本作作德。予讀曰與。衆必予之有德者，謂衆以有德之名與之也。尹注非。

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王云：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尹以是字上屬。

非是。張云：當作將何加是承上尙可加而言。

鮑叔被而浴之三 望案：浴者謂以香熏草藥沐浴之。國語曰：三疊三浴之。

管仲誦纓插衽 王云：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鴛央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

禮注：捷插也。大射儀注：捷，拔也。內則注：捷，猶拔也。釋文插，其闕於左也。士冠禮注：捷，柄於體中。鄉射

拔二字，並作捷。淮南秦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吻即插笏。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御覽服章部三

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捷譌作捷。孫說同。應公之賜 王云：廣雅曰：應，受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死且不朽，尹以賜爲

賜死大謬。

戎馬待游車之弊。王云。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而賢大夫在後。宋本朱本賢下有士字。今本脫。

世法文武之遠迹。陳先生云。齊語迹作績。章注。績功也。據管子則齊語當是蹟字。說文。迹道也。蹟迹之或字。下文亦云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

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齊語國作叟。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齊語美作權。書作度。原作樽。窮作肇。

糞除其顛施。宋云。案國語作班序顛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糞除與序。皆聲之轉。糞除當讀爲班序。施與毛通。俞云。糞字疑叢字之誤。篆文糞作叢。與叢字相似。故誤也。叢卽今所用頒賜字。後人因叢誤糞。遂臆改敍爲除矣。

而百姓可御。安井衡云。古本御下有矣字。

三鄉一帥。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家出一人。爲萬人也。下文曰。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

五屬一大夫。劉云：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王云：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作卒。同下文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爲五下文云：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毋有淫佚者 宋本佚作佚。

士農工商四者者國之石民也。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楊子雲劇秦美新注引：作國之正民，稽叔夜絕交詩注：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石民。孫云：正民對閒民而言，作石民非。

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丁云：今當依齊語作令閒燕，亦當如齊語屬下讀。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劉云：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

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比耒耜穀芟

宋本耜作耜。穀作穀。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耒芟。

宋明道本如是。章注。耒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

宋庠本

耒作耒。宋本作殺芟。殺即耒字之壞。今又譌而爲穀矣。尹注非。

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耨。齊語作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此乃字蓋及字之誤。

以旦暮從事於田野。王氏引之云。旦暮本作旦昔。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暮。管子

子自作旦昔。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旦昔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昔與夕通。

首戴苧蒲。齊語苧作茅。段先生云。作苧是也。今俗云馬苧。可以爲蓑笠。

以疾從事於田野。丁云。疾字涉上文疾耨而衍。

其心安焉。宋本脫此句。

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劉本才作材。

是以聖王敬畏農。王云。敬畏農當做敬農。戚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

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似而誤。

辨其功苦。望案。苦讀爲鹽。詩傳曰。鹽不堅固也。字亦作沾。周官司兵辨其物。注謂功沾亦作楛。

見荀子。

論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誤汁與協通

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譌作計史記曆書視黎

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

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章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 元刻作相示以巧相陳以功與齊語同

相高以知事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平列

且昔從事於此 白帖八十三引作且暮

察其四時而權其鄉之貨 望案貨當是資字之誤章注齊語亦作資云資財也王氏煦國語釋

文曰資讀如宋人資章甫適越之資越語云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服牛輅馬 劉云輅一作輅望案古無輅字輅必輅字之誤齊語正作輅

珍異物聚 愈云物當為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俗書總字作摠其上半與物相

似而誤

相示以時 齊語時作賴

相陳以知賈 丁云齊語及此文竝衍知字賈讀如平市賈之賈相陳以賈與上文二句對文

則民不移矣 望案矣字衍

正旅舊 洪云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丁云井與陵陸丘三者不類，井當爲阜。地圖篇曰：陵陸丘阜之所。在說苑辨物篇曰：山川汗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蔽之用不之，麻麥黍粱亦不盡，卽此所謂陵陸丘阜田疇均。齊語作陵阜陸，瑾井田疇均，井字衍，不惑，齊語作不憾，誤。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王云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古無撈字，借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王云止當爲足，尹注非。民心未吾安，安井衡云古本無吾字。

舉而嚴用之。齊語嚴作業。

慈於民予無財。齊語作遂，滋民與無財。韋注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王氏經義述聞曰：遂語詞猶言因也，滋卽慈之借，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

君若欲正卒伍。洪云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正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桓

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

則其制令 孫云其字誤。通典百四十八引此作有。

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 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爲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一故字。

五鄉一師 通典引師作帥。下文同。齊語亦作帥。

故萬人一軍 望案人下脫爲字。當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通典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王云政當爲旅齊語作卒伍

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王云政卽正字。正與定古字亦通。今政定竝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

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令不得遷徙 宋本令誤合徙誤徒。

家與家相愛 丁云愛當爲受。周禮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

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大司徒會萬民

之卒伍而用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是卒伍之人卽比閭之人也。鬪冠子王鈇篇家與

家相受人與人相付與管子同。

禍福相憂 望案福字涉上文祭祀相福而衍。元刻無福字。

驩欣足以相死。望案死疑助字誤。鶚冠子正作相助。

以橫行於天下。望案橫讀曰旁。旁猶普也。徧也。齊語作方。

聰明質仁。宋蔡潛道本質作賢。下文同。

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王云。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

字。

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

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聽惠質仁。下文云。不

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是其明證。

謂之蔽賢。齊語賢作明。

謂之蔽才。齊語才作賢。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王云。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

則無使字明矣。

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

齊語作惟慎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

時也。是其證。

其稱秉言。齊語作綏。謗言望案稱綏字之誤。秉與謗古同部字。音相近。

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宋本官作管。古字通。

乃召而與之坐。宋本乃作迺。齊語坐作語。

可立而時 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章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王云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肯以出爲聲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晉時篇事在當時作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劉云此肉字當是疚字之誤王云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相近若本作疚字無緣誤爲肉蓋其字本作宐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宐貧病也從宐久聲詩曰烝烝在宐今詩宐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宐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疚矣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王云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望案宋本無第三故字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五屬大夫復事於公 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九列國君部引此文無於字公下屬讀

政事其不治 望案其字衍册府元龜引無

聰明質仁 册府元龜引質作賢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 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丁云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本無重字齊語作輕過亦無重字

下文重罪輕罪對舉。皆得贖以甲兵。則所輕者非獨在重罪也。

犀脅 册府元龜犀作遲。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俞云。坐。挫之借字。言人有挫抑。則宜訟。無挫抑而訟。是好訟也。故宜有以正之。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宋本別行。

管仲對曰。宋本作管子。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云。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曹宿孫處楚。劉本朱本皆作曹孫宿。此誤倒。

季勞處魯。宋云。季勞卽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𠄎。故誤爲勞。

徐開封處衛。王云。徐當爲衛。字之誤也。開封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

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匱尙處燕。孫云。匱尙蓋卽大匡篇晏子。

審友處晉 册府元龜友作支。

又游士八千人 王氏引之云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章昭注曰州十人齊居一

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曰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又與有同。齊語作爲爲亦

有也。說見釋詞。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齊語沈作淫政作征。

審吾疆場 宋本作疆場此本誤。

反其侵地常潛 齊語常作棠。

以安四鄰 册府元龜作鄰國。

渠彌於河階 宋本作有階與齊語同。册府元龜亦作有。王云當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

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有階不作河階也。

綱山於有牢 册府元龜綱作繼下文同。王云綱山齊語作環山。章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

注引齊語纒山於有牢賈注曰纒還也是賈本作纒山與章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

字作纒與纒字相似。纒譌爲纒又譌爲綱耳。尹注非。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 王云吉字卽臺字上平誤衍者。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章注曰衛

之四邑無吉字。望案。册府元龜引無。

地南至於岱陰。册府元龜引無地字。

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齊語海作河。隨作鄆。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王氏引之云。八當爲六。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存魯蔡陵。册府元龜作有魯茶陵。俞云。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鄆陵。疑此文蔡上脫築字。陵上脫鄆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鄆陵又爲一事。

南據宋。鄭征伐楚。齊語南字在征伐楚上。此誤移在據宋鄭上耳。

踰方地。劉云。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王云。齊語及御覽治道部七引。竝作方城。尹注非。

望文山。朱本作汝山。霸形篇同。齊語亦作汝山。黃丕烈云。戰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卽此。

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宋云。案國語作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城于周。反胙于絳嶽。濱海諸侯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誤。惟小匡一篇首尾完善。似勝國語。濱水厓。嶽不得而濱。此漢人整齊國語。

之文。遂效上文海濱作嶽濱。今定嶽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嶽。反歸也。猶言歸胙於齊侯。卽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訓太嶽是也。國語反胙于絳。賈唐紛紛之說竝非也。四嶽於古爲方伯。於成周言隆嶽者。言天子以桓公爲方伯矣。

而騎寇始服。宋云。據此言騎寇。則知騎戰春秋時已有。然非中土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狃爲也。

制冷支。俞云。制乃刺字之誤。齊語作刺令支。韋注曰。刺擊也。

方舟投楸。王云。投楸。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楸。

乘桴濟河。宋本桴作浮。

至于石沈。齊語作石枕。補音作抗。

縣車束馬。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乘馬。

與卑耳之貉。王云。貉誤爲貉。字之誤。齊語作辟耳之貉。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貉十里。尹注非。

拘秦夏。丁云。秦夏疑秦夏之誤。秦與大同。望案。封禪篇。西伐大夏。涉流沙。則大夏蓋國名。拘者。謂係累其君而歸也。

中諸侯國 宋本元本作中國諸侯。此誤倒。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劉云薦當依齊語作庶。王云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于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誤。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甲不解壘兵不解翳 王云壘當依宋本朱本及齊語作纍。韋注曰纍所以盛甲也。補音纍力追反。望案說文纍大索也。医藏弓弩矢器也。翳爲医之段字。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 丁云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齊語同。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無之命二字。

實謂爾伯舅無下拜 中立本脫實字。洪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禮注古文舅皆爲咎。此舅字後人所改。

亂之本也 丁云案亂之本也。下當依齊語接桓公懼云云。中間九合一匡諸語。皆是桓公侈大之辭。考左傳史記之言。勤遠略乃在復會葵丘時。鳳皇鸞鳥一節。是管子諫止封禪之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觀之。疑其篇未嘗亡佚。特錯簡於斯。以致前後文多脫落耳。

握粟而筮者屢中 宋本朱本皆作筮。此本誤。俞云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

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類。

藜蘿 望案。蘿乃藜字之誤。

後日昌 丁云。日昌與德義文不相對。日者。明之壞字。明昌猶昌明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事

曰明。地事曰昌。語志篇曰。天曰作明。地曰作昌。天地之事曰明昌。天地之文亦曰明昌。鳳皇之文。法天地也。楚語。天明昌作注。昌盛也。廣雅。昌光也。

龍旗九旂 宋本旗作旂。

渠門赤旂 宋云。案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案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考工記。車人鄭司農注。渠謂車轆。所謂牙渠門。卽轆門。穀梁昭八年傳。置旂以爲轆門。范甯注。轆門。印車以其轆表門也。有轆必有渠。故轆門亦爲渠門。桓公受天子賞。不以旂。而置交龍之旂也。

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 陳先生云。不乃下之誤。下受承下拜登受而言。

請爲闕內之侯 册府元龜之下有諸字下文同。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 册府元龜疲作罷。丁云。上文云。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此承上言之。當作故天下諸侯。不當有使字。齊語無。

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王云：縷帛布本作縷帛。說文：縷，繪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縷

帛爲茵。縷帛與下文錦正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縷帛鹿皮報文。義正

與此同。則本作縷帛明矣。今本作縷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縷，以爲奉。章注曰：縷，

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卽今个字也。古字有

說見經義述聞。齊語作鹿皮四个。章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鹿皮四

通說个字下。个，卽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

皮，失之矣。

輶載而歸。册府元龜：輶作輿。俞云：輶字當從禾，卽稭字也。說文禾部：稭，束也。从禾，困聲。此作

輶者，又變从磨聲。磨字亦从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於是又大施忠焉。劉本忠作惠。

通齊國之魚鹽東萊。劉本及齊語：魚鹽下有于字。

壙而不稅。宋本壙作塿。詩伐檀釋文：塿，本亦作壙。集韻：塿，亦作壙。

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齊語作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

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齊語無鄴字。宋本朱本社丘皆作社丘。齊語同。王云：社字誤。社丘見

春秋僖公十五年。

所以示勸於中國也。齊語勸作權。

教大成。宋本教下有之字。

行地滋遠。宋本滋作茲。

定三革。望案王煦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

偃五兵。朱本作隱五刃。

於是列廣地。中立本於誤施。

用此五子者何功。孫云何讀如擔荷之荷。易何校滅耳。毛詩百祿是何。廣雅釋詁曰何擔也。言

用此五子者擔何而成其功也。尹注非。

度義光德。劉本義作儀。

管仲曰斧鉞之人也。丁云曰下疑脫臣字。

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馬總意林引作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

田莫不見禽而後反。俞云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尹注非。

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曰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

者七人。

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愛不及事。作則不及事。宋云宋本優皆作優。優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優則亡衆也。

巧轉而兌利。惠氏周惕云。兌同說。顧千里云。兌卽銳。見荀子韓詩外傳。丁案。大匡篇曰。愧轉以利。顧說近之。

小廉而苛快。宋本苛作荷。古字通。

足恭而辭結。劉云。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王云。教當作數。數與學同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墾草入邑。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作仞邑。新序雜事篇作剏邑。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大邑。

請立爲大司田。王云。大司田本作司田。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爲司

田。無大字。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丁云。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皆作大田。晏子春秋問

篇。桓公聞甯戚歌。舉以爲大田。淮南繆稱篇。甯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

也。大田爲田官之長。與大行大司馬大理大諫之官皆一例。司字蓋衍。不得據治要反改爲司

田也。

臣不如賓胥無。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

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卽其字也。王云：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爲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爲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則不使爲大理明矣。又上文曰：使東郭牙爲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此文云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東郭牙爲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爲大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竝云以弦章爲大理，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批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卽弦章之譌。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爲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

而羣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請立爲大司理。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爲大理。司字亦涉上文大司馬而衍。
則五子者存矣。存一本作在。俞云：當依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闕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管仲隰朋見立有閒 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作管仲隰朋侍立有閒。

有貳鴻飛而過之 元刻貳作二。

今彼鴻鵠有時而南 藝文類聚引無鵠字。御覽有。

非唯有羽翼之故 御覽引無非字。

盍不當言 王云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泉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

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

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竝聲近而義同。

則必從其本事矣 丁云本事之事涉上文大事而衍舉大事必從其本不必加一事字下文何

謂其本公之本即承此本字言之元本作從其事亦非。

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丁云趙本朝字別爲句案門朝即門廷朝廷一也。霸言篇門廷遠於萬里

市書而不賦 劉云書乃塵字誤注非。

裸體紉胸稱疾。洪云：楚詞離世篇，情素絜於紉帛。王逸注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胸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犢束胸見使者，卽其證。尹注非。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椽。俞云：玉篇木部，椽，禹煩切，絡絲籩也。或作箠，說文無椽箠二字，蓋卽纒字。糸部，纒，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云：纒，絡也。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椽，鍾磬之縣。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繫絡之使牢固也。

桓公視管仲曰。宋本視作親。仲作子。陳先生云：宋本是也。親，近也。言桓公就近管子而爲言也。望案：元刻亦作視。宋本蓋誤。

將爲何行。丁云：爲字衍。下文曰：今又將何行，是其證。

令其人有喪雌雄。望案：有與又同。

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望案：君疑賞字誤。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丁云：知疑之字誤。宋本作止。止，虫形近故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化人易代。安井衡云：代當作世。唐人避諱，改爲代耳。

暴王殘之。丁云：案當作暴國殘之。與上文五國字一例。

兼正之國之謂王。丁云當作兼正他國之謂王。尹注可證。

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中立本鈞作鈞是也。宋本今本皆誤。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王云據尹注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

則伐字當爲我字之譌。我不謂貪。我不爲貪也。古者謂與爲同。義說見釋詞。安井衡云伐乃代字之誤。代本

作世。唐人避諱改代。因又誤作伐耳。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

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王云上文云以遂德

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卽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望案說文及廣雅釋詁竝云壽久也。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丁云賞當讀尙尙與師義同。荀子王霸篇賞賢

楊倞注賞當爲尙。

重宮門之營。王云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爲長。陳先生云王氏從治要作宮闕案王宮方

三里四面各距城三里諸侯城闕南方此就明王說宮制故曰宮門之營治要似不可從。張云

說文營市居也字通作環。△部首引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今韓子作環宮門之營蓋所

謂環列之尹王說恐非。

聖人能輔時。丁云。輔時當作輔事。尹注曰。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是其證。下文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謀字承知者善謀言。事字承聖人能輔事言。

是以聖王務具其備。中立本具誤懼。

大本而小標。宋本標作標。

堊近而攻遠。宋云。案堊字古文籀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册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竝卻書其本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如管子戰國策所有堊字。是卻書本字而未盡者爾。山權數篇故天毀堊俗本有注云古地字此妄人所加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又云。武豹之皮。此唐人寫管子避諱所改。則無疑其用天后字矣。

此天下之所載也。望案。載與戴古通用。詩絲衣箋云。載猶戴也。

繼最一世。王氏引之云。繼字義不可通。蓋計之譌。言計謀爲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俞云。繼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下文云。彊最一代。代卽世也。

千乘之國得其守。宋本得上有可字衍文。

諸侯皆令 王云令當爲合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

重而節者凌復輕 宋紹興本凌作陵。

兵威而不止 丁云上下文婁言兵此言止兵非文義止當爲正此涉下文三滿而不止而衍下

文曰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正又曰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卿貴而不臣 丁云當從意林臣作仁立政篇曰大位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又曰卿相不得衆

國之危也又曰故大位至仁則操國得衆大位卽卿相故言貴也。

夫上夾而下苴 王云夾當依尹注作狹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

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 御覽治道部五引人作民理作治是也今本係唐人避諱所改下文同

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 望案士當爲土屬上讀人安土與兵勝敵對文。

動作勝之 元本劉本皆無此一句。

因其大國之重 元本劉本無其字當爲衍文。

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 宋本作弱國衆是也今本涉下文多言彊國衆而誤。

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 元本劉本無道字丁云案

上文勢字亦衍。據尹注云：非王之時，則無勢字。又云：非施霸之時，則無道字。望案：彊國少當作弱國少。此涉下文彊國少而誤。唯其弱國少而欲施霸，則衆彊之國必不我與。故曰：敗事之謀也。若作彊國少，則此句何解乎？下文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凶。不必承此文言也。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陳先生云：尹注不得其句讀。當以王者之心方爲句。此言夫王者居心執方而不知通變之權也。而不最，列爲句。隱元年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不最，列不會聚賢人於列位也。不讓賢，不敬讓賢人也。下賢字，涉上文而衍。齒弟猶次弟，謂不能於衆人中次弟以擇之也。此皆不願予人以爵祿，故曰貪大物也。尹注失之。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王云：方心當爲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者相對爲文。尹注非。

立政出令用人道。丁云：人道當作人心。尹注云：政令合人心。尹所見本是心字。舉大事用天道。宋本元本劉本皆作天心。丁云：據尹注云：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則當作天時。卽上文所謂時至而舉兵也。人心地道天時三者並列。今本皆譌而爲道矣。

伐過不伐及。宋本元本及上有不字。丁云：宋本是也。說苑指武篇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

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正與此同。

一而伐之武也。王云。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

文武具滿德也。王氏引之云。滿當爲備。字之誤也。俗書滿字作滿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王云。伐皆當依宋本作代。百

馬代之代。迭也。言以驥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彊最一代。言彊爲一代之最。而天

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丁云。共當作攻。聲相近而誤也。書

甘誓兩攻字。墨子引作共。顏氏家訓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功公三字不同。古琮切正與

共聲近也。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王氏引之云。制讀爲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爲言卑詘

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折。詘曲也。詘曲折也。折節者。卑詘其節。以事彊大之國。下文曰。折

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離彊者。謂不肯附於彊大之國也。尹注非。

未嘗有先能作難。宋本作未嘗有能先作難。今本誤倒。

無有常先作難。陳先生云。無有連下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即承上意而申言其義。尹注

以無有連上讀。非。

無不敗者也。張云無而字之誤。當連上讀。作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而不敗者也。宋本亦誤作無。

釋堅而攻臙 通曲一百五十引臙作轟。

理世不在善攻 王云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治世與善攻兩不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政是也。治世不在善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霸王不在成曲 俞云成曲之義迂回難通。曲疑典字之誤。望案明道本國語。瞽獻曲。今本曲譌作典。此其例也。

刑過而權倒 丁云王氏於下文爭刑讀爲形。此刑亦當讀形。上文云相形而知可形過者。形失其可也。過猶失也。

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 王云刑與形同。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

夫神聖視天下之刑 劉本刑作形。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丁云節者士所最重不可言輕節字衍。士輕死謂不惜死也。

上帥士以人之所戴。陳先生云上字疑涉下文兩上字衍。帥當爲率。據尹注。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則正文以下脫爲字未能臆定也。

則人不易詛。陳先生云易讀爲傷。傷輕也。

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張云此卽論語所謂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尹注不明析行此道也。王云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連上文則衆不能作一句讀大謬。

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宋本壯作仕誤。

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望案上也字衍。

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丁云事之久留乃有司之罪不必問其何若。當問其所以久留之故。若當爲居字之誤。禮記檀弓注何居怪之之詞猶言何故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豬飼彥博云牧乃收字誤。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陳先生云宋本收作牧非。禮記曰敬宗故收族。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俞云離讀爲儷。禮記月令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

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丁云尹注曰。不使。謂不用其吏。疑本作不吏。謂不治吏事也。士有田。則己身為官吏。故問其不治吏事者幾何人。并問其所治者何事也。惡卽何也。疑一本作惡。一本作何。寫者誤并入之。使何事。與下文身何事。句法一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望案君讀當爲羣。說見大匡篇。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王氏引之云。外人。他國之人也。從當爲徙。字形相似而誤。隸書徙字作徙。從字作徙。二形相似。他國之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陳先生云。責。古債字。上文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上

言貧人之債食。此言貧士之受債於大夫也。山權數篇。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曰債。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俞云。身士二字難明。士當作出。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

率子弟不田。俞云。尹解率子弟未得其義。小匡篇。十邑爲率。十率爲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云。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稱。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丁云。冗當作問。艸書問字作𠄎。與冗形近而誤。俞說同。

戈戟之緊 丁云緊當作繫。戟衣也。

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 丁云故何當作何故。視字屬下讀。

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腍 陳先生云帥當爲師。字之誤。師下疑脫田字。周官冢宰聽師田以簡稽。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 丁云位當作洩。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洩是其例也。

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 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 陳先生云牆閉不屬疑牆下

脫一垣字。闕上脫門字。誤移于牆之下。而又改作閉也。防溝當作溝防。築城郭修牆垣絕通道。阨門闕深溝防皆三字句。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又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文義略同。四時篇修牆垣周門閭輕重甲篇立臺榭築牆垣文句相同。

君曰理國之道 安井衡云君下當脫子字。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 王云普當爲晉。普本作晉形。與晉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爲晉。與

替同。故注言晉廢。丁云當讀毋使讒人句使用也。言無用讒人也。亂治也。晉徧也。而猶乃也。出治天下徧周乃德足以營衛九軍之親。九軍尹無注。說文軍圍圍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同。九軍猶九圍。詩長發傳九圍九州也。指諸侯言之。此古義之僅存者。霸言篇曰以遂德之

行結諸侯之親。文義正與此同。

身外事謹 望案此句疑有脫誤。

視其名 王氏引之云。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不解此三字。則本無可知。

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 丁云。則字當屬上讀。爾雅曰。則事也。則與色德惑職爲均。

望案。宋本貌作兒。兒乃完字之誤。如上文定冬完良。宋本作兒良之例。完德全德也。下文以順貌德。宋本亦作兒。皆完字誤。丁說同。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俞云。尹解邊信爲邊人失信。殊不可通。邊當讀爲簞。卽今篋字。玉篇竹部。簞。篋也。然說文無篋字。簞卽篋也。簞信者。小信也。小信正與上文小利小怨一例。尙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小信謂之簞信。猶小德謂之簞德矣。顧命篇。敷重篋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卽簞段音。據此。知爲簞正字。蔑爲段字。篋爲俗字。王云。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量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

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失經常。王云。據尹注。失上脫無字。日當爲日。字之誤。令守法之官日

爲句。上文問於邊吏。曰云云。即其證。行度必明爲句。行度。行法度也。無失經常爲句。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八 闕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王氏引之云。猶讀爲欲。古字猶與欲通。大雅文王之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

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軸當爲由。由轉二字相連。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當爲轉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

鮒。丁氏升衢曰。望謹案。升衢先生名杰。歸安人。嘗師事東原先生。此伯申尙書述其說。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

作轉鮒。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鮒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

誤爲斗。我游猶由轉鮒。南至琅邪。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

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也。張云。嘗疑孟子朝儻亦即轉附之譌。

衍。朝字左旁似轉。舞與附亦聲相近。而其地即始皇本紀之之罘。之罘轉附亦聲之變別有說。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孫云。晏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聲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丁云。尹注云。嚴爲防禦以尊其生。疑本作嚴以尊生。生與聲榮爲均。期而遠者莫如年。王云。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治要及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孫說同。

唯君子乃能矣。王云。案此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又誤在能字。上治要及北齊書所引不誤。

桓公退再拜之曰。丁云。之當作命。上文桓公退再拜命曰。是其證。

靜然定生聖也。張云。然猶乃也。見王氏釋詞靜乃定生。與下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句意相同。大學所

謂定而后能靜也。尹注非。

不相告而知。王云。相字衍。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王氏引之云。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卽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望案。詩正月傳云。旋也。

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丁云。據尹注。萬功成亦當作萬物成。草書物作勑。與功字形近而

誤。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宋本肢作枝。

澤其四經而誦學者 王云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古同聲而通用經常也四經卽孝弟忠信內不忠信外不孝弟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卽鄭風羔裘之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嶷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爲恩澤之澤陋矣。

弛弓脫鈇而迎之 孫云御覽兵部八十一引鈇作捍禮記內則右佩決捍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鈇臂鎧也字從金旁作望案御覽資產部十二又引作軒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鈇作杆。

非皆二子之憂也 御覽非皆作皆非似桓倒也當是邪字古也邪本通。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王云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闌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御覽治道部八所引無此七字。

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張云有字疑衍。下患飢患死上皆無有字。

朔月三日 洪云當作三月朔日。

進二子於里官 日本豬飼彥博云里官爲釐宮二字之誤。釐儻同。桓公父釐宮之廟也。呂氏春

秋曰桓公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可徵也。

參宥而後弊 陳先生云弊治也言三宥而後治其罪也立政中匡篇皆曰一再則宥三則不赦

今令三宥者寬緩其刑也後劉本作友云反字之誤弊卽蔽失之張云疑後字本作后故譌爲友耳

五年始興車踐乘 安井衡云車乃軍字誤。

門傳施城 丁云門字衍洪云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 御覽百穀部五引作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中婦諸子 張云諸子蓋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紀尊唐八子爲唐太后徐廣云八子妾媵之

號詳見漢書外戚傳蓋春秋時已有之。

對曰妾人聞之 張云妾人猶臣人人猶身也長門賦妾人竊自悲兮注引管子此文。

必則朋乎 劉本則朋作隰朋陳先生云作則是也爾雅曰是則也則與是同義必則必是也必

則朋乎下文曰其朋乎又曰朋其可乎句法相同劉不明則之訓爲是因改作隰誤矣

握路家五十里

洪云握古通幄

爾雅釋言握具也釋文云李本作幄

路家謂露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

路露古字通用言幄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爲大仁尹注非王氏引之云握當

爲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詳義

見五輔篇

振罷露下五輔篇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卽此所謂振露

家也尹注非

君請饗已乎

俞云饗乃獲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獲

見說文

又或作獲

見靈碑

其左旁皆與饗相似儀

禮士昏禮聘禮注竝曰請猶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獲已而爲此對也下文將歷言

鮑叔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王氏引之云其孰能

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

能下常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所以不能又從而問

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問何自而來邪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

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

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鮑叔之爲人 安井衡云。古本人下有也字。

孫在之爲人 宋本人下有也字。今本脫。

爲臣死乎 王云。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

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

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餘見經傳釋詞。尹說大謬。

東郭有狗噬嚙 王云。噬當作啞。玉篇。啞。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啞。犬鬪。字皆作啞。無作噬者。集韻。

啞或作噬。則所見管子本已誤。

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王氏引之云。假當作枷。注內假字。宋本朱本皆作枷。考注云。以木連

狗。則其爲枷字明甚。若如今本作假。則注當訓爲牡豕。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八引此。作假。乃後人以誤。

本改但注讀旦暮欲齧我。枷爲句。則非。尋繹文義。當以旦暮欲齧我爲句。枷字則屬下讀。枷者

遡字之假借。說文。遡。遡互令不得行也。玉篇。遡。牙令不得進也。枷而不使者。謂遡互之不使

進而齧人也。今世齧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今夫豎刁。宋本刁作刀。下文同。刁俗字作刀是也。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洪云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爲句。

是將欲過其千乘也。王云。此是字涉。上句是字而衍。

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丁云。當作易牙外與衛公子開方。內與豎刁。外對內言。上文竝言衛

公子開方。此不宜單言衛公子也。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濫車之水。陳先生云。濫當讀爲漸。詩衛風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漸漬也。漸車與濡軌同義。濡亦

漸也。上云輶轅之險。言地之高遠。此云漸車之水。言地之淺近。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王云。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

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曰。苴草薊也。草薊卽草芥。今本薊譌作薊。辨見呂氏春秋。逸周書大聚篇曰。陂溝道路。

蕪苴丘墳。靈樞經癰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詞九章。草苴

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草苴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困殖之地。孫云。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園。謂園地可種殖者。或古園字之省。尹注非。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張云。藏疑當作識。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懦弱則殺。張云：此殺字當音所界反。尹注失音，則與諸殺字混。望案：此殺字當讀爲弑。言懦弱則見弑也。

則戰之自勝者也。丁云：勝當作敗。下文戰之自敗。七法篇亦譌作勝。戰之自敗與攻之自拔同義。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孫云：案禮記禮器衆不匡懼注。匡猶恐也。尹注非。

用日維夢。孫云：夢讀爲召語。女乃是不覆之覆。馬注云：覆勉也。洪云：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長在天未明時。牧誓：時甲子昧爽。史記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市，皆其證也。尹注非。

其數不出於計。丁云：不當作必。尹注云：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是尹所見本非作不出於計。七法篇曰：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是其證。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中立本後下行有字。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聞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聞之。安井衡云：古本

開作問。丁云當作一堵之牆。與十人之聚對文。尹注云假令築一堵之牆。蓋探下文十人之聚。故加一築字。足成文義。自後人誤會。尹注遂改正文一字爲築矣。問。闕字之借。尹注謂私候之。卽闕義也。張云此文疑有錯簡。日一閒之當在一堵之牆下。故小征句當在日五閒之下。功堅則鞫。孫云鞫當作鞫。說文云鞫柔而固也。

乘瑕則神。宋本瑕作瑕。下文同。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孫云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剌毛。與此文異。望案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引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割髮。則刃遊于其閒也。淮南齊俗訓屠牛吐齊之。大屠衆虛之閒。剖中理也。新割何則游乎衆虛之閒。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衆虛之閒。剖中理也。不行於完城池。丁云池字衍。城與君爲均。

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望案尹以待字誤屬下句。辯見大匡篇。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王云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

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修義從令同說見形勢篇。

猶揭裹而令之止也。張云止當作正。與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義同。

蓋測景者當立義平地。若以手舉。何能定景。此文揭彼文擔。尹注皆訓舉。似不誤。

然則上之畜下不妄。陳先生云。畜與好同義。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此畜亦當訓好。下竝同。

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丁云所字卽則之譌。而衍者。則出法制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義從令

者審也對文。宋本作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恐非。

則上下體。丁云則上下體當連下而外內別也。爲句。尹讀非。

民足於產。朱本無此四字。

以勞受祿。安井衡云。古本受作授。

上之所以導民也。朱本導作道。

制令傳於相。宋本傳作傳。望案當從宋本。爾雅曰。傳相也。相助也。言制令助於相也。下文曰。信

以繼信。善以傳善。傳亦傳字之誤。傳輔也。助也。君善臣亦善。是輔助之也。今本皆因字形相近

而誤。

人臣也者。中立本作臣人。與上君人對文。

正其德以蒞民 宋本蒞作莅。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張云：公疑當作法。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

卽不法。蓋身善者人臣之事。君身善則所謂代馬走代鳥飛矣。故云無法。

坐萬物之原 朱本坐作生。張云：坐疑主字之譌。下文云：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亦主與官對舉。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 宋云：諸生猶言羣生。書中屢見。此注云：生謂知學之士。非。

犇走而奉其敗事 丁云：奉當爲救。事字衍。尹注曰：不勝任則敗廣。所見本無事字。救其敗不可

勝救與上文收其福不可勝收相對。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俞云：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

治。身立德正卽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王氏引之云：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

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爲心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 王云：淮南俶眞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

則拂乎爲上之道。故下文云：爲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

爲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寢久而不知 宋本寢作寢。

有侵偪殺上之禍 宋本殺作弑。

則婦人能食其意 俞云：食讀爲蝕。說文虫部：蝕，敗創也。言婦人能敗君之意也。正與下句大臣敢侵其勢一律。君臣下篇：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

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 丁云：規，古窺字。說文：窺，小視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闕闕然。楊注：規，規小見之貌。

丈尺一綽制 王云：綽讀若準，字或作渻。敦純竝同耳。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渻制。鄭注曰：故書渻

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

狶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渻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狶

同。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贈用制幣玄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答趙商問曰：巡

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

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

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考。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王云：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荐諸長老。今本荐譌作存，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慶。見漢魯相史晨，鑿孔廟後碑。形與慶相似而誤也。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今本薦字並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尹注非。傳封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陳先生云：一言當是省之譌。歲省者君也，與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句法相同。

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宋云：案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兄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

相總要者官謀士。安井衡云：者乃考字之誤。考官謀士爲句。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宋本朱本請作謀。丁云：實功實也。義當作議。謂量其功實，議其美善也。張

云義儀之借字儀度也。

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丁云唯此當作此唯。上文云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望案誠當爲成。姓當爲生。皆聲相近而誤。

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王云殺當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則躁作姦邪僞

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爲弑。又譌爲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王云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之。引之云茲。此也。謂道也是。

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

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惠厚不能供。丁云惠厚當作厚。惠與嚴威對文下同。

威罰之制。劉云威罰之威當爲賞。注非。

是以官人不官。中立本下官字作家誤。

善以傳善。望案傳當爲傳字之誤。說見前制令傳於相下。

若任之以事。俞云若任之以事。與下若量能而授官兩若字竝當訓乃。小爾雅曰若乃也。周語

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

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字之誤也。周禮典婦功及司儀注並云授當爲受。陳力就列。是謂量能授官也。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之以社稷之臣。義竝同。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未有夫婦妃匹之合。丁云。廣韻去聲十二霽。媿配也。匹詣切。又作躡。見管子。疑此文妃匹古本當作躡匹。陳先生謂躡是俗字。當本是媿字。而譌作躡者。

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丁云。案理上脫順字。尹注云。道術旣出。則莫不從義而順理。可證也。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劉云。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望謂名物謂正名其物也。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旣治。戰則勝。守則固。劉云。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夫賞重則上不給也。丁云。賞重當作賞賈。承上致賞則賈言。下文罰虐。承上致罰則虐言。兩句一例。

而物屬之者也。宋本屬作厲。涉下厲之而誤。

富之以國裹。尹注云。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王氏引之云。書傳無謂財貨爲裹者。裹當爲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稟。謂食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廩。

貴之以王禁。俞云。貴讀爲會。言以王禁會集之也。尹注非。

則民親君可用也。望案。趙本以親字斷句。非也。則民親君四字當連讀。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望案。波爲播之段字。言水播蕩而上。盡其動搖而復下也。波與播古字通。詳見王氏經義述聞。熒波旣豬條下。

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俞云。功當作貢。貢能於上。與歸親於上文法一例。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苟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一畝之賦。中立本賦誤富。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俞云。讓讀爲攘。竊之攘。言不敢攘竊刑賞之權也。

墳然若一父之子。陳先生云。尹訓墳順貌。墳於順義不可通。墳當爲隕字之誤。易繫辭。夫坤隕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注。竝云。隕柔貌。柔順義同。尹所見本蓋不誤。丁云。玉篇墳與隕同。蓋本

是墳字。

若一家之實。丁云實當爲長字之誤。長與是形相似。一譌爲是。再譌爲寔。因又作實耳。尹注云。若家之從長。所見本不誤。

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宋本朱本作冀幸。異冀古字通。

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宋本諂作諂。王氏引之云。官當爲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攷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是其證。張云。巧官猶巧宦。騰疑當作勝。上篇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王云。勝者陵也。本篇下文云。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卽申此文言之。

騰至則北。王云。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王云。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王云。則字涉下則百姓悅句而衍。尹讀故施舍優爲句。猶以濟亂爲句。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游。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鄺

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王氏引之云布當爲務蓋務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務與隸

書布字作帑者相似帑見校官碑因譌爲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是

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即承

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上其字可知望案疑當作不務其務其下

脫務字

此君人者二過也 丁云疑衍君人者三字上文曰此一過也

倍其官 丁云官當作言此涉上文治大官而誤尹注云巧言令色委曲從君疑所見本作言字

不誤

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丁云尹注云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疑當作明設而固守

違非索辯以根之 丁云違字疑隹之誤說文隹是也上文曰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

即此所謂隹非索辯以根之也

此禮正民之道也 丁云禮上疑脫一字尹注云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豈本作制禮邪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丁云沈疑解上伏寇二字沈猶伏也周語疑姦慝也太玄玄衝格好也是

而疑惡。得民當作得君。下文狡婦襲主之也。非。憤是言君非言民。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當作沈疑之得君也。言伏寇奪君之威惠耳。望案丁解沈疑二字是也。其改得民爲得君則非也。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蓋前貴後賤者乃上所黜退之人。姦臣欲得民心必先加恩於黜退之人。使其宣君之惡而揚己之善。因驅民來歸於己。若如丁說則下句難解矣。

狡婦襲主之情而資游慝也。丁云襲者密取之意。狡婦密取主之情。謀之所由泄也。請與情通。

宋本尹注作狡人。

沈疑之得民也者。宋本作沈疑者得民者也。丁云當作沈疑之得民也。與上文微謀之泄也句法一例者字涉下文而衍。

便僻不能食其意。張云食字與上篇婦人能食其意同。俞氏讀爲蝕是也。下文行食之徒食字同此義。或訓食爲僞非。

比黨者誅明也。劉云明字衍。

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孫云制羣臣爲句。百姓通爲句。中央之人和爲句。言爲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丁云通疑道字之誤。道由也。管子書皆以道爲由。尹注不爲通字作解。則所見

本尙是道字。言上之制羣臣百姓，必由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以文義論之，蓋和字衍。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王云：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劉云：有能有字當作又。王氏引之云：陷字義不

可通，疑當作啗。字形相似而誤。上啗其主，謂啗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嚙說秦以伐齊之利。今本脫說字，辯見史記。嚙與啗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是也。尹注非。

兼上下以環其私。王云：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

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

爲厶。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山至數

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

圖私爲務環，主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環與營同義。故環繞即營繞。環衛即營衛。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也。

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丁云：實當作惠，惠對下文威字，上文亦威惠對文。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王云：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察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並云：壹皆也。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卽不字之誤而行者。

通者質寵者從。丁云：尹注：質主也。案：寵當爲窮，通窮猶尊卑也。呂覽：貴信篇：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云：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同。注皆非。洪云：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形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滔與蹈通。楚詞：謬諫篇：年滔滔而日遠兮。王逸注：滔滔，行貌。廣雅釋訓：滔滔，行也。說文曰：趕，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王云：戒當爲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故民輕給之。丁云：之字衍，給與立爲均。明君之道，元本道下有也字。

忠臣之所行也。丁云所字衍。忠臣之行也。與上明君之道也對文。

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丁云據尹注。則政刑當作正形。齊民猶言平民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陳先生云。分民疑當作齊民。誤移食於力之下。而又上行。小人也。下文齊民食於力。即承此句而申言之。吳云。分民之民當爲也字之誤。

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朱本作禮審而義明。下文同。

雖有偏卒之大夫。丁云偏卒皆副佐之義。左襄三十年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卒與倅同。說文倅。副也。周官車僕注。萃猶副也。萃倅亦同義。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謂職居副佐者。不敢冀幸。踰倫等。僭居正位也。尹注大繆。

民流通則迂之。王氏引之云。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蕩。則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

雖有明君能決之。雖與唯同。

頃時而王不難矣。望案。頃當爲須。說見法法篇。

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劉云。威乃戒字誤。丁云。威乃威字誤。詩正月傳。威。滅也。君臣上篇。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是其證。

明立寵設。宋本明立作明妾。丁云尹注云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是所據本作明立設寵。與下禮私愛驩對文。惟立字當依宋本作妾。明猶尊也。牧民篇明鬼神祇山川與此明字同義。寵亦妾也。此句指妾寵。

言下文禮私愛驩指妾寵所生子言。

內有疑妻之妾。宋云疑讀爲儼僭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儼僭也。

此宮亂也。長短經十二引此。宮亂作家亂。下家亂作宗亂。

羣官朋黨以懷其私。丁云懷當是環字之誤。上文云兼上下以環其私。環讀爲營。則失族矣。治要族作彊。

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丁云趙本於直字官字絕句。非也。此皆六字爲句。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二句對文。上文妻必定。子必正。二句亦對文。定正聽敬皆均。中卽忠字。

有小人之亂。丁云下文三言小民當據改。

宮中亂曰妬紛。朱本紛作分。下同。

大臣亂曰稱述。丁云爾雅曰稱好也。述遂古字通。

中民亂曰讐諄。張云諄疑當作諄。諄亦亂也。下云讐諄生慢。則諄義亦與悖近。尹解爲諄質。謬。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王云：無當爲典，典常也。常事卽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作無，典字或作異。漢益州太守高頌碑游心典籍典字作異二形相似，故典誤爲無。尹注非。

近其罪伏。張云：據尹注，則其當爲期字之誤。

則士反行矣。俞云：反當爲反字之誤。反古服字。

若稽之以衆風。丁云：風與諷同。衆諷猶衆議。卽國人皆曰賢之意。風與任均。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不可遁逃以爲不善。張云：此八字作一句讀。尹注隔斷非。

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張云：莫歸問於家，言善與過，視民之譽毀，不必問之家人。

欲改家爲我，非也。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王云：來當爲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又修靡篇。

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爲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

焉，來亦當爲求。下文云：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卽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

之，來亦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來字作來，求字或作求。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來蕩陰令

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勞，求字作求，皆與求。二形相似，故求譌爲來。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字相似，唯首書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來字不同。呂刑惟貨，惟求馬注云：求，有求請，賕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不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尹注皆非。望案：朱本作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今本倒亂我託可惡四字在下，當從朱本。

愛且不能爲我能也。張云：下能字讀如不相能之能，義與得同。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望案：後人據此謂管子是周末書，考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云：

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謂夏時人則非吳之西施明矣。

不能以爲可好。宋本無可字。

去惡充以求美名。俞云：呂氏春秋正名篇，淮南子主術篇，高注皆曰：充，實也。求乃來字誤，謂自

我而去者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上文怨氣云云，皆惡之實，惡充與

美名去與來，皆相對成文。

滿者漚之。洪云：漚當作溢。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漚也，釋文云：漚本作溢，古字通用。形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

義相對望案，漚疑是泄字之誤。

治身之節者惠也。丁云：惠與慧通。尹注云：懷智之人亦作慧解。

有善而歸之民 元刻之下有於字。望案元刻是也。上文有過而反之身之下亦當有於字。今夫桀紂不然 治要作則不然。今本脫則字。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王云治要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匠人有以感斤櫨故繩可得料也 王云料當爲斷斤櫨所以斷繩故曰繩可得斷。隸書料字作斤。其右邊與斷相似。俗書斷字作斷。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斷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斷者。史記淮陰侯傳大王自料薪序善斷是也。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斷。

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 丁云嘗試二字涉下嘗試往之中國而衍多怨爭利。承上除怨無爭言之相爲不遜。承上修恭遜敬愛辭讓言之古音之真對轉。遜與利身爲均也。張云則不得其身與上則不失於人矣一例。身與人爲均句末疑脫矣字。

吉事可以入察 王云察當爲祭。宋說同。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 望案中國二字衍。諸夏卽中國不得於諸夏之上更言中國也。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俞云上之字衍。

仲父之病病矣。望案當依呂覽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鄭君注論語子罕篇曰：疾甚曰病。故臣且謁之。王氏引之云：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堂巫。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呂覽知務篇漢書古今人表作常之巫。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治要和作味。是。

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治要首子作子首。韓子難篇同。今本誤倒。

公喜宮而妬。王氏引之云：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豎刀自刑而爲公治內。左傳史記

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妬而好內。是其證。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閒不容數日之行。王云：此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

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不愛。安

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爲不久。蓋虛不長。王氏引之云：爲卽僞字也。兵法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成九年左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史記封禪書僞與虛正相

果是僞書。漢書郊祀志作果爲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僞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爲。僞與虛正相

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務僞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務譌作矜。尹注非。洪說同。

其生不長者 望案長當作良聲之誤。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 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王云治要是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

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憎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遂堂巫而苛病起兵 王云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作曲爲之說。非也。治要及呂氏春秋皆無兵

字。

吾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 宋本無於字。

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 尹注云幘所以覆輪也。王云尹以幘爲鞞鞞淺幘之幘。非也。幘謂帊幘

也。廣韻帊帊幘通俗文曰帊三幅曰帊普駕切今人言手帊是也。方言曰襜褕謂之幘。郭璞曰卽帊幘也。廣雅曰幘帊襜褕幘

也。說文曰幘蓋幘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幘以冒面而死。事與此相類。幘卽幘字也。帊

幘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幘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輪也。

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洪云十一當爲七。因字形而譌。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

七伯者字之誤也。戒篇公死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

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葬以楊門之扇 丁云呂覽作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尹注云謂用門扇以掩葬也。疑所見本

亦是蓋字。故以掩釋蓋也。

闔不起爲寡人壽乎。治要御覽禮儀部十八引。闔俱作盍。古字通。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王云。上二句當依

治要作使公毋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於魯也。在於魯與在於莒對文。莒與魯

下爲均。今本出而在於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均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御覽人部一百引此。竝

作在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張云。案此節文

義當在管仲有病節前。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吾亦鑿焉。册府元龜二百四十二列國君部引鑿作監。下文同。張云。亦疑以字之誤。下文有道

之臣節。吾以鑿焉。朱本誤作亦。卽其證。

君胡有辱令。册府元龜令作命。

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册府元龜收聚作收最。

固其武臣。册府元龜固作因。安井衡云。古本其作大。

形正明察。朱本形正作刑政。

四時不貸 丁云貸當爲賁即貳之借字也他得切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 朱本君上有吾字

以繒緣繒 册府元龜引繒作繒王云繒當爲緇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緇正

相對是繒爲緇之譌也緇從留聲繒從齋聲隸書齋字作靑留字或作靑玉篇留或作靑集韻

之變體也二形相似故留譌爲齋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蓄亦當爲蓄曲蓄蓄

水之曲處也蓄水東流過臨蓄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經注見水故有曲蓄之名若後人之言曲江

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謂塞三川也小雅魚麗傳土不隱塞正義曰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塞曲蓄以灌齊都也

輕重甲篇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蓄亦當爲蓄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之有蓄

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尹注曰刻石刻其蓄石蓄石蓄石皆蓄石之譌也又輕

重丁篇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

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舊本叔譌作收辨見輕重丁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

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舊本帛布譌作泉金辯見輕重丁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齋

而求民鄰財之道也齋亦當爲留留災字史記秦始皇紀留害絕息今本留作留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婁機班馬字類引此並

作留漢冀州從事郭君碑降此烟留字亦作留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陳先生云。宋本作已語我其惡。今本多增六字。已語我涉上文。旣已語我而誤。已當作亾。亾與無同。無猶不也。言不以惡語我。吾豈知其爲善也。望案。册府元龜引與今本同。

讒賊是舍。册府元龜舍作用。

無所朝處。册府元龜作就處。

不修天道。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不修先故同。說見形勢篇。

進其諛優。朱本諛作俳。册府元龜引同。

赦其婦女。爾雅釋天疏引赦作淫。

內削其民以爲攻伐。陳先生云。攻伐二字同義。言削民以自削也。尹注作伐功解。非。

吾以鑒焉。朱本以作亦。同上文。

君知則仕。册府元龜仕作事。

循其祖德。册府元龜循作脩。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册府元龜無謨字。張云。義謨皆後人妄增字。思謀爲均。

處軍則克。册府元龜克作哀。望案。作哀是也。今本係後人妄改。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故曰。

處軍則哀

酒食則慈 俞云。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或疑當作辭。非。

不毀其辭 宋本作不諱。丁云。不毀與上文不謗義復。宋本是廣雅曰諱。避也。望案册府元龜作

不諱。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王氏引之云。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為死。范睢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義

與此相近。死本作臥。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焉服於尹注。非。丁云。宋本憂作愛。

愛猶好也。牧民篇。君好之。則臣服之。王氏改服為死。案上文云。臨難據事。雖死不悔。意似複。

不斬囚己 孫云。斬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也。尹注非。王云。囚當為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莫

不引領而觀其正。今本正誤作囚。言但賓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見賢若貨 丁云。賢當為貴。見貴與見賤對文。見貴若貨。謂阿附貴者。若奇貨可居。正與見賤若

過義相反。貨過為均。

讒賊與鬪 劉云。鬪。一本作通。丁云。當作通。與上文恭下文訟從為均。

不彌人爭 册府元龜彌彌作殄。張云。彌字或作殄。與俗書殄作殄相似而誤。彌與弭古通。說文曰。

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彌人爭。即為人解紛爭也。

唯趣人詔 王云趣讀爲促詔當爲詔字之誤也。詔詔草書相似望案劉本注云詔一本作詔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意

正相承且詔與從爲均若作詔則失其均矣尹注非

迷或其君 宋本或作惑

保貴寵矜 張云疑當作保寵矜貴

捕援貨人 丁云捕疑搏字誤搏與專同

遷損善人 望案損當爲捐字之誤遷猶去也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王云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

南秦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乘辯見淮南乘爲匹耦之名故

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爲乘凡經言乘禽乘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

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望案王氏廣雅疏證云駢

與併通列也

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朱本作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 丁云乎當作矣今本脫可字矣

字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 闕

卷十一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

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橈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記二十

六白帖九十七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爲侈靡輕重乙篇有武王問于癸度令人豹褱豹裘方得入廟故

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糶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侈靡名篇又雕橈二

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缺文

可與政其誅 宋本朱本無其字望案尹注云可爲政誅其不法則尹所見本無其字可何字之

省與猶以也政征同

山不童而用贍 宋本童作同贍作揆陳先生云同讀爲童揆古贍字同字或誤作用劉績本作

山不用而童贍童用互易其所據爲流俗之本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丁云良疑食字誤尹注云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

下平是其證

不出百里而來足 望案來乃求字之誤說見小稱篇

故卿而不理靜也。中立本卿作鄉。據尹注則是卿字。丁云卿乃鄉字誤。天子南鄉。卽恭己正南面之意。下文忽然易鄉而移。今本亦誤爲卿。

其獄一跣。跣一跣屨而當死。王氏引之云。跣讀爲扉。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臄也。方言。扉。屨也。

釋名。齊人謂草屨曰扉。字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蘆蔽之菲也。是扉爲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髮。共艾。畢。劉氏端臨曰。菲封

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曰。菲。草屨也。引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

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履雜扉。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扉屨也。一跣扉。一跣屨。謂足箸一隻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扉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屨。屨卽屨也。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俞云。今周公當作今用法。字之誤也。尹氏

作注時未誤。故云今用法。謂時所用法也。因法字奪水旁。但存去字。與公相似。而誤爲公。後人

疑用公二字無義。妄於用下加口作周耳。王氏引之云。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斷指斷首斷

足之罪人名。滿於計簿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

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

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

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

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

師擁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丁云：民不服當連上而死爲句。尹讀非。張云：當作而民死不服，字誤倒耳。

非人性也。敵也。張云：此謂法玩則敵。尹注時爽非。

地重人載，毀敵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張云：此文錯簡。大昏也。二句當承養不足之下。事末作二句當承游諸樂之下。樂乃末字之誤。民興之當爲民興化。蓋言庶而不富，民生困敵。故如在大昏博夜中，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末，卽下文所謂侈靡也。事末作而民興化，卽下文所謂興時化也。上名下實，卽下文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

賤有實，敬無用。陳先生云：敬乃苟字誤。苟與亟同。後人不識苟字，因改苟爲敬。下敬珠玉亦當作苟。

則人可刑也。張云：刑疑制字之誤。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王氏引之云：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卽而也。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非。

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王云：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

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中之陰。尹注非。

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王云。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謂强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而誤。丁云。大戴禮勸學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乘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乘者以手持禾。有收取之義。王改牧爲收是也。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爲收。謂漁民財以自富也。

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臍然若謫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俞云。動人心之悲之字當作以。與下文動人意以怨一律。涉上句有之字而誤耳。藹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藹然若夏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動人意以怨。當承夏雲句下。與上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臍然若謫之靜下。臍然句不可解。疑當作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謫耳。臍乃寫字之誤。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因改爲臍矣。乃卽及字之誤而衍者。及讀爲爰。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吸。注引韋

昭曰。吸。動貌。寫然若高山。吸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

人所生往。丁云。疑當作則人生善。今本人所二字。所乃則字誤。又誤乙二字。往卽生字之誤。衍又脫善字耳。尹注云。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可證今本之誤。張云。當作人心所往。猶云衆所歸往也。

身必備之。丁云。備乃備之誤。備與服同。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法法篇。先民服也。荀子宥坐篇。上先服之。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張云。賢者二字疑當在句首。謂賢者在上。如秋雲之始。見不肖者仰而化焉也。今本誤倒。

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張云。使猶用也。使其賢當句。謂用賢以化不肖。如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尹注失其句讀。因失其義。

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丁云。少則之則當作行也。字衍。去則當作正行。正與政通。少字衍。尹注。亦無當。讀今夫政則少行。若夫成形之徵者。正行可使人乎。下文云。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又云。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是其證。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丁云。此承上文愛而無親言之。左字卽有之譌。親有用

者親近賢者也。無用則辟之者遠去不肖也。若相爲兆怨句屬下讀。衍有字尹注下文危本不稱句云。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管子文義本如此也。張云有疑當作右親左右句用無用句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兆疑仇字之譌言親用小人則賢者避之而去若避仇怨也。

而祀譚次祖。丁云譚與覃通。祖疑神字誤。次神當爲神次。下文云知神次者操犧牲與珪璧以執其罌。此涉下祖字而誤。

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張云兩論字疑皆當作諭。諭通作噏。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論字亦然。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丁云尊始論行論威不可言薄德疑當作博德猶大德也。史記張儀傳欲王者務博其德下文言政行可王皆指大德之君言。俞云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當作所。隸書所字作厝與府相似而誤。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丁云論與掄同擇也。擇而使之此政行也。望案宋本形作刑行誤作衍。

必辯於天地之道。安井衡云下句言地此地字當衍。

仁以好任。王氏引之云任當作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此承上士可戚而言且仕與事爲均。尹

注非。

人君壽以政年 丁云政當爲致。

六畜遮育五穀遮孰 洪云遮讀爲庶古字通用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鄭止奢反謂蕃遮

禽也爾雅釋詁庶衆也尹注非。

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變而足以成名 丁云卿當爲鄉俞云管子意謂鄰國之君俱賢

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鄉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鄉而移二句皆謂變而

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

承弊而民勸之 宋本民作名丁云承當爲拯言拯救其弊。

慈種而民富 丁云慈讀曰滋說文茲草木多益滋益也種殖蘩茂故民富一曰滋亦種也楚詞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注滋蒔也一切經音義三滋古文孖穉二形同玉篇穉益也與滋同一曰

蒔也。

應言待感 張云言疑肯字之誤肯古時字下文云變之美者應其時。

故日月之明 俞云故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放日月之

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應風雨而種 張云種疑動字誤。

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丁云形勢篇曰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地之配也此醜字或

配之誤。

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丁云稅當爲𧈧輕重甲篇請文皮𧈧服而

以爲幣乎尹注云它臥切落毛也廣雅𧈧𧈧解也𧈧鳥易毛也方言𧈧易也郭璞注云謂解𧈧

也江賦產𧈧積羽李善注曰字書曰𧈧落毛也𧈧與𧈧同說文𧈧蛇蟬所解皮也莊子寓言篇

云子蝟甲也蛇蛻也𧈧𧈧蛻蛻竝同義𧈧之言隋也𧈧之言脫也蛇蟬所解皮曰蛻鳥獸所脫毛

亦曰𧈧矣傳與附同革猶皮也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又云轉去毛皮也詩羔羊傳革猶皮也疏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言之異散文言之則皮

革通云民之變化辟若鳥獸之脫毛變而不能變辟若鳥獸所脫之毛仍附於其皮其皮不能去

舊更新所謂有革而不能革也上革字指皮革言下革字指革更言尹注誤。

民死信諸侯死化 張云死疑服字之誤承上不可服而言篆文𧈧與𧈧形近化疑當讀爲貨下

化𧈧同。

請問諸侯之化𧈧𧈧也者家也 張云𧈧與幣古通家疑帛字之誤古文四聲韻引古文家作𧈧

與帛形近說文云幣帛也。

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張云此家字疑當作斃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 王云下君長二字因上君長而衍尹注可證丁云來疑求字之誤獵取也虎豹之皮用猶周官言邦國之財用耳尹讀用字下屬非

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 朱本無力字丁云幣字衍上金玉與上甲兵對文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 丁云尹注行字句案十一字當一句讀上文云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飲食者也侈樂者也 張云二者字疑衍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宋本朱本功作力

故嘗至味 宋本至作致

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橈然後爨之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雕橈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橈橈橈題高誘注橈緣橈也大戴記保傳篇二十八以象列星注橈

蓋弓也一切經音義燎古文橈同段先生云橈當爲燎庭燎大燭也爨然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 張云不字疑衍丹沙之穴塞則商賈不處者言利原塞則求利者皆將他往也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張云言富者能不恤其財則貧者不憚其勞也。尹注非。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丁云百當爲不此涉上文百姓而誤振與賑同給也。張云怠疑當作治言此百姓之所以爲生不待上之振而自以得食蓋當以財貧以力相交易而各得其所也。尹注非。

爲之畜化。張云此化字當亦讀爲貨。

用其臣者。王云用其臣者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爲句非也。

父繫而伏之。王云父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誤。又者承上之詞望案宋本繫作擊。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丁云時當爲利尹注亦作利春秋之利若春秋收以斂繪帛夏貸以收秋實以及秦春秦秋斂穀之說皆是也。張云時當作財古同部字形相近消疑消之段字說文云捐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橋捐說詳段注。

有雜禮我而后居之。王氏引之云有讀爲又亦承上之詞禮我當爲禮義脫其上半耳。俞云有當爲肴之壞字肴雜二字連文輕重乙篇有雜之以輕重與此同誤。

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郟。俞云國亡之郟當依注作亡國之郟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強而可

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招請者請讀爲情。招如周語招人過之招。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廉以標人者標讀爲剽。說文曰剽。砭刺也。言恃其廉而傷人也。荀子法行篇云廉而不劌。注云劌傷也。是廉以不傷人爲貴也。堅強以乘六六乃下字之誤。周語韋注曰乘陵也。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者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據尹注位乃任字之誤。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耳。

故法而守常 王云故法當作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

好緣而好駟 洪云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周禮典瑞駟圭璋璧琮之渠眉。注駟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駟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丁云緣順也。駟猶麤也。下好當爲棄。尹所見本不誤。注文可證。

變其美者應其時 王云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爲文。尹注云事

應其時。故變美也。是其證。今本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承從天之指。望案從字衍。蓋一本作承。一本作從。校者誤合之耳。下文同。

辱舉其死。丁云辱與蓐古字通用。方言廣雅竝云蓐厚也。金神曰蓐收亦以厚收爲訓。左昭廿

九年傳祭法蓐收釋文本作辱。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俞云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字乃門字之誤。辱知下

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辱

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辱。皆舉此文而釋之。因傳寫脫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

二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

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丁云吉疑倍字誤。太玄陰陽啟倍注倍音化。

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丁云辱舉其死。冢上文而解其義。與其人同公事。則

道必行。失字衍。言重舉死士與同事功。則道必行也。

柰其辱辱。俞云柰其辱三字。卽下文執其辱三字之誤。而衍者。執字缺壞。止存左旁之柰。因誤

爲柰矣。辱字當連下知神次者爲句。

家小害以小勝大。張云家疑當作冢。冢古蒙字。

員其中辰其外。陳先生云：員與辰對文，辰有廉隅之義。說文：脣口端也。毛詩傳：潛水隲也。竝與此辰字義近。作辰者，段字耳。尹注失之。

而復畏強長其虛。張云：七字作一句讀。畏強者示之以弱，因以長彼虛憊之氣也。此篇故多陰

符家言。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張云：物如射禮物，長如筥之物。射者所立處也。窺彼盈虛，以爲進退。所謂

陰謀者也。

百姓誰敢敖。宋本無敢字。丁云：宋本是也。誰乃謹之誤。寫者脫去舊字上半耳。荀子：彊國篇亦

云：百姓謹敖。楊注：謹，喧譁也。敖，喧噪也。敖亦讀爲噉，謂叫呼之聲。噉噉然也。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王云：天下之所宥，當作天之所宥。天與人鬼對文，

不當有下字。宥，讀爲自天祐之之祐。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爲富字之

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富與宥戴爲均。富古讀若背，宥古讀若異，竝見唐韻正。擇人

天之所戴。天字涉上文天下而衍。當據尹注刪。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張云：短字疑亦當作強。齊下絕句。強與強而立齊，謂強臣相結而竝

立。若魯三桓晉六卿，故下文言御之之術。尹注：齊國連文，又以強爲寇賊，與下文不相應。安井

衡云據下文有爲之若何句則此國下當脫爲字

猶儼則疎之 丁云儼當作戚上文通於侈靡而士可戚然後可以與民戚皆作戚

大有臣甚大 王云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張云上大字疑作夫下大字與將反爲害均

又疑上大字不誤而衍有字

吾欲優患除害 丁云患當作惠衰記節以壹惠注惠猶善也優善卽下文潭根毋伐云云

潭根之毋伐固事之毋入深鬻之毋涸 丁云潭與覃通淮南原道注潭讀葛覃之覃毛詩傳覃

延也入當作父毋父與毋伐同義爾雅父治也父與伐爲均深當作淫多兒也楚詞沈江注鬻乃黨之譌

涸當爲鋼之譌字

十言者不勝此一 丁云十乃六字誤指上文六句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 丁云當讀兩事字絕句水地篇云量之不可使漑至滿而止又

云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無事之時積之使滿平則滿故云平以滿無事也

積者立餘日而侈 宋本朱本日作食丁云據尹注亦作食字下文千歲毋出食卽承餘食言之

利靜而不化 望案尹注無靜字疑正文靜字衍

是以爲國紀 丁云以字衍

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丁云：成功當作功成，與下事道對文。下文云：成而不信者殆。然後可以承致醉。宋本朱本醉皆作詐。朱本無承字。

毋仕異國之人。王氏引之云：仕當爲任，字之誤也。上文疎貴戚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毋任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洪云：嚚疑嚚之譌，俗作喪。蘇浪反。宋云：說文：嚚，相敗也。從人，囁聲。讀若雷。說文無囁字，而多用囁聲。囁，卽古嚚字之省。音近故亦段。嚚爲嚚。管子之嚚，卽囁字。猶言敗亡也。書仲虺古文作中嚚，當亦是嚚字之省。

未勝其本亡流而下。丁云：未當爲末，亡當爲上。末勝其本，與上流而下對文成義。兵遠而畏何也。安井衡云：下文兵遠而不畏，答此問也。則此當脫不字。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丁云：立即亡字之誤。下文亡國之起四字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而行。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張云：上之字疑己字誤。尹注云：好自勉，卽釋此己字，己與人對言。供而後利之。丁云：供而後利，與下成而無害句例同之字衍。

賤寡而好大。俞云：法法篇曰：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注曰：大猶衆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衆，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衆寡爲斷也。尹此注非。

衆而約實 張云實乃寡字誤與衆對此下三句一例尹注以實字下屬非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 王云言當爲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害言或作害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

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對爲文

尹注非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王氏引之云故讀爲古尹注曰此

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是尹亦讀故作古 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

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長喪以黜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 丁云尹注長喪句與今本不同身疑其字誤與上文對

巨瘞培 丁云培疑埋字誤

所以文明也 丁云文明上當脫一字

故有次浮也 丁云次浮當作沈浮下文云沈浮示輕財也是其證

鄉丘老不通觀誅流散則人不眺 宋本眺作眺洪云丘讀爲區古者丘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

謂老死不相往來眺卽逃之借字廣雅曰逃眺避也義本此尹注非丁云觀觀字之誤不通都

禁民流散也

乘馬句之衆制之。宋本句作田。丁云。謂乘馬爲一句之衆制之也。甸田古字通。尹注正如此讀。今本誤以制之二字屬下陵谿爲句。

皆以能別以爲食數。朱本無下以字。與尹注合。

王者上事。霸者生功。丁云。生乃上字誤。王者上事。霸者上功。二句對文。以上多不可讀。可正者此耳。

分免而不爭。丁云。免疑地字誤。

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勸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梅氏士亨云。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臣工也。宗祝之類。器。祭器也。事當作祀。乃祭祀之治也。望案據注文似無事字戰事至下死句。言成功爲上。死事爲下也。本事至省利。

句。大小臣工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祿。是食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功也。勸臣至小。

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官禮之司爲下五官。丁云。當讀尊鬼而守。故爲句。本。

篇云。法故而守常。故與古同。高功而下死。高當作尙。下文上義。上亦與尙同。本事食功而省勸。

臣利字衍。朱本無利字。原本其事之有功者而食之。所以省試而激勸之。即周官以功詔祿之意。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凶茲適。丁云：君當作羣。下當作不。方與上下文義融貫。惠氏禮說云：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它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凶而已。姑存備攷。俞云：掌疑黨字誤。祭禮有賓黨、主黨、疑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殺。丁云：敬祖疑當作敬宗。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朝乃明字誤。謂收聚宗族以明親疏之殺也。

故不送公。王云：故當爲胡。尹注非。

吾不欲與汝及若。望案：汝字當依上下文作女。

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丁云：汚殺事人，卽降身相從之意。檀弓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注：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布織不可得而衣。宋本織作職。古字通。

故雖有聖人惡用之。宋本無有字。

能摩故道新道。宋本朱本摩作靡。古字通。張云：摩讀如揣摩之摩。謂揣摩於新故閒而用之。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洪云：苴當爲莫字之誤也。與下文莫盡如

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善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都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丁云。宋本朱本鄙富上衍貪字。尹注云。言朝國貧而邊鄙富。是所據本無貪字。尹注直美於朝市。國句云。邊鄙之邑必苞苴財物好遺朝。以市權利。是國字又涉下文國富而衍。以下文莫盡如市句例之。恐市字亦衍文。

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張云。此文疑有錯互。當云勸者所以起末而善本。末事不侈。本事不得立。此卽上文所謂省諸本而游諸末也。

惡得伐不服用。丁云。用乃國字誤。國與得均。尹注云。欲伐不服國。必待賢能。今本尹注服國二字。譌作損用矣。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宋本無不字。今本衍。

千乘有道不可修也。望案。修疑備字之誤。備與上國得爲均。

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丁云。當作惡得不伐。與上惡得伐句相對。下得字涉上惡得而衍。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丁云。禮記王制注。今時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疏云。蓋謂舍宇。

然則百蓋猶百室與。千聚疑當爲十聚。乘馬篇方六里曰暴。有社。五暴曰部。五部曰聚。一聚積

二十五暴。當有二十五社。無社焉得不謂之陋。若作千聚。恐無此大也。

有一事之時也。宋本朱本有下無一字。

緣故修法以正治道。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任之以事因其謀。元刻因上有而字。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宋本朱本敗下有事字。丁云事曰二字乃費字之壞。尹注云但經一日敗

費千金是其證。

行人可不有私。丁云疑當作行人不可私。與上文候人不可重句例相同。有字及下文不可私

句皆衍。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望案實當從朱本作寶說見七法篇。

無使其內使其外。俞云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使其大一例。

使其大。張云大當作外。此與下使其小分承上文言之。

椽能踰則椽於踰。張云椽當爲掾。史記貨殖傳陳掾其閒讀如緣。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丁云上文云交於上能。又云使能。能卽賢能之能。宮乃官字誤。言賢能皆

官則守而不散。尹注守上無不字。權修篇云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前後不慈。丁云慈讀爲訾。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七臣七主篇。貧富之不訾。淮南原

道息耗滅盈通於不訾。吳云當作不愆。愆古字作憊。與慈字形近致誤。說文愆過也。左傳云失所爲愆。

重不可起輕。宋本起下無輕字。望案此涉下文輕重而衍。

毋全賞好德惡亾使常。丁云亾同無。使字涉上行好德惡無常。言全賞必窮不能久也。

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丁云哀當是愛字之誤。

加功於人而勿得。丁云得與德同。正篇云利民不德。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丁云據尹注無察字。張云察疑際之誤。下文曰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正承此文言之。

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張云鼎當作泉。隸書鼎字或作晷。與泉字形近而誤。

水泉與下壤地對文。

求珠貝者不令也。洪云令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兄遺利。朱長春云兄古況字。

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張云六字句。謂動而化。故從新也。

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綏生至自有道。安井衡云當以至貞生至信爲句。至信生至綏爲句。

今本信誤言生誤往今訂正。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丁云天地二字涉下文天地之極而衍。尹注亦無。能與化起而王用。安井衡云王當爲善上下壞殘特存其中下文善用乃述此句也。則不可以道山也。丁云山乃止字誤。尹注云則不可以常道格之格卽止字之訓。小爾雅曰格止也。下有其富饒取類於山也八字乃淺人妄增非注文所本有。

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望案萬民二字當衍。

人死則易云。俞云廣雅釋詁曰云有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卽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者族葬故有死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士云矣亦言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

然後移商人於國。安井衡云古本人作入。

不擇君而使。張云君疑羣字壞文。

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丁云則當爲取。尹注不誤。

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孫云廛當作塵。尹注非。丁云依乃倍字誤。

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 丁云而君臣相四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相親則君

臣之財不私藏承上文上侈而下靡言之尹讀大謬

魚鼈之不食餌者 孫云餌當作餌

士之自治者不從聖人 張云從疑待字誤

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 王氏引之云能亦而也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強而

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

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

書多以能而互用詳見經傳釋詞且牧與服爲均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

失其均矣

然後運可請也 元刻無可字可字衍文丁云請當爲謀字之誤下文夫運謀者知運謀皆承此

文言之

以天事神以神事鬼 張云疑當云以事天神以事神鬼

故國無罪 張云罪疑罰字之誤

智運謀而雜囊刃焉 雜一本作離

地陽時貸。丁云當作陰陽時貸。貸與代通。下文云其陽厚則陰寒。

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丁云尹注時冬時又云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疑今本其下脫時字。

將合可以禺。洪云禺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張云曲疑典之誤。

夫陰陽進退滿虛凶時。宋本作時凶。

惟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張云不歲二字疑衍。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朱本精氣作之氣。尹注同。

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兪云據尹注三者竝列進退上不當有之字。之字衍也。

周鄭之禮移矣。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句。

則周律之廢矣。望案當作則周之律廢矣。此誤倒耳。

鐵之重反旅金。丁云旅疑於字誤。

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王云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

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爲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爲政而人君日退。其亂之極。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

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

視之亦變。愈云亦乃天字之誤。篆文作天，與天字相似而誤。視之天變，與下觀之風氣兩句一律。

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燔有時而燻，有時而胸。愈云古之祭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卽上文所云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燔。丁說燔卽熹字。鄭注樂記曰：熹猶蒸也。胸當作胸，說文曰：胸，日出溫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望案據尹注，則正文鼠下無應字，華下無若字，當於實字名字絕句，然其義不可解。

管子校正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嗜欲充益 王云充益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均。道字合均。讀若時。下文上離其道。與

均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爲均。恆彖傳久于其道也。與已始爲均。月令母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爲均。凡周秦用均之文多如此。讀不可枚舉。此以盈聲爲均。此篇

中多用均之文。

故曰上離其道。望案此故曰二字乃涉後文而衍。

毋代馬走 後文毋上有君字。

使斃其羽翼 陳先生云羽字衍。使斃其翼。與使盡其力。皆四字爲句。力翼爲均。尹注云盡力斃

翼其所見本無羽字。

掃除不潔 宋本潔作絜。下潔其宮同。說文無潔字。作絜爲正。

神乃畱處 宋本乃作不。丁云當從宋本。下文云不絜則神不處。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王云。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求之者不得處之者。俞云。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所據本未衍。張云。處上疑脫其字。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無形謂之道。王云。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

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

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臧也。故去知則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奚無臧則奚設

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

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沖詠

史詩注。引此。竝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念孫案下解云。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

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親疎之體。丁云。當作親疎有體。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體猶分也。

簡物小末一道。丁云。末疑大字之誤。六字作一句讀。

殺僂禁誅謂之法。中立本僂作戮。

直人之言。王云。直人當爲真人。說見下解。

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 丁云。又卽上文人字之譌。衍下解無。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俞云。伐乃貸字之誤。貸字缺其下半。作代。又誤爲伐耳。據下解云。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乃不貸之誤明矣。月令宿離不貸。注云。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象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貸字與上文色則爲均。

開其門 張云。下解開作闕。疑闕字之誤。此言收視返聽也。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 王云。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解有。

不與萬物異理 王云。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下解無。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王云。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誦通。說文曰。誦。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王云。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張云。王氏衍首故曰二字是也。下故曰君當絕句。此正解上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下文位者謂其所立。是解位字。尹注以君字屬下句。非。

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張云。此文語不可解。疑上能字當作人。誠乃試字誤。能字古讀若耐。與試爲均。

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丁云。案觀下疑脫其則二字。上文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僉云。此精當爲情。蓋世人唯以情爲主。故必去欲而後宜。宜而後靜。靜而後精。精而後獨立。若作所職者精。失其指矣。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王云。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

修之此莫能虛矣。張云。能讀爲而。而如古通。

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王云。故下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

求無臧則奚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無慮則反覆虛矣。張云。覆當爲復。篇末云。復所於虛。

無形則無所位。王引之云。位。趕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下同。低。趕卽抵。梧也。說文。梧。逆也。漢書。司馬遷

傳。或有抵梧。如灌曰。梧。讀曰。趕。相觸。迂也。梧。梧。迂。趕。竝字異而義同。凡物之有所抵梧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梧。故下

文云。無所低。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

食貨志。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

字作伍。干祿字書曰。五。氏。上通。下正。諸從氏者。竝準此。形與位相似。因譌而爲位矣。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張云。職。識古通。段字。知字似衍。

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丁云。其謂當作謂。其下文謂其所以舍。謂各處其宜。謂有理。皆謂字

在上。以與已同。

以無爲之謂道。望案。據尹注。則以字衍文。

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王引之云。之理二字。因注而衍。閒者。上又脫無字。無閒者。謂其所

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閒者。謂德卽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閒也。尹所見本已脫

無字。故以爲可閒。豈有上言無閒而下又言可閒者乎。失之矣。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 各一本作名。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王氏引之云。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

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

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

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為二也。殆不可通。

法者所以同出 俞云。出疑世字之誤。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若作出字。則義不可通

矣。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王云。此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願也。上文真人莫人當為真人。隸

書真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袁甘泉戴侯莫搖漢裴莫搖作真粘朝

大真路史疏佗紀曰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其皆真人之譌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

疑有脫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宜即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歸

後應之。不先為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為真之譌。

又不知不宜即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為句。不宜言為句。而強為之說矣。

因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願也 俞云。上願字當為取。取有為義。故尹注云。非吾所為。此與上文應

也者三句相對成文。下文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正申此義言之。是其證。
闕其門。孫云。闕當依上文作開。

去好過也。丁云。好過當作好惡。好惡謂私也。上文云。去私無言。又云。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韓子揚權篇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王云。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王氏引之云。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

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合蓋令之譌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

爲均。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均。

未於能。丁云。未乃本之誤。本始也。

故曰不怵乎好。丁云。不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恬愉無爲句上。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丁云。物字當連下爲句。尹注非。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俞云。爲當讀爲僞。尹讀如字。非。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萬物畢得 元本畢作必。

是故曰 元本無是字。

無以物亂官 宋本無作毋。張云。此官字謂耳目口鼻之官。尹注非。

此之謂內德 朱本德作得。內業篇同。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王云。此以兩治字絕。

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丁云。當以思之思之句。不得上又脫思之二字。內業篇曰。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證此。可知其有脫字矣。

執一之君子 望案。內業篇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此文當有脫字。

至不至無 張云。上至字疑。當作本無字衍。

破世不亡 望案。亡當作忘。古字通。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安井衡云。不化不當重出。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

亡。強方明爲均。

金心在中不可匿 劉云。當依內業篇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下文金心之形。當依內業篇作心。

氣之形。此作金字誤。尹曲爲之說。非也。俞云。內業篇文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全字金字皆。

正字之誤。正心者誠心也。正誠古通用。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王云。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

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知下當有於字。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曰。知猶見

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色。挈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

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人不曉知字之

義而加之也。又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

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齊策齊王知於顏色。今本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

害於戈兵。內業篇。戈作戎。

不言之言。內業篇。下言字作聲。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俞云。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承上

文正心之形三句而言。

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俞云。貨當作賞。與刑相

對。爲文。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守禮莫若敬。丁云。守禮莫若敬。下脫守敬。莫若靜句。當據內業篇補。下文外敬內靜。卽承此二

者言之。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裹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

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王云：以為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為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即承此句

言之。劉以為缺泉字是也。裹，裹遂通，通當為達，達與竭為均。內業篇亦被服四固，當作被及四

固。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為服。傳

十四年左傳子臧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固與固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固即圉字也。說文：圉，圉所以拘罪人，今經傳

皆作圉，左氏春秋定四年，衛孔圉，公羊作孔圉，淮南人閒篇，使馬圉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圉作圉。孫炎注爾雅曰：圉，國之四垂也。此言被及四

固，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固者，變文協均耳。一言解

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為均，尹注皆非。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尹讀建當立為句，有以靖為宗為句。注云：凡所建必

建，其當立者也。王云：尹說甚謬，當當為常，有當為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首為句，以靖為宗為

句，首即道字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為均。凡九經中用均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詞及老

二徐不曉古音而割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道從首，聲。今本無聲字者，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缶，故說文寶從缶聲。大雅崧高篇：以作爾寶，與舅保為均，保亦

讀若缶管子侈靡篇百姓無寶與首爲均呂氏春秋侈樂篇不知其所以知建常立道者建亦之謂棄寶與道咎爲均韓子主道篇靜退以爲寶與道巧咎爲均巧讀若糗

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常立道以靖爲宗靖與靜同以時爲寶以政爲儀也政與正同儀法也言以正爲法也尹以政爲政事之政亦非

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爲常非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卽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爲儀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當亦當爲常尹注同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王云隨當爲墮字本作墜方言曰墜壞也呂氏春秋必己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誤尹注非

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丁云明君二字衍下文但言聖人卽蒙此文言之不當有明君二字

物至而名自治之王氏引之云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王云案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涉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

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王云。其人之人。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

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洪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身對。尹注非。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丁云。兩義字當作者。與上文兩者字一例。信古伸字。

則民反其身。望案。民當讀爲泯。詩桑柔傳曰。泯滅也。反及字之誤。泯及其身者。言滅亡之禍必及其身也。左氏昭十八年傳。里析曰。吾身泯焉。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朱本入者下有而字。俞云。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脫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也。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劉云。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卽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王云。郭璞注。穆天子傳曰。顧還也。下文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反無成。

有中有中。王云。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爲又。經傳通以有爲又。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義與此同。望案。據

注當作不中有中。

無成有貴其成也。王云：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即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巨之徒滅。丁云：巨當為成，承上有成無成言之。

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王云：已無已當作亾己。亾與忘同。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亡歸，趙襄秦之欲伐韓梁，東

闕於周室，其唯寐亡之，苴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亡，呂氏春秋：權勸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忘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

漢書忘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是

其證。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

同也。今本作己無己者，俗書亾字作亡，與己相似。下文又有己字，故亾譌為己。兩己之間，又衍

無字。無字涉上文無成而衍。遂致文不成義。俞云：己無己，猶云我喪我也。尹注云云，乃說其義如此。王謂

當作忘己，似非。

空然勿兩之。元本無勿字。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撻之。元本撻作搖。中立本下夫字誤作人。王云：撻當為撻。撻古搖字也。見

法篇擔 棘書搖字或作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因譌而為搖。淮南兵略篇推其檜檜。擠其揭揭。捨亦搖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搖竿而欲定其末。搖字又為作擔。蓋世人多見搖。少見搖。故傳寫多差也。朱本徑改搖為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劉云。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尙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為風殊不可解。

灑乎天下滿。宋本灑作洒。丁云。滿字衍。上下文皆四字為句。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王氏引之云。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色與上文塞字為均。知訓見義見心術篇

鞞乎其園也。丁云。鞞本作鞞。乃廓字之段借。說文有郭無廓。度地篇云。城外為之郭。釋名釋宮

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廣雅。廓。空也。華嚴經音義引通俗文。廓。寬也。釋名釋弓弩。牙外曰郭。

為牙之規廓也。卽所謂鞞乎其園也。太玄玄錯云。廓無方。卽所謂鞞鞞乎其莫得其門。

能守貞乎。張云。貞當為真。真與人為均。

上聖之人。王云。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上。不屬下。尹注非。

物至而命之耳。劉云。耳語辭。注以為耳目之耳。屬下為句。非。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丁云。下至字當作正。上文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此承物至而命之句。故言至於正也。名至於正。教亦可存可亾。所謂聖人無事也。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王氏引之云。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均。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后解。王氏引之云。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觸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觸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觸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丁云。當作觸可解不解而后解。此句原本尙不誤。惟可字移在不字下耳。說苑雜言篇。百人操觸。不可爲固結。蓋觸可結。故可解。若云觸有解。則不詞矣。

爲善乎毋提提。孫云。毛詩葛屨傳曰。提提。安諦也。淮南說林訓。提提者射高。注云。提提。安也。爾

雅釋訓作媿媿言爲善者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 俞云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愜說文曰愜快也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正與上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

知人曰濟 張云濟疑當作齊齊速也即徇通之義齊與稽爲均。

可爲天下周 俞云周字無義疑古文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

內固之一可爲長久 丁云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長久也尹注云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亦無一字張云長久當爲久長長與下王字爲均。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 丁云精者明也壁當作辟辟開也通也堯典闢四門史記作辟請者情之借字。

臥名利者寫生危 馬氏瑞辰云寫當訓憂謂寢息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非此說引爾雅見郝氏

義疏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 王云任即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

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王云交當爲友亦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友相似仕子友爲均友古讀若以說見唐

正韻

而莫之與能服也。安井衡云：古本無與字。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俞云：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以徧釋周，是其所見本未誤也。唯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

無遷無衍。丁云：衍與延同。文選：西京賦：遷延邪睨。薛綜注：遷延，退旋也。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丁云：當作古之從同。今本誤倒。尹注云：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可證。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王氏引之云：苑與根義不相屬，根苑當爲根菱。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菱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宀，宛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菱誤爲苑。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御覽地部二十三引作地之血氣筋脈之流者，無如字。中立本通流二字誤倒。

故曰水具材也。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為大。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御覽地部同。宋本灑作洒。

己獨赴下。文選海賦注引己作水。御覽引赴作趁。

違非得失之質也。丁云。違當為隄。釋文引倉頡篇曰。隄是也。質當為素。此三句承上準也。者素

也者淡也者言之。

文理明著 中立本著誤者。

反其常者 中立本反誤及。

夫玉之所貴者 御覽所下有以字。

鄰以理者知也。洪云。鄰讀如白石粼粼之鄰。謂玉堅而有文理者。聘義作續。密以栗知也。鄭注。

續。緻也。荀子法行篇作續。栗而理續。鄰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引鄰作鄰。尹注非。

瑕適皆見精也。王云。精與情同。逸周書官人篇復徵其言以觀其精。精即情字。荀情之言誠也。子修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汗。楊倞曰。精當為情。情之言誠也。

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曰。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情字同。荀字法行篇作瑕。

適竝見情也。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光澤。王氏引之云。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茂而誤。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

璵。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璵。玉英華羅列秩秩。

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御覽珍寶部二事類賦注引搏作專。孫云說文曰其聲舒

揚專以遠聞專古敷字。

三月如咀。俞云如當作而與下文五月而成十月而生句法一例。三月而咀者以其五藏已具也。御覽亦引作而丁說同。

酸主脾。御覽人事部一引主作生。下四主字同。

五藏已具而後生肉。丁云生肉之肉當作內。內上當有五字。五內謂隔骨腦革肉。肉亦五內之一。不得專舉肉以包五內。御覽人事部引作五肉。肉字雖誤而五字未經刪去。下文五肉已具。肉亦內字之誤。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宋本隔作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

心生肉。肝生爪髮。御覽人事部引作脾生髓。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與今本管子異。

五肉已具。王云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御覽人

事部一引此無五字。望案五肉當從丁說作五內。御覽脫此字耳。

肺發爲竅。宋本此下有心發爲舌一句。朱本同。惟肺發爲竅作肺發爲口。與宋本異。五行大義

御覽引俱作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劉氏補注引文子，亦有心發爲舌句，與宋本合。

目之所以視，元刻及中立本無以字，與下文一例。

察於淑湫。俞云：淑當爲嗽，湫當爲嗽。說文：嗽，歎也。嗽，小兒聲也。

非特知於麤麤也。王云：麤麤，當依朱本作麤粗。望案元本同。麤粗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

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麤字亦作麤，粗字亦作糶。俗作糶。又作苴。說文：糶，角長貌。從角，升

聲。讀若麤。糶，安子春秋問篇曰：縵密不能麤。苴，學者詘。淮南汜論篇曰：風氣者，陰陽麤糶者也。

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糶。論衡量知篇曰：夫竹木麤

苴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尙麤糶。竝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

能分別，故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王氏引之云：上也字及下精字皆後人所加。此乃

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

不能亡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

爲句。注云：九竅五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爲句。注云：謂人之稟氣麤

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遂使一句之中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

其精之下。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朱本無上也字及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伏闡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王云。著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是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亡。無取於著也。今作著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著字。

欲大則藏於天下。御覽鱗介部一事類賦注二十八引作欲大則函天地。陳先生云。疑古本作函於天地。

欲上則凌於雲氣。望案。尹注曰。尚上也是正文。上當作尚。中立本作尚。

欲下則入於深泉。御覽及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

生蝮與慶忌。俞云。生字衍。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世見者。蝮與慶忌。正無生字。戴黃蓋。宋本戴作載。

乘小馬。御覽地部三十七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蝮。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蝮。法苑珠林六道篇。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竝有水字。法苑珠林蝮作蝮。王云。於字衍文。上文生蝮與慶忌。生下無於字。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俞云。上文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

不絕者。生慶忌。此則當有生字。若涸川水之精者。即是螭矣。何得更言生乎。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螭。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水為精耳。

其形若蛇。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御覽引此。形竝作狀。王云。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

可以取魚鼈。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竝作可使。王云。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御覽作可以。則所見本已誤。

伏闇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王云。能存而亡。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亡。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著龜當為神龜。辨見上。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丁云。具下當有材字。上文云。水具材也。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王云。道當為適。字之誤也。隸書曾字或作首。與首相似。故適字譌而為道。荀子議兵篇。雖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適作道。

即適字

適急也。字本作適。說文曰。適。迫也。廣雅曰。適。急也。楚詞招魂曰。分曹竝進。適相迫些。是

適為急也。適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而清數語。竝與此相對為文。尹不知道為適之譌。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丁云。果訓果毅。與淖弱義相反。果疑票之誤。說文曰。爨。火

飛也。儼，輕也。輕儼，本楚人語。方言曰：儼，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伋。或謂之儼。意林引賊上有好字，弱作溺。

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意林引垢作妬。丁云：當作愚疾而好妒。疾，惡也。左傳曰：山藪藏疾。

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意林引泔作汨。俞云：說文曰：潘，浙米汁也。周謂潘曰泔。尹注謂卽

甘字。非。最字，說文曰：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最。最與最本二字。尹注訓絕，是誤。以最爲最也。望案：宋本取正作最。尹注固未嘗誤。以取爲最，特以文義言之。取字爲長。泔，最而稽，淤滯而雜。言泔汁會聚而稽留，淤泥沈滯

而相雜也。

齊晉之水。王云：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意林引無齊字。

枯旱而運。俞云：運，渾之借字。

故其民諂諛，謀詐。朱本諛下有而字。此本脫。

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意林引閒作簡。元刻同。

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心無邪。王云：一則欲不汚。本作民心正，則欲不汚。與下句對文。民心正。

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丁云：視字衍，視順形近而譌。一作視，一作順。校書者旁注視字，遂

入正文耳。尹讀視字句，非時與來爲均。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望案：路與露同，說見五輔篇。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

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愾愾而忘也。者皆受天

禍。兩王字皆當作主。王氏引之云：天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與主

臣相對爲文，各本作王非。當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

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蓋因兩言聽信而衍。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

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

主下無信字，明甚。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皆受天禍。當作皆受

天殃。殃與賞爲均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尹注云：愾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

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爲禍，遂失其均矣。丁云：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之字衍，慎使能

者善聽信者，能與信皆指臣下言。愾而忘也者，上有闕文，以意補之。當云聽不信爲忘。元本愾

而上有爲忘二字。忘與芒同。芒訓昧。與愷同義。俞說同。

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丁云。民事之事。因上文而衍。爾雅曰。接捷也。詩丞

民傳曰。捷捷言樂事也。

則爲人下者直。俞曰。直當爲德。古字作惠。脫去心耳。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尹注非。

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王云。時字絕句。發出節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

別爲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修除神位謹禱槩梗。王氏引之云。槩與幣同。幣古通作槩。見史記貨殖傳。梗禱祭也。幣梗者。梗用幣也。周官

女祝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脩除祠位。幣禱鬼

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槩梗爲槩敗梗塞。非是。洪說同。

星者掌發爲風。朱本重發字。望案。下文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

罰爲寒。當與之一例。刪者字。補發字。丁說同。

春行冬政則雕。宋本雕作彫。案彫雕皆凋借字。

行夏政則欲。宋云。欲疑是歛字。

修封疆。藝文類聚二引作治封洫。御覽天部十引作治封壇。

以風雨節土益力。丁云以字衍。

中正無私。丁云中正上脫其事二字。四時皆言其德其事是其證。

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丁云大寒乃極十二字北方一節文誤衍在此。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劉云發疑伐字誤。望案發伐古同聲通用。此十字作一句讀。

開久墳。丁云墳乃曠字誤。卽礦字之借。周官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久曠謂地久未發者開之。

以假貸與發故屋辟故窳同義。尹注大謬。

除急漏田廬。俞云除急二字衍文。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

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丁云此十二字一句讀。德賜猶德惠也。

夏雨乃至也。丁云也字衍。上文云春雨乃來。

居不敢淫佚。宋本居下有而字。

順旅聚收。洪云順讀爲慎。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慎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賞彼羣幹聚彼羣材。丁云賞疑畜字。誤兩句一義。承上量民資以畜聚言之。尹注非。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俞云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又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知此文誤。

也。

我信則克 吳云我義之壞字。

鬪譯隄 宋本隄作詔。俞云據尹注則正文當作譯。忌鬪譯者。舉之段字。說文率部。舉司視也。从

橫目从率。令吏將目捕罪人也。則舉有捕治之義。望案。忌。恭之段字。說文。恭。毒也。一曰。教也。此。恭當訓教。民私自教鬪。故捕治之也。

周門閭 孫云周當爲固。字之誤也。初學記三。御覽時序部九。事類賦注五。俱引作謹門閭。謹與。固義相近。

其德越溇。溫怒周密 王氏引之云。溫讀爲愠。愠亦怒也。尹注非。安井衡云。古本怒作愠。

是故冬三月 宋本自此至所惡必伏。在暴虐積則凶。下而以道生天地。接此文。劉云。宋本誤。捕姦遁 宋本作攝姦遁。

作教而寄武 宋本武下有焉字。與上下文一例。

風與日爭明 望案。明訓爲彊。左氏哀十五年傳云。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

則失生之國惡之 望案。文選。陸士衡樂府君子有所思行。注引漢書。韋昭注曰。生業也。失生猶言失業。

德生正 王云正與政同。尹注非。

以爲必長 安井衡云古本作久長。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治者四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共六句皆數目在下與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不一例恐經寫者致誤。

是故人有六多 望案六多疑六府之誤下文云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

六多所以街天地也 陳先生云街字義不可通街當爲衍惠氏周易述曰衍演也俞云當作術。

說文云術通街也字亦作見迴玉篇。

以開乎萬物 丁云乎字衍以開萬物與下文以總一統對文。

修概水上 中立本上作土王云上當爲土概平也謂修平水土也尹注非。

堇反五藏以視不親 丁云堇當爲謹親與上文天字爲均。

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丁云治讀爲祠羊公祠兵左氏作治兵。

貨暉神廬合於精氣 丁云古貨化同聲貨讀爲化暉當作覃覃猶被也神廬承上地位言之在

地爲化虞氏易注化主陰氣合於天之陽氣乾精屬陽也。

萬物有極。丁云當作萬物已極。與人情已得對文。此涉下文有德而誤。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宋本神龜下有衍字。陳先生云。此文及注。錯誤

不可讀。筮當爲筴。靈當爲筮。神龜與神筴對文。不筮與不卜對文。衍字當在下句內。而下句黃

帝二字又涉下文。昔者黃帝而誤入於此也。衍字當在澤字上。衍推演之也。澤讀爲釋。段字也。

釋猶舍也。凡每卜筮。必會人參立而占之。不筮不卜。故推演舍參。言不用設立占人以推衍也。

小雅杜杜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洪範曰。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

皆其義也。卜筮所以決疑明豫。不建立卜筮。而能通天地之道。故曰治之至也。心術下篇。能專

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白心篇。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御覽皇王部四引。奢龍竝作蒼龍。奢字誤。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北堂書鈔。御覽引。竝作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故使爲土師。朱本土師作工師。俞云。作工是也。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即司

工。空者。工之段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

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

昔黃帝以共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立五聲以正五鍾。陳禹謨本孫

刪立字。

孫

云。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王云。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魯頌駟篇傳曰。作始也。廣雅。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作與既相對爲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爲字代作字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訓爲始。而誤以爲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調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御覽樂部十三所引。並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爲始。故紛紛妄刪耳。

令其五鍾 丁云令與命通。命名也。

三曰黃鍾灑光 宋本朱本灑作洒。

四曰景鍾昧其明 御覽樂部十三引明作鳴。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俞云。睹疑當爲都。都凡也。望謂疑當爲諸。諸於也。

命左右士師內御 王云。士師當爲士師。見上文。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 王氏引之云。此當以賦祕爲句。賞賜於四境之內爲句。賦布也。大雅烝民篇毛

傳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下文曰發臧。古藏字。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臧也。賜賞於四境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順山林 安井衡云古本順作慎。

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 中立本水作冰。王云水當爲冰。區萌卽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贖蟄蟲卵菱 丁云贖字衍菱乃養字之誤。卵生也。養亦生也。養與萌爲均。說文養古文作羴。寫者移羊旁置於支上。羴變爲菱。與菱字相似而誤。望案宋本卵作卯。蓋非。

毋傳速 丁云顧千里云速卽躔字。爾雅鹿跡爲躔。

亡傷緇襍 宋本襍作葆。

七十二日而畢 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云

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

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尹注非。

發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 丁云當讀發臧任君賜賞以發地氣。四時篇曰

量功賞賢以助陽氣。又曰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法句一例皆取順時宣化之義。君子

修游馳出皮幣一句讀。馳乃駟之誤。駟四馬一車也。游駟猶中匡篇之游車。小匡篇曰。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游於四方。山國軌篇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游人卽游士也。彼指人言。此就車駕言。文義相合。

不誅不貞。丁云。貞當爲責。白虎通。誅猶責也。司救誅讓注。誅責也。尹注本作責正也。故其下言無所責正。今正文及注皆譌。

農事爲敬。王云。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爲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旱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亟。因譌而爲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再其說。再與稱同。今本亟再譌爲敬。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爲粵宛。洪云。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云。越散也。淮南俶真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爲散。宛古通作苑。苑皆謂鬱結。言天散其鬱結之氣。艸木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

衍組甲厲兵。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衆。藝文類聚四十七。御覽封建部八。又兵部十八引。作全組甲。全卽合字之誤。

合什爲伍 丁云爲字衍。幼官篇曰：修鄉閭之什伍。禁藏篇曰：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諛然告民有事 望案：諛然無義。諛乃讀之字誤。說文讀下引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讀讀止也。字亦作譴。廣雅釋詁曰：譴，怒也。

地競環 宋本環作環。洪云：環讀爲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

五穀鄰孰 望案：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五穀鄰孰，猶言連孰，卽所謂糞豐也。

歲農豐 丁云：農字疑卽豐之誤衍。

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 宋本無下御字。王云：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

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則發擱瀆盜賊 俞云：發字涉上文而衍。據尹注無。

然則羽卵者不段 洪云：段讀作段。說文：段，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贖，鳥卵不段。高誘注：

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段。段卽段字之省。

臞婦不銷弃 丁云：玉篇：臞，或孕字。太玄馴首曰：媿其膏，人一月而膏。媿與臞同。雍氏掌殺草秋

繩而芟之。注曰：含實曰繩。釋文：繩音孕。繩亦當爲臞字之誤。說見惠氏九經古義。

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 俞云：殺當爲發聲之誤。君危自爲句，不發又

自爲句。此文遠探上文。賸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云云而言。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遂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而注亦曲說矣。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王氏引之云。之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迷芒必其將亡。言其將亡皆

以四字爲句。且芒與亡爲均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均矣。

動靜者比於死。俞云。此與下四動字疑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重字同義。

先爲之政。丁云。政與征同。越語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與此文大同。

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天地刑之 孫云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王云貳當爲貳貳音他得反不貳不差也說文岱失常也字或作貳曹風鳴鳩篇其

儀不貳是也又作貸月令宿離不貸是也又作貳豫彖傳四時不貳京房貳作貳洪範衍貳史

記宋世家作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是也貳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爲均代讀貳則非均

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音屬脂部又輕重乙篇調則澄澄當爲澄說見輕重乙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亦常

爲貳貳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與貳字相近故貳譌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

無貳今本貳作貳月令注引此亦作貳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使不貸貸即貳字則鄭注本

貳則所見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緇衣引詩其儀不貳釋文貳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即貳

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大戴禮貳作貳大戴禮禮三貳雖譌作貳而

貳貸等字不可讀爲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毋或差貸毋有差貸三貸字呂氏春秋並作貳釋文皆音二則

并貸字亦讀爲二其失甚矣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 王氏引之云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

上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即是順若

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人不能代 朱本代作伐。張云疑作伐是也。據尹注是亦作伐。而今本俱誤作代。
修陰陽之從 望案修亦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羸羸縮縮因而爲當 丁云當乃常字誤。越語曰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
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
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常字與上文常字爲均。尹注失之。

天地之形 王云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均。尹注非。

中靜不留 丁云靜疑情字之借。中情不留。與上文素質不留同意。

形於女色 俞云女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

以待天下之瀆作也 宋本朱本之下有大字。

大周之先可以奮信 丁云尹注云奮信振起貌。案尹見本疑作奮訊。廣雅奮訊也。與迅同。

一偃一側 中立本上一字誤入注文。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朱本貴作責。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荆以斃之母失民命 吳云荆以二字涉上而衍。丁云斃之下當有脫文。與下令之遏之養之明

之句例相同。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劉云：明之毋徑當作毋使民徑。王云：劉說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

民幸文同一例。今本毋上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道以明之而衍毋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終當爲

絕字之誤也。尹注同廣雅曰：徑，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

絕其志意。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俞云：致刑與下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屬下讀。蔽與聽靜爭不

協均，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曰：庸，勞也。言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也。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劉云：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俞云：付，附之借字。言民親附而不爭也。尹注非。

出令時當曰政。丁云：時當宜作當時，與上文句例同。

當故不改曰法。望案：當讀爲常，說見心術下篇。

正衡一靜。俞云：據注文，則當作正衡靜。今本誤倒。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丁云：案政字與下服字皆衍文。能服信，承上能服信。

乎句。能日新。承上能日新乎句。服信猶信服。上文云服信以聽是也。尹注云能行信正。非能日新句指德言。此涉上文服信而衍服字。義不可通。尹注云能行日新亦非。蓋由淺人見下文皆四字爲句。遂欲整齊句例。強加一字。以足成之。殊不知於理難通也。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一引。俱無縣鄉二字。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御覽引此文也。字在得之下。張云。尹

注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案九變皆就民情論。無所往而得之。謂不能望之他處。上句也。字當如御覽移得之下。句法方與上下一例。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洪云。賞明上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御覽俱無此

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義與此同。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八字。

不動力。望案。動疑勤字誤。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張云孟疑猛之借字。遇如遇主于巷之遇。猶言詭遇也。尹注非。

猶埴之在埴也。宋本作猶埴已埴也。

猶金之在鑪。宋本鑪作鑪。

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甄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文。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丁云案上下文四言不祥。此亦當言不祥。祥上脫不字。當補國更立法。

卽上文所謂法不一也。尹注非。

百官服事者。宋本服作伏。

故曰法者不可恆也。俞云尹注法敝則當變。故不恆。其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

通疑恆爲慎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恆也。故其下卽云存亡治亂之所從出。

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恆之意。禁臧篇曰。法者天下

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慎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慎誤爲恆。而又

脫不字。遂失其義矣。下文明王之所恆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慎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

此二者主之所慎也。慎字右畔之眞。隸書作眞。闕壞而爲亘。故慎誤爲恆矣。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丁云發乃法字誤。俗音亂之。下文云君臣上下貴賤皆法。是其證。古之法也。吳云此句當連下讀。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王云間識當爲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卽其證。尹注非。

皆囊於法。張云囊疑禮之誤。雜詁釋文引馬注云禮勉也。

然故謀杵習士。俞云謀杵疑當作謀榘。乃疊均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慳而不愴兮。章懷太子

注。斟慳猶遲疑也。此作謀榘者。謀與慳同。榘之誤爲杵。以古書榘或作埒。見玉篇又或作埒。見漢

書地理志應劭注。皆與杵相似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俗雙聲。謀榘習士。謂流俗之士。

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

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俞云上文曰。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爲濟聲

之誤。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是濟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

誤耳。

羣臣修通輻湊。張云修通疑循道之誤。

百姓輯睦聽令。丁云當讀百姓輯睦句。聽令連下道法句。道順也。從也。

此謂爲大治 望案爲字衍。

損其正心 宋本損作捐。損字誤。丁云心乃艸書正字之誤。據尹注當作政正。

故聖君失度量 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治道部五引失俱作設。王云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

法。上文凡兩見。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御覽引作然後。

令出而後反之 朱本後作復。王云復反與還廢相對爲文。後字誤。

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望案五能字皆當讀爲而。古字通用。

此失君之所憤也 俞云失君當作人君。此涉上文失君則不然句而誤。

不適其意 宋本朱本不下有能字。元刻有能字。脫適字。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望案來當爲求。說見小稱篇。

所謂賤而事之也 望案所謂上脫此字。宋本朱本有。

治世則不然 丁云治世疑當作治君。對下亂君言。猶上文以失君對聖君也。

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宋本無下者字。張云兩人字者字疑當各衍其一。蓋

是一本作人。一本作者。校者不察而竝存之。

皆虛其旬以聽於上 宋本於作其

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丁云行下之字衍行有傷敗與行有功利對文此涉上文故遵主令而行之而衍而當爲因因罰之與因賞之對文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 丁云計字衍非親也與非惠也旬同義同爾雅惠愛也後解云羣臣之不敢

欺主者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則本文無計字明甚

以執勝也 宋元本執字正文及注皆作執劉云執當作執後解作勢同

百官識 劉云當依解作百官論職乃字有缺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王云令求

不出求當爲本下情求不上通衍求字竝見後解尹注非丁云後解本字朱本無趙本有本字

疑卽令字之誤而衍者此文求字又本字之譌後解云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亦無本字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 丁云依上文序次當作滅擁塞侵後解作滅塞侵擁皆寫者倒亂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意林尋丈作尋尺。長短作短長也。三字。

今主釋法。丁云。今疑令字誤。後解無。

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丁云。能字依文義當作黨。能謂有道藝者何必待譽而進。後解云。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是本文之作黨明甚。且比周二字正釋黨字。下文以黨舉官。卽承上以譽進黨言之。今後解亦譌作以譽進能矣。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夙交以進其譽。王云。尹讀比周以相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以相爲匿。爲句。匿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比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夙交。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夙交。韓子有度篇夙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外夙字相近。故外譌作夙。尹注云。爲交友致夙。非也。劉以夙爲私之誤。亦非也。

所起者非功也。丁云。也字衍。後解無。

十至私人之門。宋本朱本至下有於字。後解亦有。

不一圖國。朱本國上有其字。後解亦有。

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後解國下有也字。

故官失其能 後解能作職。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失也。王云。能下本無匿字。後解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後解不重明別二字。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二

失非在上則過在下。王云。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

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丁云。修當爲循。循有順義。君臣上篇。順理而不失之爲道。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俞云。墮當爲惰。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今人主輕刑政。丁云。今疑令字誤。

百官有常法不繇匿。丁云。常字句絕。有常。卽上奉法守職也。匿同慝。姦慝也。

迹行不必同。元本無行字。

治莫貴於得齊。王氏引之云。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大謬。宋說同。

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丁云。當作文教之也。霸言篇。則是我以文令也。與此文字同義。民不

心服體從。則必加之以嚴刑峻罰。不可以禮義文教之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敬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重重家則敬

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陵上犯禁治要引陵作凌。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 宋本常作必治要同。

法制不一 治要一作壹。

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洪云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巧。

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望案農上當脫事字下文可證。

舍本事而事末作 安井衡云古本舍上有民字。

凡農者 御覽凡作故。

秋糴以五春糴以東 宋本春糴作春粢俞云東乃六之誤言富者秋以五糴之春以六糴之也。

篆文六作𠂔與束微似而誤小問篇五而六之亦以五六言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丁云上文言倍貸者三下文關市以下亦當一倍貸合之故爲

四也以文義言之此句疑當在夫以一民養四主之上脫誤在此耳。

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 中立本刑上有有字。陳先生云。言雖有刑而上不能止其逃徙。與下文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相應。

常山之東河汝之閒 王云。河汝當爲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汝相似。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御覽地部四引此。竝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 吳云。當作得均。則姦巧不生。作一得均。皆復舉上文言之。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 王云。當依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卽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治要作粟少則民貧。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丁云。不下亦當有能字。與上文一例。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 治要王下有者字。中立本主作生。望案。主字誤。王者之本事。人生之大務。相對爲文。也字衍。

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丁云。有疑富字誤。人當作民。富民治國。結上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

言。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丁云此乃化字誤。

是故民氣 丁云民乃此字誤氣即精氣也下文云是故此氣也是其證。

淖乎如在於海 丁云淖讀為綽莊子大宗師綽乎其殺也釋文綽崔本作淖荀子宥坐篇淖約

微達似察楊注淖讀為綽綽寬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王云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其說甚謬。

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為均明是意之借字意古讀若

億故與力德德得為均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為均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攝意與惑色為均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為均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

則為均秦之梁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為均若讀為聲音之音則失其均矣又下文論語先進篇億則屨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

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案惡音與聲

本作惡心與音音即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

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借字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均。明是志意之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張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聲與情均。上云。誅乎莫聞其音。又云。不聞其聲。下云。耳之所不能聽也。義正相承。此音字不當概讀爲意。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

故音先言亦前心術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說文。意。從心。是曲爲之說。音聲。徐銜本如此。徐銜本作从心从音。此銜不曉古音而妄改之也。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暗啞叱咤。漢書作意鳥猝嗟。暗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也。

萬物果得。王云。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折折乎如在於側。丁云。折折卽哲哲之借。說文。昭。哲明也。毛詩傳。哲哲猶煌煌也。

謀乎莫聞其音。王云。謀當爲誄。說文。宋。今作無人聲也。或作誄。故曰。誄乎莫聞其音。俗書誄字作謀。與誄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誄。故誄誤爲謀矣。陳先生云。謀當爲謨。謨與漢通。漢書賈誼

傳注。漢。靜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文選辯命論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

序其成者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望案。愛爲處字之誤。說詳幼官篇。

凡道無根無莖。安井衡云。古本凡上有故字。故凡道至下文命之曰道二十三字皆屬上節。天

主正以下提行。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王云。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

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

材與時謀爲均。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時材謀於古音屬支部。枝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

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尹注非。

氣道乃生。望案。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言氣通乃生耳。尹注非。

公之謂也。王云。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

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洪云。照與昭通。乎字衍。昭知萬物爲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

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略同。

中義守不忒。王云。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差忒。則無義字明矣。

有神自在身 丁云有字衍尹注亦無

精將至定 王云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卽其證尹注非

其外安榮 望案安當訓乃說見幼官篇

九竅遂通 望案通當爲達說見心術下篇

筋信而骨強 望案信古伸字心術篇信作朋

逐淫澤薄 陳先生云澤薄與逐淫對文澤讀爲釋釋舍也舍薄猶言去其浮薄耳劉曰澤乃釋

字是也尹注非

和於形容 望案和乃知字誤說見心術下篇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 望案搏皆搏字之誤說見立政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王云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均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 丁云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字下尹注云自得者明亦有自字

生將巽舍 丁云巽與孫同巽讓也讀如堯典巽朕位之巽

其精不見其微不醜 望案精疑情字誤丁云其微不醜依上文地出其形言之微卽形也權修篇喜

之有微惡之有形醜當爲觀形與醜相似而誤爾雅邁見也說文觀遇見也不觀與不見同義

觀與道壽為均。

平正擅旬 丁云四字重見下文疑此衍文。

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 丁云忿當是喜字之誤下文不喜不怒即承此文言之下文又云必以

喜怒憂患又云悲憂喜怒皆喜怒連言。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 丁云當作形傷而不臧與下骨枯而血涸對文。

飢則廣思 望案此廣字讀如樂記廣則容姦之廣鄭注曰廣謂聲緩也飢則緩思者亦恐傷其

精氣。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望案飽疑食字誤爾雅釋詁曰廢止也言飢不緩思雖食不能止飢。

大心而敢 丁云敢疑放字誤與廣為均。

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丁云雲乃靈字誤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愛欲靜之遇亂正之 王云遇當為過字之誤也過亂與愛欲對文言當靜其愛欲正其過亂也。

尹注非。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旬中無敗 王氏引之云尹以屯為屯聚非也丞讀為丞丞與丞古字通

問乎丞釋文曰丞一本作丞漢書翟方進傳大保後丞丞陽侯甄 丞升也泄發也屯當為毛字

鄧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地地理志作承陽續漢書鄆國志作丞陽

之誤也。屯隸省作毛。毛隸省作屯。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公。漢書律曆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

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

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樛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烝泄於毛理之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

聞故甸中無敗也。淮南秦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冒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

蒸理泄。蒸與烝同。小雅小弁篇不屬。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烝

理泄。此言理烝毛泄。互文耳。泄亦烝也。幼官篇云。冬行春政。烝泄。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

烝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烝也。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蔥溲處

末。鄭注云。溲。烝蔥也。釋文。溲以制反。烝謂之泄。烝蔥謂之溲。其義一也。

封禪第五十 雜篇一 尹注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洪云。封禪篇

唐初尙未亡。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尙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

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皆及見之。張云。汲古單刻本索隱云。

案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亡。正與尹注合。今本管子封禪書注。皆錄裴駟集解。其由史文移補無

疑。而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書封禪篇是也。蓋淺人祇見今本管子有移

補之封禪書。而不察尹注。反疑小司馬之誤。而改之。若無汲古單刻本。則尹注爲孤立矣。然小

司馬與孔李世相接。何以獨不見管子完書。豈孔李所見亦卽移補之本邪。管子原文當不止此。而史公祇采此一節。其移補之迹顯然。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陳先生云。大匡小匡霸形篇皆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此三六誤倒。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王云。動當爲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公曰吾聞之也。王云。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然則取之若何。王云。取之當爲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今本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不可爲數。俞云。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小以吾不識。張云。小字誤。依注似是齊字。

守戰遠見有患。俞云：遠見卽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卽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卽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卽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卽知也。

此兵之三闕也。丁云：三當爲二，指上文不死不信言，注非。

而憂之以德。俞云：說文人部曰：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慕之借。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夫牧民不知其疾。丁云：牧民下當有者字。上文云：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來者驚距。王云：驚當爲驚，字之誤也。驚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驚不前也。本

驚，譌作驚。驚，馬重貌也。史記秦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驚。晉世家曰：惠公馬驚不行。今本亦譌作驚。太

玄玄錯曰：進欲行，止欲驚。今本亦譌作驚。字或作駭。廣雅曰：駭，止也。距本作距。說文曰：距，止也。是驚距

皆止也。世人多見驚，少見驚，故驚僞爲驚。尹氏不能釐正，而訓驚爲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爲謬矣。

質信極忠。宋云案說文仁字古文作忝。此與忠也者民懷之兩忠字。當是忝字之誤。管子多古字。寫者不識。改爲忠。論語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正釋此仁字。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王云案原文內本無有時先恕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恕。故增此四字也。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政。此謂先之以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恕。則本無有時先恕句明矣。又下文云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舊本倉譌改本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恕卽是先之以德既言有時先德則無庸更言有時先恕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

百川道。王云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川道年穀孰糴貸賤。二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厚收善歲以充倉廩。望案歲疑藏字誤。

敬之以禮樂。丁云敬疑教字誤。

發食廩。宋本朱本食作倉食字誤。

以共其財。宋本財作材。

今吾有欲王 宋云有讀爲又。

其君豐其臣教 王云教當爲殺。色介反。殺與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敵。與教

相似而誤。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王云公遵遁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遵遁

與遂巡同。戒篇云桓公蹇然遂遁。尹注大謬。

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 丁云謁當爲榻。周官秋官明竊注榻頭書臯法也。

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 朱本無人字。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丁云當作又求曲木。又求直木。衍曲木直木四字。尹注云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

還須曲木。求其類。玩其次二字卽解又字。則又字上無曲木二字可知矣。馬棧傳木一曲而無

不曲。故云先傳曲木。又求曲木也。

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 丁云當作鄰敵之國中。匡篇作救敵之國。救與仇同。形勢解云以事鄰

敵二字連上。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 丁云塞卽賽字。古無賽字。假塞爲之。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史記封禪

書作賽。素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

祝臯已疵獻胙。望案：尹注云：祝，祝史。臯，疵，其名也。則正文當作祝臯祝疵，故以祝祝史總釋兩祝字也。今作已者，祝之壞字耳。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王氏引之云：若當為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而視。祝臯已疵。宋本瞑目作瞑目。王云：當作瞑目。隸書真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冥，二形相

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而不見丘山。瞑本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瞑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伏非勃然。瞑目攘臂拔劍。今本瞑字竝譌作瞑。

授酒而祭之。安井衡云：古木授作受。

三強其使者。丁云：尹注本三字絕句，屬上讀，誤。當讀三強其使者為句，與三辱其君對文。爾雅

彊當也。相值謂之當。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

子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為方。尹注非。

胸胸乎其孺子也。丁云：胸胸疑當作恂恂。方與尹注柔順貌相合。元刻注文無胡絹切目搖

也六字。疑淺人所加。望案：宋本其孺子也上無何字。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

俯而向根也。淮南繆稱篇注云。禾穗坐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穀惟禾穗向根。可驗也。

王云。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

曰。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本改免爲免。韓策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漢書陳

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免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水經濡水注引管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今本桓公下脫

二十年三字。丁云。御覽谿六十七引。未至上有迴車二字。案卑耳之谿不在孤竹之地。小匡篇

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乘馬。踰大行與卑耳之

谿。拘秦夏。又封禪篇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此可證卑耳之谿離孤竹甚

遠。當有迴車二字。謂自孤竹迴車以至卑耳之谿也。

見是前人乎。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文。皆無是字。王云。是字即見字

之誤而行者。

左右對曰不見也。水經注及御覽兩引皆無也字。

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御覽引無事其不濟乎二句。

冠右祛衣 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

鬼占竝引作冠冠右祛衣。王云冠冠者首戴冠也。呂氏春秋知士篇冠其冠帶其劍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

明。望案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

走馬前疾 御覽引作馬前疾走下文同。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御覽引作寡人其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

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 水經濡水注引登作豈兪作偷御覽休徵部一引登作昇。

有贊水者曰 丁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

矣然卑耳之川若贊谿者亦不知所在也如其說蓋以贊爲水名與尹注謂贊引渡水者不合。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說苑作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

若右涉其大濟 水經濡水注劉逵吳都賦注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竝引作已涉大濟說苑

作已渡事果濟。

仲父之聖至若此 宋本無若字。

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元刻此句下有育育乎三字丁云當據元刻補下文云浩浩者水育育者

魚是其證又甯戚應我曰浩浩乎下亦脫育育乎三字。

婢子曰公何慮 甄文類聚人事部引作婢子問之曰。

昔者吳干戰未訖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俞云干當作邗說文邗國也從邑。

干聲一曰邗本屬吳案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卽此也邗本國名後爲吳邑此文云吳干戰吳干

均國名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於國中戰功獨多也尹注不知

干卽邗字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爲干國多句遂不可解矣寶應劉氏寶楠同

俞說又云江邊卽廣陵地也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滅邗甚在其前故不見於左氏也。

穆公舉而相之 望案秦穆後管子卒二十一年此稱其謚蓋後人附益之詞。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甄文類聚人事部引作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

室我將安居御覽人事部引育育作游游。

甯子其欲室乎 甄文類聚人事部御覽人事部引此句下竝有仲以其言告桓公七字今本脫。

有執席食以視上者 王云視上當爲上視故尹注云私目上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

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東郭郵至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郵作牙呂覽同說苑權謀篇作垂。

與之分級而上 王云上當爲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竝作分級而

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王云：意讀爲億，卽度也。尹注謂善以意度之，非。

夫淵然清靜者。丁云：夫字衍。

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二字衍。說苑呂覽皆無二字。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俞氏正變云：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揜。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

言作喏而不唵。說苑重謀作吁而不吟。論衡知實篇作君口垂而不唵。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

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而不閉。證莒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

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云：兩口相對。則是言莒。亦怪謬矣。

唯莒於是。王云：尹注末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

唯莒焉。臣故曰伐莒也。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卽焉也。僖十五

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

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此卽於是。聘禮

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

立中制節也。

客聞之 宋本聞作問。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張云據篇中七主在前七臣在後則篇題臣主二字當互易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陳先生云過當爲道涉下文兩過字而誤六過一是爲七主若云七主之過則不可通矣尹注非。

呼嗚美哉成事疾 元本呼嗚作嗚呼丁云成疑當爲盛盛成古通用疾疑矣字誤人主得六過 一是有國者之盛事故歎美之曰嗚呼美哉盛事矣。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 尹注云申謂陳用法令劉云申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王氏引之云申讀曰信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卽信主明矣 尹劉二說皆失之。

皆要審 兪云皆疑比之誤周官小司徒曰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

喜決難知以塞明 吳云決疑恕字誤。

不許則國失勢 孫云許卽悟字與寤通用謂不覺寤也下俱同尹注非。

耳常五聲 丁云常疑章字誤。

四鄰不計 俞云此當作四隙不計據尹注四鄰與己爲隙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爲隙正解四隙之義今本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也下文曰故上僭則隙不計文與此同彼脫四字耳。

臣主同則 丁云案此文皆四字爲句臣主同則謂不分上下之制度君與臣混而同之卽是不明分職之意則與職刻殆得爲均尹讀則字下屬非也。

臣下振怒 王氏引之云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恐卽震恐。

芒主通人情以質疑 陳先生云芒主已見上文爲六過主之一矣此芒主疑當作亡主亡主在六過主之末猶亂臣在六過臣之末也。

昏則緩急俱植 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故主虞而安 王云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常有脫文張云篇首六過在前一是在後則申主一節當

在末。故主虞而安。正承上則民反素也。句。文氣相貫。吏肅而嚴。承任勢四句。民樸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無邪吏云云。則總承上事言之。蓋是錯簡。非有脫文。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張云。自此以下至名斷言澤。與上下文不相覆。又是他篇錯簡。

女不緇。王氏引之云。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緇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畺字或作畺。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緇。宋云。緇與織聲之轉。當讀織。何以効其然也。丁云。効乃知字誤。

曰昔者桀紂是也。王云。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遇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誅賢忠。丁云。忠疑臣字誤。唐武后臣作憲。

瑤臺玉舖不足處。宋云。舖與處不相蒙。舖當爲館。玉館猶言璇室也。類要作玉輔。望案。舖輔皆圃之假字。

材女樂三千人。陳先生云。材疑列字誤。

故設用無度。國家踣。望案。踣當作路。下文亡國踣家同。路與度爲均。說詳五輔篇。

商宦非虛壞也。張云。商宦疑當作宮室。

歲有敗凶。丁云。敗疑賑字誤。爾雅曰。賑。富也。下文民有羨不足。卽蒙此文言之。謂富歲故民羨。

凶歲故民不足也。望案。凶疑豐字之壞。穀梁莊二十九年傳。豐年補敗。注。敗謂凶年。豐敗二字相對。

故民有義不足。王云。義當為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篇多言羨不足。尹注非。

夫亡國踏家者。俞云。以下文句例求之。此者字衍。

夫凶歲雷旱。丁云。雷乃霖字誤。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若作

雷。則失其誼矣。張云。據下云非無雨露。則此句專指旱。雷字疑留之譌。

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洪云。倮當為僂。輕重己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勦。謂盡其力也。王云。

洪謂倮當為僂。是也。俗書僂字。或作倮。與倮字相似而誤。僂即僂字也。說文。僂。燒種也。漢律曰。

僂田。苾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注曰。下而汚者為衍。僂。僂古字通。倮大衍

者。謂火焚其草木也。輕重己篇倮作戮。古者戮勦二字竝與僂同音。湯詒釋文曰。勦。說文。力周

心釋文。勦。稽康力幽反。呂靜韻集。與勦同。漢書高祖紀。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勦。音力竹

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戮。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是戮勦二字音與

也。故僂通作戮。又通作倮也。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即此所謂無伐大木也。

又曰。澤人不敢灰倮。即此所謂無倮大衍也。

收穀賦。王云。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收穀賦錢。是也。說文。賦。斂也。賦錢與收穀對文。

秋毋赦過 宋本毋作無與上下文同。

傷伐五穀 宋本朱本皆作五藏。王云當作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涉注文。

而誤。注云五穀之藏是釋五藏非釋五穀。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五藏。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五行志注引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五行志注引此。樹下有木字。

火暴焚地燹草 王云火暴當爲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燹草亦與上二句對文。燹與焦同。

尹注非。

苴多騰藎 陳先生云苴古通菹。趙岐孟子注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宋說同。

山多蟲蠹 王云蟲蠹卽蟲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注內蠹卽蚤二字。蓋後人妄加。

亡國之廡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廡作廉。

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五行志注引羽劔作翠羽。文采作五采。燔

作蕃。窰作室。丁云生讀爲性。呂覽本生篇命之曰伐性之斧。說苑敬慎篇微幸者伐性之斧也。

則人主道備矣 王云五行志注引作則王道備矣。於義爲長。

吏民規矩繩墨也。丁云：吏當爲使，望案說文：吏，治人者也。此吏當訓爲治，不必改使字。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元刻賞下有而字，是。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王氏引之云：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故有百姓無怨於上。王云：有卽百字之誤而衍者。

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王云：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卽承此文言之。丁云：臣下脫亦法二字。上亦法，句。臣亦法，句。法斷名決，句。無誹譽，句。知者。以下文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兩句分承。故此當平列也。名讀如刑名之名。凡罪人姓名，以及某罪在大辟，某罪在小辟，皆是法斷則名決，而民亦無誹譽也。

無實則無勢。張云：據下文失轡則馬焉制，疑此勢字當作執，蓋形近譌勢。傳寫又加力耳。好佞反而行私請。劉云：佞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王云：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佞。張云：疑佞字一本作交，譌爲友。後人不察而兩存之。此處文義不合，有友字。

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懼上。陳先生云：亂臣爲六臣之一，在下文。此亂臣當作諂臣。下文

云。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是其明證。劉績以下亂臣爲字誤。恐非。

多兌道。安井衡云。兌當爲稅之壞字。多稅道。多稅斂之道也。

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王云。愚忠本作愚臣。卽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

者。唐武后改臣爲恚。因脫其上畫而爲忠矣。

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丁云。尹讀惡字句。非。當讀信字句。與親均。

居爲非。母動爲善棟。陳先生云。母當爲母。母古貫字。爾雅曰。貫事也。說文曰。棟極也。居爲非事。

而動爲善極。此所謂以非買名也。尹注非。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張云。非是二字當互易。又案。七臣有六過而缺一是。蓋有脫文。

之謂微攻。陳先生云。之上脫此字。此之謂微攻。與上文此之謂微孤同一句例。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意林。御覽時序部七。人事部三十六引。濫作盪。冰作水。丁云。水與火。

體爲均。當作水。望案。內則有濫。以周官六飲校之。濫卽涼也。呂覽節喪篇。鍾鼎壺濫。注云。以冰。

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者。

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御覽引便上有不字。據尹注亦有不字。今本脫。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意林美作治喜作愛。

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陳先生云彼衍字後與彼形相近而譌併入之耳。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二句對文言明王先慎於己而後官民胥效也。

居民於其所樂。丁云民字依下文五句亦當作之。

信之於其所餘財。丁云信讀爲屈信之信言上不奪取之也。

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丁云於下二字疑衍此承上文功之於其所無誅句反覆推究無誅之

故無誅者必誅者也與下文有誅者不必誅者對文。

夫先易者後難。孫云依注者當作而王說同。

非喜予而樂其殺也。王云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

於以養老長弱。安井衡云古本弱作幼。

夫不法法則治。王云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五曰廉法。鄭注法守法不失也。言能守法則國必

治也。故下文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毋常也。尹

注非安井衡云當作不法法則亂。法法則治方足文義。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俞云：危者，詭之段字。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張云：上疑當作之，與下吏民二句句法一例。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俞云：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此言神寶，卽上言重寶，因有句重字，故變重言神耳。

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王云：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行法不道。宋本行作刑。刑法與下舉錯對文。

當今爲愚人。安井衡云：今乃命字誤。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俞云：適，節也。呂覽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則國必富，位必尊。丁云：尊，下脫矣字。當據下文補。

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丁云：中立本忘作惡。上文云：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欲惡對文。望案：安井衡所述古本，本作惡。

食飲足以和血氣。中立本作飲食。

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丁云：當作故意氣定而情不營，情不營則耳目穀。心術下篇：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內業篇：氣意得而

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德。七臣七主篇。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

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望案唯與雖同。

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陳先生云。隱與恐義相近。隱當讀爲

慙。爾雅釋訓曰。慙。慙憂也。字又作殷。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古隱殷慙三字皆同。尹注訓隱爲度。失之。

能利害者。中立本能下衍以字。

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意林無之字。萬仞作百仞。就作衝。安井衡云。古本彼作波。

宿夜不出者。意林宿作日。

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御覽資產部引作無不上焉。無不入焉。王云。深

源當爲深淵。意林淵作泉。避唐高祖諱也。則本作淵明矣。

法令爲維綱。安井衡云。古本作綱維。

被蓑以當鎧鑊。丁云。鑊當作襦。短衣也。見說文。方言云。自關而東亦謂之甲襦。鎧卽甲也。蓋甲內

衷襦。襦制略同深衣。方言之甲襦。卽深衣所云可以武者也。

蘧笠以當盾櫓。陳先生云。蘧與苴同。苴笠與被蓑對文。苴之爲言且也。且者。薦也。漢書賈誼傳。

冠雖敝不以苴履。苴笠猶苴履也。尹注非。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洪云。功古通作攻字。

當春三月萩室燠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尹解萩室燠造云。燠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

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王云。尹說甚謬。輕重已篇曰。

教民樵室鑽燧。瑾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卽此所謂鑽燧易火。杼井易水也。樵與萩古

字通。萩室卽樵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丘。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樵

室與燠竈同意。燠。古然字也。霸形篇。楚人燒炳燠焚鄭地。論衡感虛篇。燠一炬火。鑿一鑊水。燠

引然作燠。說林篇。一脾炭。竈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華嚴經十三音義。燠文子上。德篇。燠作然。說文曰。然。燒也。瑾與燠字相似。故燠譌作瑾。造卽竈字也。周官膳夫

曰。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斲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淮

南之祭竈。卽周官之徹于造。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也。周官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史

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竈作造。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卽吳語所謂係馬舌

出火竈也。丁云。杼當爲抒。說文。抒。挹也。大雅生民。釋文引倉頡篇云。抒。取出也。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沒出謂之抒。廣雅。抒。灑也。輕重已篇作灑井。

毋拊竿。望案。拊竿乃折葦之誤。說見四時篇。

振孤獨 宋本振作賑。

最萬物 丁云最當作最。說文門部最積也。最與聚音義皆同。與曰部之最音義皆別。詳段先生

說文注。

約地之宜 王云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為得。得約草書相似。故得譌為約也。又下文故奔亡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之誤。得與來為均也。古來字亦讀入聲。小雅出車篇。

謂我來矣。與牧載棘為均。大東篇職勞不來。與服為均。大雅靈臺篇庶民子來。與亟困伏為均。常武篇徐方既來。與塞為均。 通典食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

得。

忠人之和 俞云忠當讀為中。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

中為得。呂覽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得也。

夫動靜順然後和也 丁云也字衍。與下文兩句一例。

不亂而亡者 元本朱本無者字。

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元本無也字。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王云必成本作成必。成即誠字也。說見君臣下篇

戒心 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為

文作成者。假借字耳。後人不解。咸必二字之義。遂改爲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吏無備追之憂。王氏引之云。備追當爲追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爲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備字亦

當爲捕。

案注云。人不流亡。何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爲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爲備矣。通典引作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果蔬素食當十石。王氏引之云。素讀爲蔬字。或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蔬食。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蔬。秋畜蔬食。卽此所謂果蔬素食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蔬。尹注非。

夫敝鈞者所以多寡也。元本劉本敝作鏹。丁云。國蓄篇曰。引鏹量用。尹訓爲籌。案鏹之爲籌。雖無可攷見。然必是較量多寡者所用之物。鈞疑鈞字誤。慎子曰。夫投鈞以分財。又曰。分田者之用鈞。荀子君道篇以探籌設鈞竝舉。是鈞亦籌類。多寡上疑脫一字。下文視輕重。是其句例。

戶籍田結者

丁云結者約也

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說文契大約也周禮有約劑左襄十二年傳使陰

里結之結卽士師之約劑也又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卽此所

謂田結也今用文書要約亦謂之結

而謀有功者五 丁云下文云此五者謀功之道也當作而謀功有五

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 望案六韜文伐篇文與此同視作親元本威下有權字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 丁云也乃忠字誤董子云持一中者謂之忠謂事君

無二心也上文言一人兩心則此必是忠字反正相對爲義下文云謹其忠臣又云忠臣已死

故政可奪是其證

視其陰所憎 王云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視其所憎與上文視其所愛相對據尹注云視

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 吳云聽當爲歸丁云廣讀放曠之曠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王氏引之云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爲或字形相似

而誤或與惑通

四稱篇迷或其君卽迷惑字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魏策曰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榮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臣甚或之皆以或爲惑

如典之同生 朱長春云典疑與字誤孫說同。

是必士鬪 朱本作必是士鬪丁云當作是士必鬪是則也倍約絕使拂意則士必鬪也尹注所見本不誤。

謹其忠臣 張云謹疑諜字之譌說文諜軍中反間也。

離氣不能令 丁云氣字衍令乃合字誤離不能合承不使有離意句上下文皆四字爲句令字涉上令內而誤尹注非。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雜篇五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洪云四句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一曰老老 北堂書鈔二十九引作一曰養老。

六曰問疾 王氏引之云問疾當爲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作民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

疾則與四曰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譌也。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曰問病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尚可據以更正。

士人死 丁云。人當作民。上文云。士民有子。下文云。士民死。上事。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勝而哀憐之。王云。勝讀如減省之省。勝亦瘦也。字或作管。又作瘡。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管之。鄭注曰。管猶人管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管瘡也。如病者瘡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瘡也。臍瘡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管病也。晉灼注漢書外戚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憔悴。後漢書袁閔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瘦。竝字異而義同。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王氏引之云。皆有掌養疾。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

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疾官而衣食之。望案疾字自爲句。官古館字。尹以疾字屬上讀。非殊身而後止。王云說文殊死也。猶言歿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歲凶庸。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疑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康卽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諡法篇。凶年無穀曰穰。史記正義穰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人訾厲。洪云訾通疵。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搖游篇。使物不疵厲。爾雅釋故。些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雜篇六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勢篇作安徐正靜。丁云須當爲傾。傾覆也。危也。言虛心平意以待天下之亂也。勢篇云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瀆。作也。尹注云瀆。動亂也。是其證。傾與靜定爲均。鬼谷子符言篇作以待傾損。望案韋注周語曰。待猶備也。丁謂待天下之亂。說似誤。

用賞者貴誠。望案誠當作信。六韜賞罰篇亦作信。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闡化矣。望案六韜兩見字下皆有聞字。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俞云見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為況字此言精神可以暢

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為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也邪弗殊然

則況姦僞也猶云況姦僞邪因段兄為況又誤兄為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

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王云尹以熒惑為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逸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

治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或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漢書作營或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漢書作營惑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

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為長。四方作四曰因上文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

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

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尹注鬼谷子曰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吉

故亦須知也念孫案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熒惑也蓋緣彼文云必視熒惑所在此亦云熒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

君因其所以來望案來乃求字誤說見小稱篇。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望案修乃循字誤說見形勢篇。

關閉不開王氏引之云關閉當為關閉。尹注說文曰闢以木橫持門戶又曰閉閣門也從門才

所以距門。蓋關與閉皆距門之木。因謂闔門爲關閉也。八觀篇曰：宮垣關閉，不可以不備。今本備誤

作倫辯見版法是關閉皆距門之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閉爲里門，而與關竝舉之，則爲不類。八觀篇

既云：關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闔閉不可以毋闔。是閉闔爲一類，關閉爲一類也。閉字本作閉。與

闔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關閉不開。今本鬼谷子闔誤作開不，下又脫開字而閉字獨不誤。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望案：動當作洞，聲之誤。鬼谷子作是謂洞，天

下姦。

修名而督實。望案：修亦循字誤。說見形勢篇。文選音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反相爲情。丁云：反讀還反之反。說文：還，復也。反相爲情，猶禮記言還相爲宮耳。

智生於當。朱本當作富，非。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宋本作管仲。

得而勿忘。望案：忘當作亾。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初學記十三：甄文類聚十一

引明臺作明堂。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地部三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人作民。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三國志注引備訊。候作備訴。訟於義爲長。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類聚人作民。誹作非。

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三國志注引復作囿。類聚引作靈臺之宮。與上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記引作靈臺之候。即今本復字之譌。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噴室之事也。陳先生云厥讀爲謁蹶之蹶。劉績改厥爲決於義不安。望案爲字宋本朱本皆作焉。屬上讀於義爲長。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蓋天子聖人也。吳云子乃下字誤。

而擇地形之肥饒者。元本形作利。

經水若澤。王氏引之云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非經過之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緣。緣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也。注內緣水澤三字即覆舉正文也。

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安井衡云落絡通絡繞也。國都之內作繞絡四方之渠以泄寫穢惡。又因大川而注流之。

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丁云疑當作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以育六畜。今本利字脫置在下句。下文云因天之固歸地之利。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王氏引之云州者上亦當有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故曰不滿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國也以奉天子。丁云也乃亾字誤。不如霸國者。句國亾同以奉天子。句

上相稽著者。尹注云稽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張云稽無鉤義疑當作稽。稽義爲留止。急

就篇沾酒釀醪稽極程。稽極卽稽穢極固譌字。稽與稽疑古通。說文稽穢而止也。賈侍中說稽

稽穢二字皆木名。疑稽穢或作稽穢。總之皆從禾起義。稽穢樹枝句曲荆棘之刺亦似之。故云

相稽。著尹訓爲鉤。蓋所見本猶作稽。今則正文與注皆誤矣。

君體有之以臨天下。丁云有字當在臨字下。法法篇資有天下制在一人。

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望案害字涉上文五害而衍。

又有遠近。御覽地部三十二引近作邇。

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今本作別非。

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王云出於他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

者命曰淵水。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於地。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王云。往當爲注。字之誤也。隸書往字或作注。與注相似。注之

與扼之意正相反。據尹注云。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矣。

故高其上。領頷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宋云。案上領頷

字誤。校者改爲頷字。而兩存其讀。言使下向高。而以領頷引水。則滿四十九里。而水仍走下矣。

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迂其道以遠之。禹醴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卽迂其道以遠之

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法。注說全非。

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丁云。當作地曲。則擣激。激則躍。地曲對地下地。高言之。杜與地。毀與

激。形近而譌。又衍杜曲二字。否則激字無來文矣。

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陳先生云。二孝字皆當爲孳。讀如效。

人君天地矣。安井衡云。古本矣作也。

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俞云。財足猶言纔足也。蓋不限以人數。使其纔足以任事而已。下文給

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限人數也。尹注皆非。史記孝文紀。見馬遺財足。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揚雄傳。財足以

奉郊廟注云讀與纒同漢書以財爲纒不可枚舉

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丁云疾乃癘字誤。癘之與免之同義。卽周官鄉師所謂疾者皆舍也。

可省作者半事之。俞云省少也。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袁服小記多陳之而省納之。荀

子仲尼篇省求多功。竝以省與多對文。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閱具備水之器。元刻具作其是也。尹注亦是其字。

籠函版築各什六。函。甬字之譌。宋本正作甬。

兩輦什二。尹注云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王云案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輦非所以禦雨。輦當

爲輦。扶遠步本二反字之誤也。輦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簾隴西謂之播。郭注曰卽車弓也。輦與輦同。

釋名曰輦。藩也。藩蔽雨水也。故注云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

食器兩具。安井衡云兩具當爲雨具。雨具蓑笠之屬。

補弊久去苦惡。陳先生云久讀爲舊。弊舊。弊壞古舊也。苦讀爲撻。鶉羽傳曰鹽不攻致也。又四

牡傳曰鹽不堅固也。弊久苦惡皆謂不完堅者也。完堅者取之不完堅者補之去之。此以三字

爲句。尹注補弊爲句。久去苦惡爲句。失其句讀。

春三月 丁云春上脫當字下文夏秋冬皆有禁藏篇云當春三月是其證。

水糾列之時也 安井衡云列與裂同。

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 張云囊壤字之誤。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俞云放讀爲妨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卽其義吳說同。

一日把百日舖 丁云舖與補同廣雅補積也又云穡也聘禮記注云宮穡名也今萊易之間刈

稻聚把有名爲宮者疏云宮穡一也卽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鋪亦與補同。

暑雨止 中立本作暑氣止。

實廩倉 安井衡云古本廩作廩。

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 望案服乃備之聲誤俞說同。

春不收枯骨朽脊 洪云周官蜡氏掌除骹注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殯謂死骨也月令

曰掩骼埋鬣甄文類聚百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鬣古字通用。

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 陳先生云噎當是噎之譌字釋名噎鬣也小爾雅噎

冥也豬飼彥博云露乃霧字誤原乃厚字誤。

故不八九死也 宋本中立本八作入。

以冬賞罰。陳先生云：冬讀爲終。古以冬爲終。謂終之以賞罰也。

故民不比也。丁云：比疑北字誤。北古背字。

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惠云：章古璋字。丁云：案章訓條裏課程。謂奏上事也。

衝水可据者据之。中立本衝誤衛。

終歲以毋敗爲固。宋本固作故。元本作效。

獨水蒙壤。王云：獨水當爲濁水。見下文。

亟爲寡人教側臣。陳先生云：臣下當有關文。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雜篇九 宋云：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數。故以地員名篇。

瀆田悉徙。吳云：悉，盡也。徙當爲壤字之誤。下文白徙同。

其立后而手實。陳先生云：立猶樹也。后與厚同。小雅傳曰：手，取也。言五種之穀，其樹厚而取實也。尹注失之。

其木宜蛭蓋與杜松。劉云：蛭當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蓋當作楡。杜，木名。

黃唐無宜也。御覽百穀部三引唐作墳。元本作堂。俞氏正變云。唐與廣音義相近。莊子田子方篇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此言黃唐亦言黃壤之廣闊者。尹注以唐爲虛脆。於義不合。輕重甲篇言唐園。呂覽尊師篇言唐圃。亦謂廣大園圃也。

行廡落。丁云。落。落之借字。說文。柶。落也。廣雅。落。柶也。

其草宜黍稷與茅。丁云。上文云。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黍稷列在五種中。非草名。此涉上文而誤衍。但與茅二字亦有誤。俞云。管子原文疑當作其草宜茅。茅說文。茅草也。可以爲繩。是茅與茅正同類也。茅字壞作子。校寫者因子字無義。見下文有其草魚腸與猶。其草蓄與蓐之文。疑子與古人通用。遂改作與。而本文又無他草。不得言與。乃據上文唯宜黍稷。妄加黍稷字耳。其木宜檉。檉桑。王氏引之云。尹注以檉桑爲柔桑。非也。幽風七月篇。爰求柔桑。自謂求桑之辨者。以養初生之蠶耳。非謂柔桑爲桑名也。檉。檉桑二者皆木名。檉讀爲唐風隰有杻之杻。爾雅。杻。檉。郭璞曰。似棗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輶。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檉。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檉是也。檉字古讀若杻。故與杻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檉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流徙。王云。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水鹹。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

有水字。下文云：斥埴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陳先生云：有字衍。黃而臭。與下文白而甘黑而苦同。糗乃臭水二字竝寫致誤耳。

其泉鹹。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其草宜萃菑。中立本萃誤萍。

先主一而三之。王氏引之云：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卽

立一。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丁云：不無二字衍。有同又。下文又三分。其句例。

墳延者六施。張云：墳延卽大司徒之墳衍。鄭注：水厓曰墳。下平曰衍。下文亦云：在隕在衍。

陝之芳。俞云：芳當爲旁字之誤。與下文言山之上山之側義同。望謂管子古本當是方字。方通

作旁。虞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速屨功。其證也。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

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付山白徒。丁云：徒當爲壤。下文勢山赤壤。陞山白壤。又乘馬篇：有蔓山汎山。蔓山卽上文云蔓

山十二施也。汎山卽付山。疑付乃汎字誤。尹注謂皆地名。非矣。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丁云青龍五字屬上句。以上文言青山是因青龍得名也。庚泥上脫其下二字。下文云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其下灰壤不可得泉。皆有其下二字。

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宋本朱本清作青。

徙山。宋本作徙山元本作陡。

其草如茅與走。俞云如茅疑即爾雅釋草所謂茹慮茅蒐。非必二草也。丁云走非草名。疑莞字誤。

山之材。陳先生云山之材當爲山之側。與下文山之側同。此兩言山之側。猶上文兩言山之上也。俞云材字無義。疑千字之誤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說文又曰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訓材爲旁。正得其解。惜未得其字耳。

其草競與薈其木乃格。丁云競疑舊字誤。格木未聞。或柘字誤。俞云格。檜之段字。爾雅釋木。檜。檜。郭注曰。柚屬。說文曰。檜木可作牀。凡徐鍇以爲梓屬。

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又鑿之三七十二尺而至於泉。丁云此兩句與上文鑿之二尺。鑿之三尺。其數懸絕。二七三七以施計。而不言二施三施。與上文墳延以下之例又不同。必有

脫文無從是正。

其木乃品榆。王氏引之云。品榆當為區榆。區與榆同類。故竝言之。字本作藪。或作樞。又作樞。竝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樞莖。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莖也。釋文竝烏侯反。云本或作藪。爾雅疏引陸機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濠為茹。美滑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藪通作區。今則脫其^{胡禮}反。字而為品矣。

各有草土。元本土作木。

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王云。莧當為莞。爾雅釋草。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曰

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

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莧則非其類矣。逸周

書文傳篇曰。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穆天子傳曰。爰有萑葦莞蒲。此文云。莧下於蒲。蒲下於

葦。葦下於萑。則莧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字或作兒。形與見相似。故諸書中莞字多譌為莧。

夬九五。莧陸夬。虞注曰。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莧即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莧一本作莞。論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楚辭漁父。漁父莞爾而笑。莞一作莧。列子天瑞篇。老非為莞。釋文。莞一作莧。文選辨。論莞然坐乘其敝。李善本作莧。

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宋本注。萑音追。莞蔚也。一作蘿。中立本同。趙本。張云。莞當作荒。釋艸。萑蘿

郭注今莞蔚也。釋文韋音追。蕪他回反。王風中谷有蕪。毛傳蕪。離也。釋文蕪他雷反。引韓詩云。莞蔚也。竝與尹注合。莞莞形近而譌。

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王云。每州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言每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

其種大重細重。陳先生云。重古種字。毛詩七月傳曰。後孰曰重。周禮內宰種稷之種。釋文種本作重。鄭司農曰。先種後孰謂之重。皆古文以種爲重之證。

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檜檀。陳先生云。俱宜竹箭藻龜檜檀。以四字爲句。下文云。皆宜竹箭。求黽檜檀。句正相同。藻龜求黽。皆誤字也。上一字皆柔字之誤。藻柔形相近。求柔聲相近。因而誤作藻。又作求。下一字乃鼈字之誤。鼈字減去上半之敝。遂誤作黽。黽隸變作鼈。龜隸變作龜。故又誤作龜耳。爾雅毛傳皆曰。蕨鼈也。蕨與鼈一聲之轉。詩疏引舍人曰。蕨一名鼈。齊民要術引陸機疏曰。蕨山菜也。又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蓋鼈蕨同物。管子齊人故呼蕨爲鼈也。檜與柔文相對。山海經郭璞注曰。檜剛木。中車材。詩鄭風傳曰。檀彊刃古忍字之木。彊忍之木卽剛木也。柔鼈檜檀。鼈可食。故曰柔鼈。檀中材。故曰檜檀。一爲艸。一爲木也。尹注不能釐正。遂解下文之求黽。謂亦竹類。連上竹箭爲句。其誤特甚。張云。此文藻字疑椽字之誤。說見後。

五粟之土乾而不搭。陳先生云：搭讀爲塔。禮記學記篇：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凍塔之塔。扞格，堅不可入之貌。此格塔通假之證。說文曰：塔，水乾也。一曰堅也。玉篇廣韻皆曰：塔，土乾也。此不塔與不澤對文。下文曰：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澁而不澤，斥與坻同，不斥猶不塔也。又下文曰：五臆之狀，堅而不豁，豁亦塔也。

蟲易全處。王氏引之云：蟲易全處，殊爲不詞。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

棘莖黑秀箭長。張云：尹注棘音形，形乃彤字之誤。鉉本說文：棘音徒冬切。篇韻同。

其秀生莖起。丁云：其字疑涉上下文而衍。

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望案：下則字衍。安卽則也。不當有則字。說見幼官篇。

其細者如萑如蒸，欲有與各。宋本朱本各皆作名。望案：各名疑皆分字之誤。謂細麻之中若萑若蒸，欲有人與之分別也。丁說同。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劉云：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也。注非。王云：類

古字通，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類，類服虔讀類爲類，二十八年忿類無期服本作類，老子夷道若類，河上公本作類。

寡有疥騷。丁云：疥騷卽疥瘙也。古字段用。

終無瘠醒 中立本醒誤醒。

無高下葆澤以處 張云。下上當脫無字。上文云。若高若下。不操疇所。此云。無高無下。葆澤以處。

句法正同。

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怵以落及 王氏引之云。落與灰爲均。及字衍文。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落灰爲均。望案。塌字字書無見。未知何義。

某種大葦無細葦 安井衡云。上云三十種十二物。若無細葦。種只有十一。無字當衍。

皆宜竹箭求臞檜檀 張云。求疑來字之誤。爾雅釋木。椶卽來。郭注中車。則亦堅木。與檜檀類。

玉篇。椶。涼也。集韻。椶。木名。通作來。

有龍與斥 俞云。尹注曰。龍斥竝古草名。此古字殊爲無義。案爾雅釋草。紅龍古。疑此文龍下當

脫古字。注文蓋作龍古斥。竝草名而傳誤也。丁云。斥斤字之誤。斤芹省。龍與芹。一水菜。一水艸。

條長數大 爾雅翼引大作丈。

種木胥容 丁云。種。種字之誤。胥容卽楮榕之省。楮楮榕凡三種木。

榆桃柳棟 朱本棟作棟。

其山之梟 陳先生云。梟當爲梟字之誤。說文曰。梟。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梟字。段注曰。廣

韻引漢書梟首菹其骨今刑法作梟此梟作梟其誤正同到首謂之梟故山顛亦謂之梟後人少見鼎多見梟遂改梟爲梟矣

其山之有末箭與苑 王云箭當爲箭爾雅釋草曰箭王簪郭注王帝也似藜其樹可以爲掃簪江東呼之曰落蒂說文作箭義同爾雅又曰箭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似蘼莓而大亦可食說文作箭義同草之名箭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箭者爲王簪與爲山莓與唯與苑並言之則亦是草名而非竹箭之箭故知箭爲箭之譌也苑與苑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苑藜蘆顏師古注苑謂紫苑女苑之屬

其林其澹 張云澹麓之段字鄭注堯典曰麓山足也

鳥獸安施 望案施當爲族字之誤說見幼官篇

其葉若苑 王云苑卽上文有箭與苑之苑尹注非

以蕃殖果木 丁云以字衍下文言蕃殖果木凡十三句皆無以字

絀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 丁云絀莖黃秀以慈慈讀爲滋訓多下文五怵絀莖黃秀以慈脫以字忍水旱對下五壩五穀不忍水旱也下文五沙白莖青秀以蔓正與此句例相同又證以上文絀莖黑秀箭長絀莖黃秀恚目句例亦同

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丁云葆字衍澤讀潤澤之澤言如米之中堅而外潤是以不離不圻也。下文芬焉若糠以脆華然如芬以脹是其句例。

某種忍蘆忍葉如萑葉以長孤茸黃莖黑莖黑秀。張云秀蘆爾雅作隱惹齊民要術同。丁云案上下文言其種某某皆先言種下言莖秀之色然後釋物種之形狀此亦當先言黃莖黑秀下乃接忍葉以下九字又案此忍蘆與下文櫛葛皆不言大小恐有闕文如忍蘆櫛葛各分大小正合上土十二種之數下土十二種一大華二細華三青梨四雁膳五朱附六大菽七細菽八陵稻九黑鵝十馬夫十一白稻尙缺其一或青梁亦當有大小故邪望謂上下文皆言其葉若某此忍葉當爲其葉之誤。

莖葉如扶櫛宋本扶作扶丁云扶櫛木名可如其葉不可如其莖當作某莖某秀其葉如扶櫛云云今本莖上脫一字莖下脫二字葉上又脫其字知者以上文言物種莖秀色七下文言莖秀色六而此大小邯鄲列在中間不應不舉莖秀之色其爲脫文無疑雖下文五埴五穀五臯五桀之種皆不言莖秀之色然不可以彼例此彼或下土之次之種故略而不言或本有脫亦未可知也。

芬焉若糠以肥。丁云肥必是脛字之誤。神人注輕尹注云謂其地色黃而虛虛字正釋脛字上

文五蔭青怵以肥亦當是肥字。

華然如芬以賑 望案賑疑振字誤。

其種大蕒細蕒 王氏引之云尹說蕒為草名非也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草

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蕒讀為大雅維秬維秠之秬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

米郭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蕒小蕒是蕒即秬也蕒

字從艸負聲負古讀若倍說見唐韻正聲與秬相近秬之通作蕒猶丕之通作負也金滕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

魯世家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蕒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菩生穆天子傳爰有萑

葦莞蒲茅蕒郭注曰蕒今菩字音倍中山經蕒山郭注曰蕒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蕒陽宮李

斐曰蕒音倍東方朔傳蕒陽作倍陽是蕒字古讀若倍聲與秬相近故字亦相通也

五疇之狀累然如僕累 洪云山海經中山經瓊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

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王云洪說是也僕累即爾雅之蚶羸

聲相近

其種大櫛杞細櫛杞黑莖黑秀 王云櫛當為穆杞當為杞穆即黍稷重穆之穰杞即維靡維

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大蕒細蕒重即重穆之重蕒即維秬維秠之秬大荒南經維宜芑查穆楊是食郭注曰管子說

地所宜云其種穆祀黑黍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韻祀禾名引管子其種穆祀義本尹注也。

猶土之次曰五壯 宋本作五弘元本作壯宋云案淮南地形訓云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許君注

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土與此言壯土是一事壯壯竝弦字之譌弦讀爲墳古音同部相假借也廣韻二十文蕘古文作蕘蕘從弓從邑無義蓋蕘之古文當作菘故廣雅釋器云蕘弦也古讀弦如墳則弦墳蕘可通用禹貢沈青徐之土竝言墳以地卑故弦土爲下上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墟蓋北近雍冀則厥土惟壤故地員壤土爲上土也南近揚荆則下土墳墟故地員纏土爲中土弦土爲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爲弦土即禹貢豫州下土墳墟之義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坻以臞瘠 丁云甚卽上文湛而不澤之湛謂土溼解散又極麤疏也疏與臞字爲均瘠字衍此或注文訓臞爲瘠文有脫落因而致誤

五殖之次曰五穀 王云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

穀土之次曰五臯 丁云臯當爲臯字之誤臯澆之段字說文曰澆薄也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弟子是則 風俗通義引是則作則之

毋驕恃力 中立本恃誤持。

志毋虛邪 周官考工記鞞人注引虛作空。

衣帶必飾 宋本飾作飭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莊氏述祖云凡言與行以下十八字當在師出皆起之下今本誤。

所求雖不在 朱本在作得。

置醬錯食 朱本錯作醋惠氏士奇校改爲醢醬云醬之多汁者也張云錯猶置也卽下云凡置彼食是也朱本誤爲醋惠氏因改爲醢醬非矣篇末錯總之法錯字亦同此訓。

左酒右醬 洪云醬當爲漿曲禮酒漿處右注曰兩有之則左酒右醬義本此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醬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當漱也不知何人所撰。

三飯二斗 莊云二當爲貳斗當爲豆周禮酒正大祭三貳注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穀膳也貳豆謂益所設之穀膳也。

右執挾匕 安井衡云古本挾作挾。

周還而貳唯嘽之視 望案周官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還作旋賈疏云周旋而貳。

者欲副益酒尊之時。曠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

柄尺不跪。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文。柄上有進字。望案尹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尹本有進字。今脫去耳。

拚前斂祭。宋本斂作板。板爲扱字之誤。說見下。

飯必捧擊。陳先生云。擊者。擊之誤字。說文揚雄曰。擊。握也。捧擊。捧握也。握持也。

既徹並器乃還而立。安井衡云。古本無此二句。

攘臂袂及肘。中立本袂誤袂。

執箕膺揲。洪云。揲當依下文作葉。曲禮注引作搯。儀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搯。毛詩小戎正義

引作執箕膺揭。傳寫之誤。

其儀不貳。宋本貳作貸。

坐板排之。尹注云。板穢時以手排之也。張云。說文。板。判也。判穢無義。板蓋扱字之譌。曲禮以箕

自向而扱之。鄭注。扱讀爲吸。謂收糞時也。扱與板形正相近。因悟。上文拚前斂祭。宋本斂作板。

板亦扱之譌。故注云。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傳寫誤扱爲板。校者見板字不可通。因取

注中斂字易之。不知仍板字之舊。尙可使讀者尋繹爲扱字之譌。改爲斂字。則從此失真矣。又

疑彼注搜字亦扱之誤。日本豬飼氏說同。

錯總之法 丁云。總。燧之段字。說文。燧。然麻烝也。燧者。總也。說文。總。聚束也。廣雅。燧。炬也。

居句如矩 丁云。居句讀爲攷工記之倨句。謂弁侈之度也。如矩。謂一執新燭。一執將盡之燭。相交正方如矩也。攷工記于磬氏曰。倨句一矩有半。于鞞人曰。倨句磬折。此卽一矩有半也。于冶氏曰。倨句外博。此侈于矩而不及一矩有半也。于匠人曰。句於矩。此斂於矩而不及一矩也。云倨句如矩。則正方也。凡倨句連文。猶云大小。析言之。則如鈎爪倨牙是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孫云。禮記檀弓注引作右手折聖。正義引作左手秉燭。右手正聖。釋文同。聖。燭頭燼也。此左右誤乙。又作櫛字誤。丁云。廣雅。燭。燧也。說文。燧。燭。燧也。尹注。櫛。謂燭盡。與燧通。說文。燧。火餘木也。聖爲燭借字。作櫛者誤。上文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同。有墮代燭 宋本墮作隨。古字段借。

問所何趾 洪云。案說文引作問疋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言昭第六十 亾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亾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亾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一 管子解一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 陳先生云案下文四言高行則高者當是高行之誤。

忠者臣之高行也 王云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

上御覽人事部五十九竝引作臣下之高行。

臣下隨而不忠 洪云隨讀爲怠惰之惰下文云解惰怠慢以之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多通用。

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 丁云天下當作羣臣下文云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

治安百姓主之則也 望案治安百姓上當有主字此與上生養萬物地之則也對文故家事辦焉 宋本辦作辨。

則人得之而易其威 陳先生云易讀爲傷說文曰傷輕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張云：門疑闔字壞文，謂宮闔也。說文作畱，宮中道，從口象宮垣。俞云：門疑明字之誤。鄭注禮運記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即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

則民循正。元本循作脩。

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云：徐侍郎頴曰：祠，即治字。公羊春秋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竝作治兵。公羊雖以治爲祠，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陸氏音義云：祠，祭也。是望文附會。案徐說極是。公羊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故云祠器。說文：祠，訟也。从籥，籥猶理辜也。籥，埋也。重文，籥籥文辭。从司，案此知治與祠義相近。治可通作祠。公羊春秋及管子祠字當爲祠。形聲相近，誤爲祠。故鄭駁異義亦謂公羊祠兵爲誤字也。周官大祝：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知祠亦通辭。廣雅：蜀，弋也。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之抱蜀，即老子之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器義。尹注本篇：襲形勢解之文，而刪抱字。但云蜀者祠器也。後人遂莫得其解。近見影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蜀音猶，猶字顯係獨字之誤。知音釋出尹注前矣。望案此文當據尹注形勢篇作所謂蜀者祠器也。衍抱字，蓋尹所見本無抱字也。宋謂尹所刪削似非。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王云：美行當爲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

竝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天下叛之。宋本叛作畔。

蜚蓬之間。孫云。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同。形勢篇是飛字。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丁云。動靜當依下文作動作。

舉事而有禍。元本無而字。

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望案。鬼下脫神字。元本有。

射者弓弦發矢也。王氏引之云。弓當爲引。此涉上文兩弓字而誤。

造父善馭馬者也。御覽工藝部三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御覽引作量其馬力。俞云。當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

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

奚仲之爲車器也。藝文類聚舟車部。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今本涉下文兩器字而衍。

故衆理相當。宋本作衆極。

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力也。

於四方無擇也。治要引方作効。

道之純厚 治要作導民。

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元本乎作也。與本篇合。

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望案平原之隰當作平隰之封。說詳本篇。

爲天下計者爲之讜臣 望案臣巨字之誤。下同。說詳本篇。

備利而偷得 王云備當爲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脩。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備誤作循。

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元本見下有者字。

不論其理義 中立本理誤禮。

聖人之諾已也 丁云已乃言字誤。下文云必諾之言。故云諾言。猶上文必得之事故云求事也。

此涉下不義則已而誤。

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元本無石字。丁云山不辭土與海不辭水對文。文選三引亦皆無石

字。意林同。

饜者多所惡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三饜字皆當作營。涉下食字而誤從食耳。形勢篇正作營。

而蝮蝮飲焉 安井衡云古本作蝮蝮。案本篇作猿獠。

亂主自智也 望案也字衍。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 宋本作短長。

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 元本無於字。

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元本子上有則字。今本脫。

上有禁 丁云。上有禁亦當作主有禁。與主有令對文。主民二字正釋上下也。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 王云。事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

不爲用。正與此文相對。

主視民如土 治要主上有人字。

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 元本無作非。

則民離叛而不聽從 宋本叛作畔。

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元本舍作釋。安井衡云。經言作其道

旣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此脫首尾各一句。而釋之下衍

也字。藏之下衍而字。又解莫知其釋之爲淫泆無道之事。謬甚。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丁云。橋當爲橋。廣雅。橋取也。方言。橋揜。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

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橋揜。郭注。此妙擇積聚者也。說文同。淮南要略篇。覽取橋揜。高注。橋取也。

斬高者隨山刊木也。橋下者從下取之也。俞云：斬讀爲鑿。說文曰：鑿，小鑿也。橋者，喬之段字。詩山有橋松。釋文引王肅云：橋，高也。斬高，橋下。竝以治河言。斬高，謂鑿龍門也。橋下，卽太史公所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者也。

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元本起作趣。王云：形勢篇作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是也。生任，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宋本無動者二字。御覽刑法部十五引同。此本衍。

而身死國亾。治要而身死上有然字。當據補。

桀紂天之所違也。宋本違作圍。下同。

雖大必削。元本作雖成必敗。

與人交。宋本交作佼。

後必相咄。宋本咄作吐。意林同。

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望案：不信二字句絕。屬上告之以君臣之義三句爲義。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中立本聖作衆。

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元本無起字。此誤衍。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 宋本朱本皆作聖人治要同王云當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衆人之力而誤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 元本則下有身字

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宋本立誤作也私作利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 王氏引之云多當爲朋字之誤也古文多字作朋形與朋相似故立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

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斃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遇人有理 宋本作使人有理遇人有禮治要同王云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宋云。毋當作毋。讀若習貫之貫。俗作下文竝同。有作無字勿字者。毋誤作毋。毋又誤無勿也。望案。毋爲發聲語助之詞。周秦諸子中不可枚舉。說詳見王氏伯申經傳釋詞。毋聽聽也。宋說蓋誤。

甲斃兵彫。中立本作甲兵斃彫。與上文城郭毀壞對。

無覆軍敗將之事。望案。下文兩言覆軍殺將。則此敗字當爲殺之字誤。必不勝也。宋本作必不能勝也。

人君唯無好全生。宋本無作毋。下皆同。

反於禽獸。元本朱本反作及。

然則賢者不爲下。元本下作力。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王云。朋當爲多。下朋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

文朋黨而誤。

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俞云。此數語尙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脫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丁云。觀樂下當依上文補玩好二字。宮室臺池。觀樂也。珠玉聲樂。玩好也。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朱本譽作舉。孫云。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當從朱本。羣臣務倣而求用。王云。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倣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倣。而不爲主用。是其證。

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王云。謀當爲諫。八觀篇云。諫臣死而諛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

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傳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傳篇及漢書賈誼傳諫竝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

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

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丁云。上文作諂諛。立政篇同。疑讒字誤。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王云。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

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篇名。故知版爲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

刑法部。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讒。則下饒。洪云。饒當作撓。屈也。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 宋本自萬物下另行。

往事畢登 王云宋本畢作必古字段借今本作畢者後人不知古字而改之。

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王云從事之勝任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

上鄉意對文下文云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不親則不明 陳先生云此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下文但承愛與教順言可證也。

不教順則不鄉意 俞云此下尙有闕文據下文當補云不利則不勝任。

成事以質 中立本質作質誤。

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丁云財下脫力字慎施報指用力言察稱量指用財言下文用財

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用財。

則必有崩墮堵壞之心 中立本墮作弛壞誤壞。

無度則事無機 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刑法部四引機俱作儀洪云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

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

萬民之儀衮也此作機字誤。

罪殺不赦 北堂書鈔刑法部上引赦作疑。

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宋本怠作台。古字也。

則國治。王云當依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王云何也。下脫曰字。當依治要補。上下文何

也。下皆有曰字。

愛施俱行。丁云愛施當作愛利。下文同。

愛施所設。元本作愛施所施設。

故曰說在愛施。宋本作四說在愛施。

使君德臣忠。丁云德乃惠字誤。形勢解惠忠愛孝四字兩見。

閉禍在除怨。陳先生云此數語連下節讀。宋本合於上節誤。

怨咎所生。藝文類聚三十八引。咎下有之字。

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元本存作在。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丁云此節及下節忽入問對語。與此篇文不類。疑亾篇中

之錯簡也。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俞云撫當作撫。撫卽模字。說文曰。模。法也。所以自撫。言以學自爲

模範。

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安井衡云古本妬作怒當作常。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望案有乃明字誤。明下又脫於字。下文審於法禁。察於分職。是其句例。俞說同。

貴臣不得蔽賤。中立本蔽下有其字。望案據文義當有其字。與上文行其私句例相同。下文近者不得塞遠。塞下亦當補其字。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王云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竝與此失職同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王云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成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卽承此法字而言。今本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私術者。元本作利術。

非愛主也。丁云當作非以愛主也。下文此句凡三見。

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王云愛字當依朱本作受。二字形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罰上當據上

下文補刑字。

故明法曰專授則失。丁云案上文言亂亡亡主。則此失字乃亡字之譌。亡對亂言。今明法篇亦

誤。

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元本朱本無本字是。

百官條通。洪云條讀曰脩。漢書周勃傳乃封爲條侯。地理志條作脩。任法篇羣臣脩通輻輳以

事其主。卽其證。

如此者壅遏之道也。丁云壅遏當爲壅主。下文言塞主之道。侵主之道。是其句例。

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丁云謀字卽諫字之誤。而衍者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

諫亦譌謀。

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望案具上當脫之字。

案其當宜行其正理。王云當從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下文當賞當罰卽承此句而言。今本

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一罰字。衍一宜字。

夫舍公法行私意。朱本私意作私惠。治要同。王云。私惠義見上下文。意字誤。

畏法誅也。丁云。法誅疑當作刑誅。上下文皆刑法對文。畏刑誅與法不使。亦對文。

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王云。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

記淮陰侯傳竝云。天下服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敬爲均。以法量功。元本作以法賞功。與以法誅罪對文。

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望案。功乃方字誤。

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丁云。賊字衍。任法篇曰。人用其心。以幸於上。又曰。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

故財貨不行於吏。治要財貨作貨財。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朱本長短作短長。御覽資產部十引。亦作短長。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丁云。誤。試字之譌。

如此者。丁云。者字衍。如此二字連下讀。例見上下文。

忠正無罪而有罰。丁云。正當爲臣。涉下行正而譌。忠臣與邪臣對文。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宋本愿作原。

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 俞云此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臣而誤

是故忘主死倂以進其譽 宋本死作私

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 望案義俄之借字說詳王氏尙書述聞

是故邪之所務事者 王云朱本及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補上下文皆言姦邪

主無悟 治要引悟作寤

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 王云惡也當依治要作惡之下文曰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

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故臣有所欲賞 丁云當作臣欲有所賞與臣欲有所罰對文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 王云上其字涉下其字而衍務黨重臣四字連文

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望案牧收字之誤說見侈靡篇

家與家務相益 丁云元本無與家二字依文義似衍家務相益與大臣務相貴對文

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 治要引功作攻

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 王云不官當依治要作不課望案宋本作言蓋脫課字右半耳任人而不課其功

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肖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今本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專任法不自舉焉。中立本法下有而字。

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元本理作禮，僻作辟。

亂治者誅。丁云：治疑法字誤。

其分畫之不同也。丁云：分當作介，說文介畫也。

身無煩勞而分職。丁云：分職下有脫文。

臣乘馬第六十八。管子輕重一。宋本臣作巨，元本朱本作臣。丁云：疑當作國，俗書作国，形近

而譌。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俞云：案七十日陰凍釋而秬稷至百日而止，則尚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箸，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箸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箸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為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為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陰凍釋而秣稷。集韻。秣。古莧字。宋本秣作秣。

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丁云。耳乃畢字誤。

君過春而不止。安井衡云。古本君作若。

穀失於時。君之衡籍而無止。元本於作其。丁云。衡讀為橫。下同。

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望案。善哉。下當有脫文。筴乘馬之數云云。是管子語。安井衡

云。求當為未字之誤。

故五穀興豐。望案。興豐二字不詞。興乃與字之誤。與讀為舉。舉皆也。後人不知與字之義。妄改

為興耳。山權數篇。萬物興豐。與此同誤。

使農夫寒耕暑耘。甄文類聚歲時部下。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竝作熱。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王云。當依事語篇作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望案。元本織正作功。說文

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池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

微織即微識。微說文作微。識今作織。周官司常注曰。微識。旌旗之細也。識或作織。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

箋曰：織，徽織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緝績功三字。徽，誤作微。又衍織而二字。
織即織字之誤而衍者。

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王氏引之云：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又，與七相似，故五譌爲七。

春秋子穀大登。王云：春秋當爲秦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秦秋即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

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竝作大秋。大與秦同。

還穀而應穀。丁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環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

准幣環穀而應筴。以穀准幣即是國筴。故應幣謂之應筴。又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

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證。還與環同。

乘馬數第六十九。管子輕重二

吾欲立筴乘馬。安井衡云：古本立作主。

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分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游

於分之閒，即上文所謂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也。

王國守始。俞云：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二不足則加二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

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筭，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
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
國之誤無疑。

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王氏引之云：五當爲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
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爲三年之餘也。

民無糧賣子數矣。宋本矣作也。俞云：數也二字，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而衍。

田筭相圓。宋云：圓當從宋本作員。員數也，謂以筭通田之數。今本誤。

公曰：賤筭乘馬之數，奈何。王云：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謂筭乘馬之數也。無
賤字。

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朱本吏作腴。陳先生云：史古腴字，上腴之壤，猶膏腴
之地耳，閒猶中也。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王云：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俞云：衆疑虛字，誤。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
之滿虛，竝其證也。隸書虛字，或作壹，與衆相似，了說同。

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 丁云廢古通置公羊宣八年傳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問乘馬第七十 凶 管子輕重三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女事不泰 宋本作士女不泰

俎豆之禮不致牲 望案不字衍

齊諸侯方百里 宋云釋言齊中也釋地距齊州以南齊亦訓中此齊諸侯爲中國諸侯對下文

負海子爲蠻夷之子也 望案輕重乙篇作仇諸侯度百里齊此一聲之轉猶鯨魚之鯨或爲鱣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兪云舉卽與之誤而衍者

秦奢之數 孫云案上文作秦奢之數二字必有一誤

微勝不微 安井衡云微乃媿字誤媿善也

不待權輿 丁云待當爲恃輿宋本作輿是也不恃輿國正與上文桓公曰何不因諸侯權以制

天下意相對因依也恃亦依也二字同義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吾欲藉於臺雉何如 王氏引之云臺為宮室之名雉乃築牆之度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坊記鄭注曰雉

度名也高一丈長三文為雉臺雉二字意義不倫徧考諸書無以臺雉並稱者國蓄篇曰夫以室廡藉謂之

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為宮室之名雉蓋駘之譌也駘

與射同見說文即榭字之段借楚語榭不過講軍實劉逵吳都賦注引作射鄭敦銘王格于宣射即宣十六年春秋之成周宣榭也古字徧旁或左

右互易如猶或作猷獨或作猷鴉或作驛廼或作虬鄰或作隣之類是也則駘字或可作駘形與雉相似因譌為雉矣乘馬數

事語地數輕重甲諸篇言臺榭者屢矣則此亦當然爾雅曰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陳先生云地數篇曰凡食鹽之數嬰兒二升少半則吾子謂嬰兒也吾讀

為蛾學記曰蛾子時術之鄭君注曰蛾蛾蟬也蚍蟬之子微蟲耳吾子即蛾子皆幼穉之稱下

文及國蓄篇吾子凡三見尹注皆同

鹽百升而釜 尹注云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張云以下注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

二兩十九銖二彙計之此注當云鹽十二兩六銖九彙一黍十分之二為升

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 宋本問作開揆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望案據尹注舉其大數

云云則正文人數乃大數之誤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王氏引之云。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望案宋本無國字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言征鹽

策之善。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爲人。篆文人字作八。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之國征。但征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籍其錢人各三十。輕重丁篇曰。請以令籍人三十錢是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

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策也。不待明發號令籍之諸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月六千萬。

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爲人百萬也之譌。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其說皆不確。僉云。隸續載張休。崑涖銘。行八過茲。人作八。與九相似。王氏訂九爲人字之誤是也。以正屬上句。則似未得。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曰。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廩。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云。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

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

今夫給之鹽策。孫云。今當作令。王云。案通典正作令。又案。下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譌。

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則百倍歸於上。俞云。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十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

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策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

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之。

行服連輶輦者。朱本輦作輦。通典引此亦作輦。望案。尹注云。大車駕馬。則作輦字爲是。

三十鍼一人之籍。安井衡云。古本籍下有也字。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王氏引之云。七當爲十。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

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耜鐵籍之加十錢。三耜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籍矣。故

曰耜鐵之重加十三。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

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

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丁云。案當讀之字絕句。名與命同。說文。名自命也。七法篇。名者

所以命事也。周語言以信名。注名號令也。有乃負字誤。事語篇曰。負海子七十里。負海之國多

鹽令之讎於吾國，卽所謂因人之山海假之也。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王氏引之云：十五當爲五十，釜五十者，升加分也。出之以百者，升加一也。上文曰：鹽百井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一錢，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注非。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朱本皆上有是字，與下文一例。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通典食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云：食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

食制其事，所以民無不繫於號令。今本繫譌作累，又全脫尹注。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宋本夫作故，親信作信親。

民予則喜。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通典引愛作憂。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丁云：租籍疑當爲征籍。輕重乙篇曰：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

所強求也。正與征同。正籍卽征籍。租籍卽租稅也。今本作租籍者。涉下文租稅而誤。廢其所慮而請。丁云。廢讀曰置。置者。不去也。

不可爲籠以守民。通典十二引。無爲籠二字。民作人。

則臣不盡其忠。元本臣作民。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丁云。此當作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上文曰。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畜

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言智者之多取利。以致愚者之不償本。故民利有百倍之失矣。下文曰。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是其證。今文利誤相。又倒置有字下。失又誤生。遂不可讀矣。

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丁云。矣字衍。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王云。人君當爲今君。此與上文君引鑿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

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食貨八所引亦誤。輕重甲篇

正作今君鑄錢立幣。望案。輕重甲篇。通施作通。移與施古同聲通用。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王云。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

故言若干。此旣云人有百十之數。舊本十譌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

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利有所并藏也。王云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并與屏同。弟子職篇曰既徹并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史記吳

王傳傳曰顧并左屏即藏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并互文耳。漢書食貨志引此正作利右并皆與屏同。

有所并也。輕重甲篇曰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

也。鹽鐵論錯幣篇亦云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則并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云豪富并藏財貨。

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并藏財貨則所見即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刪去并字。尤非

而自爲鑄幣而無已。吳云自疑日字誤。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俞云方言予讎也。此予字當訓讎。讎即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

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讎。此言無予即無讎也。猶詩言賈用不售矣。下文云

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兩予字義與此同。

則市糶釜十緡。安井衡云古本糶作糶。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俞云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誤。半分與下文什倍相對。輕重乙

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予訓讎與上義同。

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段云橫即梳字也。古曠切。

夏以奉芸 宋本芸作耘。

鍾鑲糧食 宋本作種鑲。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同。

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望案何字卽則字之誤而衍者。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 王云秩讀爲迭。迭更也。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迭秩竝徒給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豬飼彥博云徧讀爲偏。

中歲之穀糶石十錢 宋云案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糶石十

錢。言有錢十可糶穀一石。輕重丁篇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又言齊西之粟釜

百泉。卽錢字。則鑪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鑪二錢也。請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

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案籍通藉。借也。蓋齊西釜百泉。以三

十泉借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糶。齊東釜十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釜。則粟收於

上而糶平。然後劑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謂每石取其利千泉。所

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粟石三十錢。時蓋用大泉而未鑄輕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筴

錢。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

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等。漢書

紀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買級千錢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言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亦謂穀石則十錢或二十錢也。

收穡而戶籍也。丁云：收疑畝字誤。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宋本守作收。

謂之託食之君。宋本託作記誤。

夫國之君不相中。王云：夫國當爲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卽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

得也。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

有功利不得鄉。宋云：鄉當讀爲饗。亦通。享言有功利而已不得享受其功利也。

分壤而功列陳繫縈獲虜。望案：功字絕句。宋本繫作係。

何以及此。丁云：及乃反字誤。古返字作反。下文然後百乘可及也。亦當作反。元本朱本正作反。

是其證。

千乘之國封。望案：當作千乘之封國。今本誤倒。

然後萬乘可資也。望案：資乃澹之誤字。說詳下山權數篇相困揲而善條下。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脫去。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 宋本無若干二字。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 宋本已作若。

十畝之壤 宋本畝作鼓。

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 元本皆作者。

民有過移長力 王云。過當爲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 丁云。曰田若干四字。疑涉上文而衍。人衆田不度食。

若干者。食不足於其人也。餘食若干者。田之有餘於其人食也。俞云。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

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云。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可證。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 丁云。田疑曰字誤。

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 丁云。山田上脫謂字。下文謂高田之萌曰。

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元本失作決。丁云當讀高田撫閒田句不被穀十倍句。衍山字。山田以君寄幣句。撫抵也。以高田抵閒田。閒田之不被穀者相去十倍也。山田不被穀更不止十倍。故寄幣以振之。下文云。周岐山至於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是其證。下文又云。周壽陵而至少沙者。中田也。振之以幣。是中田亦寄公幣。上文云。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以滿其准。是其證。失古佚字。

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丁云筴字屬上讀。卽下文云環穀而應假幣也。國奉決穀言國用發之以穀也。上文云。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卽國用也。反還也。還准賦軌幣。卽所謂以穀准幣也。上文山田閒田置公幣。高田直幣而償。穀坐長加十。此又以穀准幣。國奉決穀以應幣。故穀稟之重又加十也。有與又同。

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元本修作循。劉云一本作上且鄰循。丁云修當爲備。游人游士也。具游士出若干幣。計直以假穀也。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隆一本作除。俞云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穀而後止。廣雅釋詁曰。屨減也。降與屨同。

爲之有道乎 王云予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卽乎字也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昭王謂田蚡

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子人間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于

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論語

爲政篇引書孝乎惟孝釋文乎作于皇侃本及漢石經並同管子九守篇寂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 是乎字古通作于也通典食貨十二

徑改爲乎義則是而文則非矣望案中立本亦作乎

捍寵紫箕勝籬肩稷 宋本寵作籠王云勝當爲勝字之誤說文勝囊也商子賞刑篇曰贊茅岐

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勝今本亦作勝趙策曰贏勝負書擔橐秦策勝作勝義同肩碎米

也廣雅作糲糲糲字之誤糲乾飯也此本劉說望案宋本正作糲引之曰捍蓋裡字之誤說文相番也或作

裡方言曰番東齊謂之裡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鉏孟子滕文公

篇藁裡而掩之趙注曰藁裡籠番之屬謂藁爲籠屬裡爲番屬也故管子亦以裡籠竝言之

夏十日不害芸事 宋本芸作耘

以幣貲金 元本貲作貨

據之以幣 丁云據乃振字誤上文云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是其證上文又云布黃金九千

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布與振同義

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 丁云齊字衍滿衍是聯盛之義山至數篇云伏尸滿衍則滿衍二字連文。

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元本朱本下二家字皆作立貨丁云元本是也爲上粟二家立貨散其粟作一句讀三壤之家以穀准幣歸之君復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下文立貨戰於民戰馬已具亦同義也庚國蓄篇作廣庚償也。

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 丁云廩字衍山林械器之高下在上與國穀之朝夕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相對爲文械器資于山林故曰山林械器也義見下文。

宮室械器 宋本作室宮械器。

榘以下者爲柴楂 孫云楂卽槎之俗字。

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 望案安訓爲乃說見幼官篇。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民之無擅賣子者 通典食貨八引作民之無擅有賣子者望案今本涉下文而脫有字。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 王氏引之云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

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張云。此文三年二字當依王說衍三十一。年當衍十一兩字。下與少半三字當在藏三之一下。言少半者。算術以十分之五爲中半。十分之七爲太半。十分之三爲少半也。令歲收十而三分之。則每分得三。又三三不盡。是爲十分之三。與少半也。成歲三年而藏十者。歷三年而所藏積九分。又三個三三三不盡。爲九九九不盡。以合於九分而成十也。一年藏參之一。與少半。卽上文守十分之三。與少半。覆舉之。以明其不傷於民也。曰歲曰年。皆舉時而言。曰十分之三。曰少半。曰參之一。皆舉分而言。語自有倫。不得相混。而稱藏十年與少半也。乘馬數篇云。人君之守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三年之餘。彼約舉整數。要以十年。此牽帶餘分。以三年爲例。辭有詳略。意實相同。

故天毀塞凶旱水洸。望案。塞下疑有脫文。

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緇。夜石之幣。天下無有。丁云。案緇字句。說文。精。赤繒也。輕重戊篇。魯梁之民善爲緇。此緇字疑緇字之誤。說文。緇。厚繒也。急就篇。注。緇。厚繒之滑澤者也。重三斤五兩。今謂之平綉。下文管子曰。兩見。疑此文均有脫誤。張云。緇疑卽精之異文。說文。茜。茅蒐也。段氏以爲卽蒨字。又云。精以茜染。故謂之

精則本一字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王云：泄者上亦當有見字。見泄見射皆承上文而言。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王云：亂之之本也。衍一之字。

阨者所以益也。俞云：益當作隘。下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本即涉下文益也二字而誤。

閒田五石。王云：閒田中田也。乘馬數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干是閒爲中也。

庸田五石。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當爲庠。字形相似而誤。庠田下田也。

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王氏引之云：粟賈三十衍三字。粟賈一者令增其賈而爲十。粟賈十者令增其賈而爲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朱本元本作地有量國無筴。望案下文亦言地有量。

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丁云：案通於輕重之數下脫不以輕畏重通於多少之數十一字。上文云：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是其句例。

則國不相被。宋本國作問。

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 丁云當讀樹表置高句鄉之二字下屬謂一鄉之孝子聘之以幣也下文云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是其證

民之能樹瓜瓠葦菜百果使蕃衰者 宋本衰作育洪云玉篇裕作袞衰卽袞字之譌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 吳云且乃豐字誤丁云案當作歲豐且阨上文云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豐阨對言歲阨歲豐與下文某穀不登某穀豐義亦相成

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 類要引作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丁云皆字衍

此國筴之者也 王云國筴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畏廣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是其證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樸而善 宋本困作因王氏引之云善當爲澹字之誤也隸書澹字作澹因譌而爲善澹

古瞻字也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曰澹讀爲瞻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瞻字也凡漢書瞻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卹澹凍餒隸釋曰以澹爲瞻 上句言足下句言瞻瞻亦足也侈靡篇曰山不童而用瞻澤不弊而養足國蓄篇曰

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瞻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瞻者皆以瞻足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樸而善當爲相樸而澹廣雅曰樸積也言國用相積而瞻也困蓋衍字耳劉以善爲吝字則義不可通朱本徑改爲吝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

者得振。宋本資作善，亦是澹字之譌。民不贍，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人不知善爲澹之譌，因改爲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當爲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民智而君愚。丁云：此下疑脫民愚而君智句，與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對文。

桓公曰：請聞心禁。宋本聞作問，是。

將御神用寶。丁云：說文曰：禦，祀也。御，禦古通。下文云：東海之子類於龜。尹注：東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龜爲神而祀之，故藏之泰臺，日豐四牛。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引之云：闕卽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能釐正而曲爲分別，失之。張云：掘闕固不當複，然掘下似脫一字。但云掘，文不成義。又案此莊子及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述豫且事所本。

之龜爲無貲。望案之乃以字誤。

一日而豐之以四牛。宋本豐作疊。

吾今將有大事 宋本無今字。

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 丁云此十九字疑衍見上文。

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 吳云則君上脫無豫二字。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

蓄飾 王氏引之云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飾餘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

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丁云肥古肥字集韻曰肥薄也列子黃帝篇曰所偏肥晉國黜之張湛

注曰肥薄也。

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 宋本無下械器不奉四字御覽治道部七引同宋本

而諸侯之皮幣不衣 御覽衣作至

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 御覽無外字內作則張云內當爲而字之誤而卽則也說見王

氏經傳釋詞

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 王云貧字義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

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

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丁云：不得不使，疑當作不用不使。承上不得不使，不得不用言之。言使民無有不爲我用，不爲我使也。

祿肥則士不死。望案：此肥字亦當訓薄，與上肥籍斂義同。

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望案：十疑七字之誤。

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丁云：黃金上亦當有所出之地名，與

下文一例。秦之明山衍之字，揆度篇曰：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是其證。

今國穀重十倍而萬物輕。望案：今國穀上脫管子曰三字。

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丁云：案當作穀之九在大夫，然則穀羨在大

夫也。今本穀誤爲幣，又衍一幣字，遂不可通。上文云：爲吾運穀而斂財，財卽幣也。云國財九在

大夫者，卽運穀以斂之也。云國歲反一財物之九皆倍重而出者，卽以幣準穀，幣仍返之民間

也。故此云財物在下也。財物在下，則穀在上，故云穀之九在大夫也。穀在大夫，重一而九爲餘

故云穀羨在大夫也。管子立環乘之幣，不過重輕輕重，一上一下，斷無幣穀盡斂於國，自壞其

法也。

熟穀之人亡。望案熟俗字。當從宋本作孰。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望案還讀爲環。說見君臣下篇。

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宋本予作子。通典食貨十二引同。洪云予當作子。臣乘馬篇。秦秋子

穀大登。又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

今上斂穀以幣。望案今令字之誤。

無不爲國筴。中立本國誤筴。

則諸侯穀歸吾國矣。宋本歸下有於字。

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宋本正作止。丁云橫字疑衍。

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宋本以下有一字。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王云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御覽資產部十六引無散字。

穀爲君幣爲下。望案君疑上字誤。

大夫聚壤而封。宋本作旅。望案旅列古同聲。如陳旅卽陳列。今本作聚。必裂字之誤。

散振不資者。望案不資乃不澹之誤。說見前。

以鄉完重 元本完作見。

特命我曰 俞云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此下文多脫誤不可強解。

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宋本主作生。

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 宋云三世當爲四世十世當爲五世古文四作三。五作又。形近

而誤。禮天子諸侯皆親廟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爲祧。祧主藏太祖及二祧廟。若文武

二世室有主而無廟。故云五世則爲祏。祏藏主石函也。本左傳杜注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

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墮。終禘及郊宗石室。本通典御覽摯虞決疑要注

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

主藏于始祖之廟。本續漢祭祀志注竝以毀廟爲祏也。莊十四年傳。鄭原鞅稱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蓋

主宗廟之官云。宗祏言遠者謙也。昭十八年傳。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

注。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之。又云。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此所

徙正以遷廟主在戶外西牖中。恐火及。故徙之。哀十六年傳。衛孔悝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大夫

三廟。高曾之主卽爲祏也。

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 丁云財字四字當衍。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 王氏引之云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

夫爲一家也乘馬篇曰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

爲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兩上脫一字辨見乘馬篇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三誤

爲二又衍七字也丁云六字皆八字之誤與乘馬篇同。

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 吳云日乃口字誤安井衡云古本牡作壯。

唐園牧食之人 王云唐園當爲唐園字之誤也食與飭同謂唐園中牧飭之人也輕重甲篇曰

以唐園爲本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園考菲履皆其證。

因捫牢筴也 丁云捫疑欄字誤晏子君之牛馬老於欄牢鹽鐵論是猶開其欄牢輕重戊篇殷

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欄牢卽阜牢也下文行捫牢之筴同。

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 安井衡云古本藏下有國字。

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 丁云常操下當脫國穀二字與上文句例同。

與工雕文梓器以下 望案與疑輿字誤。

以東西南北相彼用 望案彼疑被字誤。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史記貨殖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

上竝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次句中又脫有字當據以

訂正王洪二說如此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孫云據中山經之所以脫天地二字

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 丁云此下脫內字當據上文補

請刈其莛而樹之 路史黃帝紀注引刈作父莛作莛樹作時

逃其蚤牙 路史引蚤作爪

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 路史沙作研金作銀

上有慈石者 望案慈卽磁之假字

下有銅金 路史作下有赤銅青金

上有陵石者 御覽地部三引作綠石 珍寶部九引作陵石 與今本同。

下有鉛錫赤銅 御覽地部三 珠寶部九引 竝無赤銅二字。

苟山之見榮者 宋本元本見下有其字。

君謹封而祭之 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謹作遙。

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 金從之 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 史記五帝本紀 索隱

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 盧上無葛字 高祖本紀 集解引作交而出水 藝文類聚六十

引作廢而出水 廢發古通用。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 路史黃帝紀注引諸侯二字在相兼者之上。

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雝狐之戟 芮戈 洪云 荀子榮辱篇 狐父之戟 楊倬注云 狐父地名 管子曰

蚩尤爲雍狐之戟 狐父之戈 豈近此邪 路史後紀四引作雍狐之戟 狐父之戈 此作芮戈 誤。

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 路史注引作諸侯相兼者十有二。

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 路史注引作天下頓戟一怒。

此見戈之本也 丁云 見戈疑得失之壞字 正文云 得失之數 皆在此內 是其證。

一曰 上有鉛者 其下有銍銀 宋云 一曰 以下十一字 皆校者語 而作正文 則校語入正文者多。

矣。故管子難讀也。俞云：玉篇銍送死人具也。然則銍銀銍金，義不可通。疑當爲銍。五音集韻曰：銍，堅金也。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王云：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俞云：各當爲託。聲之誤。國蓄篇云：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王壽同云：伯申先生子，此義丁泳之述。稅當爲挽。挽者，奪之

假字也。輕重甲篇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此與欲守國財而毋挽於天下而外因天下，義正相同。故知脫卽奪之假字也。下文云：夫本富而財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稅亦當爲挽。

夫水激而流渠。王壽同云：渠讀當爲遽。遽，急也。

民舉所最粟。陳先生云：最當爲最。尹注音子外反。則譌最矣。

十口之家十人啜鹽，百口之家百人啜鹽。御覽飲食部三十二引，啜俱作砥。

糞泚水爲鹽。洪云：泚當作沸。泚水清不能爲鹽。且下文修河濟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

丁篇，并此篇。此語凡五見。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望案宋本正作沸，與洪說合。

丈夫毋得治宮室。洪云：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御覽飲食部二十四引此，正作大夫。

君以四什之費。丁云：四什下脫倍字。

修河濟之流。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御覽飲食部卅二引此，正作循。

五穀興豐。望案：興當爲與。說見臣乘馬篇。

巨錢而天下貴。俞云：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今作巨錢者，吾字缺壞，止存上半之五，而誤爲巨。賤之與錢，則以音近形似而誤也。

若以身濟於大海。望案：身疑舟字之誤。篆文身作舟，舟作舟，形相近也。

天高我下。王云：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則財利稅於天下矣。元本無利字。

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丁云：本當爲國。國蓄篇曰：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輕重甲篇

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輕重乙篇同可證也。望案：達當是道字之誤。

游子勝商之所道。丁云：勝當作媵。方言：廣雅竝曰：媵，寄也。寄商猶客商也。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路史前紀五引此文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爲天下者也。較今本多二十五字，宜據以補入正文。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王氏引之云：之仇二字，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注大謬，皆以雙武之皮。洪云：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後紀十一引，俱作虎。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王云：桓公曰當作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張云：桓公曰三字疑當在天下治下。

二五者，童山竭澤。陳先生云：二五者，下不應有童山竭澤四字。此四字疑在上文堯舜之王節中國準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可證。俞云：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

人君以數制之人。陳先生云：下人字衍。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俞云：此三句當在上文，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之下。

殺其身以釁其鼓 宋本釁作疊下同。

剽以爲門父 宋本剽作剽。

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 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故人無有姦能誣祿而至於君者。

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俞云寅字無義疑更字之誤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尹注云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去乃者字之誤望案路史後紀十一引此文去正作者。

民更相制 元本朱本更作吏。

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 宋本數下有也字。

二年耕而十一年食 丁云十一年疑當作十二年下文亦當有粟賈十二倍五字卽上文一歲

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之倍數也。

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 丁云處亦去也左僖廿六年傳能左右之曰以穀梁桓十四年傳以者不以者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有以重至而輕

去言物非無端而重至無端而輕去必有以之者則權數是也我動而錯之天下句趙本天下屬下讀者非張云當作天下卽於我矣已衍字耳

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 安井衡云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

吾非珽埴搖鑪囊而立黃金也 王云鑪囊當爲鑪囊字之誤也周官翦氏注故書蠹爲囊譌作

澗穴伏囊今本亦譌作囊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排橐也淮南本經篇鼓橐吹埴以銷銅鐵

高注曰橐冶鑪排橐也齊俗篇曰鑪囊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掘鑪囊鑄鑠乃成器故曰搖鑪囊而立黃金

利下上之用 元本利作制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俞云度當作各聲之誤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二日出竟明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卽云十日出竟夫五百里而十日出竟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誤脫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

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竟五日而反。俞云：五日當作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竟之日。此云三日出竟，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爲分者萬人。丁云：下文云爲當分者十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皆有當字，宜據補。

匹夫爲鰥。宋本鰥下有魚字。

其人方同而宮室美者。元本同作周。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俞云：挾猶給也。挾讀爲泮。古無泮字，以挾爲之。泮之言周也。偏也。故有給足之義。此言上農可以給五人，中農可以給四人，下農可以給三人，與下文上女衣

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

必起於糞土。丁云：起疑赴之誤。輕重甲篇曰：勿使赴於溝澮之中，是其明證。

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王云：賣上當有不字。檀即檀鬻之檀。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檀而亦不賣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三其本若爲食。丁云：輕重甲篇曰：事三其本，則衣食足，疑此文有誤。
國准第七十九。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宋本桓公上有齊字，得下有而字。

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丁云：下脫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九字，下文可證。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丁云：上脫謹逃其爪牙五字，此文卽承上文言之。

猛獸衆也。宋本猛作禽。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元本用下有之字。

立祈祥以固山澤。宋本固作周。

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宋本搏作搏，山金作金山，存作成。

立駢牢。丁云：駢字乃牛馬二字相并而誤。上文云：諸侯無牛馬之牢，輕重戊篇曰：立阜牢，服牛

馬而天下化之。望案：路史夏禹紀有立駢守以爲民饒句，疑本此文。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王云：菹菜當爲菹菜，字之誤也。俗書菜字作菜，菜字作菜，二形相似。菹或作沮。孟

子滕文公篇注曰：菹，澤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菜沛。周官縣師注曰：萊，休不耕者。是菹菜者

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壞壘不爲用之壤。萊字亦誤作菜。輕重甲篇：山林

菹澤草萊。萊字不誤。

立施以守五穀。朱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有之所生也四字。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端諫晨樂聞於三衢。王云。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作晨諫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是也。今本既

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窳。王氏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是稟字之譌。隸書掌或作掌。與稟字略相似。稟古

廩字也。廩與窳皆所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荀子議兵篇。則必發夫稟窳之

粟以食之。今本稟字竝譌為掌。楊注荀子曰。掌窳。主倉廩之宜。失之。辯見荀子。

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善。下文同。望案。資善皆澹字之誤。說見山權數篇。

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張云。用非其有。即所謂來天下之財也。使非其人。即所謂致天

下之民也。事語篇。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其非有。使非其人。與此正同。

夷競而積粟。丁云。夷競二字不可解。揆度篇曰。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又事

語篇曰。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上下文皆言穀。必非綈緇。夷疏與綈素同聲。則揆度篇之夷疏滿之。

即事語篇之綈素滿之矣。凡从夷从弟之字。古皆通用。其素疏二字通用者。惟有果蔬之疏。古

通用素。禁藏篇。果。蔬。素。食。當。十。石。墨。子。辭。過。篇。爾。雅。曰。穀。不。孰。曰。饑。疏。不。孰。曰。饑。穀。之。外。蔬。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

爲重。故管子言穀必兼及蔬也。據此以推。則夷競之競疑本是疏字。俗書說疏。形近而誤。故對粟言之。粟

言積。疏言夷者。夷讀如周官雍氏。夏日至而夷之之夷。鄭注曰。夷之以鉤鑷迫地芟之也。若今

取芟矣。先鄭注曰。夷氏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

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又稻人。夏以水殄艸而芟夷之。注先鄭說芟夷以春秋

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案先鄭言夷禾夷麥。管

子言夷疏。皆是翦取之意。後鄭又以取芟爲況。蓋艸菜必迫地芟之。疏是艸菜之可食者。惟夷

之乃得當耳。事語篇緜字。本是稊字。夷之通稊。猶夷之通稊。淺人因下素字。遂取同聲之緜字

改之。而失其解矣。

故遷封倉邑。宋本倉作食。望案。上下文皆言遷封倉邑。此倉字誤。

時蓄之家。張云。時當作峙。與峙同。說文作峙。

天下有慮。望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慮。亂也。

金鑑之數。宋本金作釜。是。

遠通不推。望案。通乃道字誤。

收貧病 望案牧當從朱本作收說見侈靡篇

請以令高杠柴池 望案柴乃采字之誤說見中匡篇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 宋本朱本簞作箒王氏引之云箒字義不可通蓋輦字之譌

輦字隸或作輦見韓勅碑字從車從扶說文扶讀若伴侶之伴扶字上畔之卅與隸書竹頭作卅者相似因譌

為竹下畔之卅與卍字相似因譌為卍又脫去車字上一畫因譌為箒箒之箒後又偽為莞箒

之箒耳夫妻服輦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間夫妻服輦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人輓之也海王

篇行服連輶輦者服連卽服輦也周官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字亦作撻淮南人

間篇負輦載粟而至今本脫載字說見淮南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撻是也高注訓服為駕牛撻為擔皆失之服之言負

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牝服鄭司農云服賣為負小雅大東篇腕彼牽牛不以服箱謂負箱也史記貨殖傳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

輦行蓋服輦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輦也下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

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梁也韓子外儲說右篇茲鄭子引輦上

高梁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雨苟下

則雖十人之力不能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若作服箒則盛食之器甚輕何至十人昇之而

猶不能上乎輦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輶一人兩手持輶輶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

夫婦推轅者。婦以繩輓於前。夫持兩轅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輦也。

天酸然雨。洪云。酸通作霰。說文。霰。小雨也。

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王云。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

馬之力無所因。望案。中立本作無所因。

弓弩多匡軫者。望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弓不正圓如月之虧缺也。張云。考工記則

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鵝鶩之舍近鷓鴣鵠駝之通遠。王云。通常爲道字之誤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開之。呂氏春秋知化篇。接土鄰境。壤交

道屬。今本道字。並誤作通。鵝鶩去人近。鷓鴣鵠駝去人遠。故曰鵝鶩之舍近。鷓鴣鵠駝之道遠。

鵠鷓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段先生云。式讀當爲飾字之假借。

三月解匱。王氏引之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匱字。匱當爲匱。篆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忝。二

形相似。隸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匱字多譌作匱。漢冀州從事張襄碑。復攸陶

父。司隸校尉魯峻碑陰。濟陰定陶。皆是也。匱讀與韜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藏也。小雅彤弓篇。

受言囊之。毛傳曰。囊。韜也。釋文韜本又作弣。說文曰。弣。弓衣也。古者音匱同聲。小爾雅曰。縗。索

也。縗即宵爾索縗之縗。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

孟夏兮。史記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搯搯搯也。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搯。是其證也。韜從滔聲。故通作搯。

彼十鈞之弩不得斐檄不能自正。王云。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斐字。當是斐字之譌。說文曰。斐輔也。徐鍇曰。輔卽弓檄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榜所弓輔弓弩。又曰。檄榜也。斐榜檄三字皆從木。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斐檄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籛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說苑建本篇曰。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檄不能自正。排檄與斐檄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榜檄者所以矯不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栝輔檄之正弧刺也。斐輔榜一聲之轉。或言榜檄。或言輔檄。或言斐檄。其義一也。

故三月解弣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王云。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桓公忽然作色。王云。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爲忿然。隸書忿字或作忿。形與忽相近而誤。晏子春秋諫篇曰。公忿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爲圃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其證。

聖人乘幼。丁云。幼讀爲幽。大戴禮語志篇。史記厯書竝云。幽者幼也。古窈字作幼。爾雅毛傳云。冥幼也。詩釋文。幼本作窈。幼冥卽窈冥。窈冥卽幽冥矣。淮南道應訓。可以明。可以窈。注窈讀如

幽禮記玉藻注。幽讀爲黝。周官牧人守祧。鄭司農竝云。幽讀爲黝。黑也。幽黝古今字。毛傳云。幽黑色也。黝從幼聲。黝謂之黑。幼亦謂之黑矣。管子有幼官篇。篇內言玄官者三。幼官卽玄官耳。玄猶幽也。水官曰玄冥。正取幽冥爲義。淮南注。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惠半農說。下文五吏爲五官之神。然則幼官篇之玄官亦卽玄冥。聖人乘幼。故管子以之名篇也。

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宋本五吏作五更。下同。

秋斂落原。望案斂疑獻字誤。

魚以爲脯。鯢以爲菽。張云。魚字當脫右旁。

令以矩游爲樂。俞云。矩當作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从水。渠省聲。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王云。大身之都亦當爲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形相近而誤。都卽禹貢大野既豬之豬。馬注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本

紀。豬作都。丁云。大舟之舟當作周。古字通用。大周謂四周廣大也。輕重乙篇曰。以令至鼓。期於

秦周之野。期軍士。卽此所謂大周也。

越人果至。隱曲蓋以水齊。望案蓋爲菑字之誤。說見四稱篇。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王氏引之云。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爲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爲句矣。

百鍾之家不得事鞮。丁云。上文云。北郭者盡屨縷之屨也。則鞮卽屨謂屨也。集韻屨或作鞮。

則空閒有以相給資。王云。空閒當依宋本作空閒。謂以空閒之地給貧民。

中齊有蓋石也。望案。蓋亦當爲蓄。說見四稱篇。

天下倪而是耳。洪云。倪通作睨。是當作走。言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輕

重乙篇同。

吾能令農毋耕而食。王云。吾字涉上句夷吾而衍。

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望案。火字誤。當依朱本作水。安井衡云。古本作煮水爲鹽。地數作煮

沸水。古本脫沸字。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僉云。庸讀爲傭。作之傭。廣雅曰。傭。役也。尹注訓爲功。非是。

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王云。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曰。本國自無遠饋而食。是其

證。無鹽則腫。自爲句。地數篇作惡食無鹽則腫。

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宋本弊作幣。

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王云。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爲段。假字。交段。謂交借財也。隸書殷字作段。

段字作段二形相似故段譌爲殷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闔釋赤遷爲假相漢表作殷相殷乃假之譌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零段王子侯表作康段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譌作零殷說文假非真也段借也是假借之字本作段今經傳相承作假而段字不復

用此段字若不誤爲殷則後人亦必改爲假矣

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洪云字書無簡字月令具曲植籩呂氏春秋籩作簾簡即簾之壞字

遺財不可包止朱本包作拘洪云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作包者誤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王氏引之云

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爲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

爲盜矣乏字本作五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爲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爲乏望案懷祖先生廣雅疏證謂此

正字爲句之誤廣雅曰句求也俗書句字作丐與正相似而誤襄公三十一年左傳釋文丐本或作正昭公六年釋文士句或作王正是其證

今操不反之事張云不反疑即上文下艾二字之譌艾者刈之假借字下艾謂去其本

是君朝令一怒俞云怒讀爲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

爲弩朝令一弩正謂其語之過也管子齊人故齊語耳

民人之食有人若干畝之數王云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

發草立幣而無止丁云發草與立幣連言不詞疑涉上而衍

民猶若不足也。望案若疑苦字誤。

東車五乘。丁云東乃束字誤。束車約車也。國策曰請爲子約車。又曰王爲約車載百金。

迎癸乙於周下原。宋本下作不。

而靡幣之用。丁云幣者敝之借字。說文敝帔也。一曰敗衣也。輕重乙篇曰器以時靡幣。

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王氏引之云當作粟賈平釜四十。金賈四千。言今之粟賈平每粟一

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金。孟子公孫丑趙注曰古者以一釜爲一金。釜二十兩也。四千錢。二者皆當時之賈也。下文粟

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卽承粟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

則二金中八千也。卽承金賈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衍則字。因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

而文義遂不可通。

渾然擊鼓士忿怒。陳先生云渾與鎧一聲之轉。詩擊鼓其鎧。毛詩曰鎧然擊鼓聲也。說文鑿鼓

聲也。引詩作鑿鎧。鍾鼓之聲也。引詩作鎧。依毛訓則詩之鎧當爲鑿。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閭閻

爲鑿之段字。又說文鑿鼓聲。集韻通作鑿。隆冬與重聲亦相近。

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望案士下當脫二字。帥然筴桐鼓爲句。

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王云珠象上脫請字。下文皆有當據補。

崑崙之虛不朝。御覽珍寶部八引無之字。孫云爾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字。

容金而金也。陳先生云上金字疑誤。丁云而金疑當作千金。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天下之可得而霸。宋本霸作伯。下同。丁云之乃不字誤。山至數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孰穀之人亡。又曰內則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此言孰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與山至數篇文義略同。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丁云壤列二字連文。下文云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或讀列字下屬。非。

低諸侯度百里。陳先生云低。小也。其字當作恹。說文恹。小兒。詩曰恹恹彼有屋。今正月詩作低。低。傳曰低。低。小也。

夫海出涕無止。宋本涕作沸。

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望案：不欲當作欲不二字倒。

推徐疾羨不足。王云：推當爲準。準省作准。因譌而爲推。事語篇作准徐疾贏不足。是其證。

左右不足友。宋本友作支。疑誤。

故苟入吾國之粟。丁云：地數篇云：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疑此文入當爲食。

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望案：衡字衍。

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丁云：案當讀故謹毋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今本本字譌未。又與

本二字倒。則字據上文則國筴可成句補。上文曰：故苟食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粟幣皆本也。

故地數篇曰：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故謹無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與上文故君請重

重而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文法一例。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孫云：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誤。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鑿一鑿一錄一軻。丁云：軻當爲柯。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櫓有半。謂

之柯。又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二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

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柯斧柄也。柄柯也。或作棟。詩：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說文：則等畫物也。古之人或取法於斧柯。故謂其則不遠。爾雅：柯法也。尺寸取則於柯。

故曰法也。然則柯亦爲車者所不可少之物矣。管子言田器類及木柄，與此同義。

鼓山鐵 望案鼓乃斃字之誤。說文斃有所治也。讀若舉。此因聲以得義。鐵在山中，利舉治之也。

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望案十乃七字誤。

有雜之以輕重 望案有乃肴之誤字。說見侈靡篇。

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丁云虜乃庸字誤。

河城諸侯畝鍾之國也 贖山諸侯之國也 丁云贖字義不可通。左旁白字疑百字誤。右旁責字。

疑負字誤。百負卽百倍也。言畝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也。寫者誤并百負二字爲贖。校者

又改作贖耳。負倍二字古通用。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 王云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下句對文。

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 朱本所作形國蓄篇正作形。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 王云露當爲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

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侈靡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

汶淵洙浩滿三之 宋本浩作沿。

日至日穫 元本下日字作而。

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丁云艾與刈同收當爲畝。中方都二之數雖不止一畝之積。要其所量可於一畝約知其數也。

請以一朝素賞軍事。望案素讀爲索。鄭注禮記檀弓云索猶散也。以令至鼓。治要無此四字。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王云下期字當依治要作朝。言與軍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卽涉上文期於而誤。

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王云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甄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善。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爲五耳。張云此牙字當在鮑叔下。誤倒在朋字下。後人遂妄增易字耳。

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敵禽將者賞百金。而得執將首者。望案高誘注淮南子曰執主也。

言能得者壘千人。丁云當作言能得壘千人者。乃與上下文句一例。望案治要引壘作累。吾曷以識此。望案識職之借字。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吳云內鄉二字當互易。

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王云見其當依治要作見禮。今本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桓公終舉兵攻萊。宋本無終字。

戰於莒必市里。治要無必市里三字。

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山間壤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蓄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俞云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當竝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脫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脫。而句上有其民兩字甚爲不詞。蓋其民卽去一之誤。古文一作弋。因誤爲民。弋誤爲民。因改去爲其。屬之句上而義全失矣。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蓋五分其國而去其三分。則僅能操其二。桓公言不能操其二者甚之之詞也。如今本則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不得其指矣。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搃損焉。宋本子作予是。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宋本平作乎。俞云施乃也。字誤乎。上當脫粟字。

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民乎其歸我如流水甲篇言民此篇言粟句法正同

則請重粟之賈金三百 丁云元本作釜二百是也謂每釜加賈三百下文所謂三倍其賈也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 王氏引之云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

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

刻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王云固當為調下文兩固字並同調誤為周又誤為固耳下文衡數不

可調即承此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脫此文說見國蓄篇是其證

調則澄澄則常 王氏引之云澄訓為清與調字常字義不相承當是澄字之誤說文澄平也物

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其數不能均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澄

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澄則常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芣正義故心旁誤

為水旁

常則高下不貳 望案貳當為貳說見勢篇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王云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

衍下文御覽時序部二引此無下有字

農事且作 御覽時序部二引作農事既成。

絲纈之所作 御覽絲作蠶。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 王云大秋上行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御覽引此亦無。

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 望案也字衍。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六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 王云泉當爲帛下文亦云有五穀叔粟

布帛文采者。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

案泉布亦當爲帛布。布帛或曰帛布下文帛布絲纈之買即其證。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帛布不當

云泉布。帛泉字相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

案泉金亦當爲帛布。上文作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母至其本 元本母作每。俞云母當作母。母古貫字。

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 王云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籍當爲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 王氏引之云不如令者不得從爲句天下諸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衍

反此有道乎 王云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 丁云閒乃閭字誤下文曰表稱貸之家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 王云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則涉下文千鍾而衍

其出之鍾也一鍾 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上中字而誤丁云案也字亦當在一鍾下例見下文

上斲輪軸下采杼粟 宋本斲作斲粟作粟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 宋本若作苦王云苦處當爲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卽其證隸書谷字作𠂔苦字作苦二形相似而誤上斲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斲輪軸下采杼粟則此上斲福當是上斲輻之譌上言斲輪軸此言斲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少者三十鍾 望案十字誤當依宋本作千

受息之氓九百餘家 宋本氓作萌

出粟參數千萬鍾 朱本無數字是

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吳云棄乃意字誤。丁云之正二字當是五王之誤。五

王猶五君也。輕重甲篇曰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五王也是其證。

君之棧臺之職。吳云職疑藏字誤。下文同。

桓公舉衣而問曰。元本朱本衣作哀。張云哀疑衷字之譌。

使有以終其上令。王壽同云終當爲給。下文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是其證。

寡人之德子無所寵。丁云寵疑窮字誤。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王云曰字衍。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王氏引之云發下蓋脫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

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又曰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是也。務字屬下

讀。務上之所急者務農也。農者上之所急也。

萊有推馬。王壽同云推乃準之誤。下文云云可證。

齊東豐庸而糶賤。兪云庸康之誤字。高注淮南子曰康盛也。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疆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疆二泉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

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王云齊西之粟三斗三

十錢則二斗二十錢而鎰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爲一鎰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鎰，失之矣。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云：十當爲斗，釜斗之粟，卽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什，後人誤以爲什字而改爲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俞云：案上言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欲改十爲斗，反失其義。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王氏引之云：阮當爲隄，報當爲障，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鄆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隘與阮同，鄆與障同。

謹守泉布之謝 望案：泉乃帛字誤。

謹絲麻之謝 丁云：謹下當有守字，上文句例可證。

龍鬪於馬謂之陽 宋本謂作請。

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 宋本飭作飾，顧千里云：初疑拘字之誤，請使大夫拘飾。

爲句。服下當脫一字。

地重投之哉兆。丁云。哉乃裁字誤。

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王云。收當爲叔。叔卽菽字。見下文。輕重甲篇亦云。子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叔字艸書作𠂔。因譌而爲收。

請以平賈取之。宋本之作人。

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鄰財之道也。望案。齋當爲留。說見四稱篇。

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望案。并與屏同。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王云。請之當爲謫之。下文滅其位。杜其門。是謫之事也。今作請

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鵝鷺含餘秣。朱本秣作秣。

吹笙箎。吳云。笙箎下奪之風二字。輕重乙篇有。

此何以洽。王云。洽當爲給。下文云。國中大給。卽其證也。給洽草書相似。故給譌爲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王云。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王云。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

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宋本賑作振。

通之杭莊之閒。王云。杭當爲抗。抗古讀若康。抗莊卽康莊。

則蠹虻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丁云。巨渠段字。雄當爲庸。上林賦有庸渠。水鳥也。說文。鱗。鱗鳥。投蠹蚶巨雄。孫云。蚶當依上文作虻。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吳云。請乃諸字誤。

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王云。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賤賣而誤。

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宋本衰作裛。是。

此其何故也。王云。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論議玄語。張云。玄當爲互字之譌。舊書往往相亂。

內嚴一家而三不歸。丁云。嚴乃瞰之借字。廣雅曰。瞰。視也。孟子離婁篇注曰。瞰。視也。音義。闕或

作瞰。同。說文作闕。云。望也。集韻有瞰字。云與瞰同。視也。

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丁云。無疑垂字誤。

一舉而名實俱在也。宋本一作壹。

民何爲也。望案當作民何不爲也。脫不字。

敢問齊方于幾何里。丁云于卽方字之誤而衍者。

泲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泲字。

本海莊二字譌并作一字。王云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書莊字作庄。俗又省作庄。因譌而爲庠。加彡則

爲泲矣。丁云也字上亦當有非穀之所生五字。與上下文一例。

朝夕外之。安井衡云朝夕讀爲潮汐外之。逸其外也。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望案吾乃君字誤。

君動言操辭。王氏引之云。操當作搖。搖辭卽動言。古人自有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

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宋本孤作狐。

及吾地亦有道乎。丁云及乃反字誤。

君以織籍籍於系。甲元本無下籍字。安井衡云系當爲糸。五忽爲糸。十糸爲絲。

如此則云五穀之籍。劉云云疑當作去。

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丁云當讀以國一籍五句。

臣乃五字誤。君守布萬兩句。右乃君字誤。上文云君守布是其證。而后籍麻句。麻十倍其賈句。布五十倍其賈句。今士籍麻二字誤乙。又脫麻字。衍四字。術字。宋本作衍。衍字係校語。屨入上。文云君守布則籍於麻。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是其證。

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丁云朱本二十作世。蓋廿字誤。故乃數字誤。

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王云湯讀爲蕩。一可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是其證。

物之生未有刑。朱本刑作形。

守物之終始身不竭。王云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卽其證。陳先生云終始二字互倒。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四字爲句。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虛戲作造六卷以迎陰陽。路史後紀一引作六畫。莊氏述祖云卷當作金。古法字。亦通政。大戴禮盛德篇有六政。疑卽六金。

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路史炎帝紀注引樹作種。淇上有于字。民作人。無而天下化之五字。

鑽燧生火 御覽火部二引生作出

以熟葷臊 路史注引作腥臊

無茲膾之病 御覽皇王部四引茲膾作腸胃集韻古文作膾路史注引作無腥膈之疾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 朱本商作敵望案涇當為瀆商當作奠皆字之誤

立阜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王云阜當為阜字之誤也史記五宗世家彭祖衣帛布衣阜以養馬

牢以養牛故曰立阜牢服牛馬

循六崧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望案崧金字之誤

公曰其行義奈何 王云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千穀也 俞云千穀當從一本作子穀子穀穀不成者猶言童蕻矣說文禾粟之采音生而不成

者謂之童蕻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 王云財用上脫而字下文云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即

其證

綈縞而踵相隨 王云縞與縞同集韻縞或作縞縞當作曳曳引也言引縞而踵相隨也今作縞者因縞

字而誤加糸耳尹注非

應聲之正 宋云正同征。

二十四月 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室屋漏而不居 王云。居當爲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御覽木部一引此。竝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沐塗樹之枝也 宋云。檀弓。沐椁。鄭注。沐。治也。此云沐者。亦謂脩治去其枝也。

闞其年 俞云。闞乃闞字誤。其讀爲菴。此當以闞菴年三字爲句。

民被白布 望案。白帛。段字。

以其不增也 宋本增作捐。宋云。說文。捐。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擗捐。則捐謂芟其上枝。不能密陰。不捐則不芟也。

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 望案。胡乃懷字誤。輕重丁篇正作懷。

歸市亦惰倪 王云。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及父老而言。

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安井衡云。城非所以置鹿。城當是囿字誤。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俞云。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又案。下文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金一

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女子居涂。望案：涂上一本有內字，疑管子本或作內，或作涂而校者合之耳。

明王之所以賞有功。宋本王作主，下同。

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元本朱本莘作楚。

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賈。王云：貴賈當爲貴賈。藝文類聚武部獸部下，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

竝作貴價，是其證。下文亦云：不敢辨其貴賈。今作貴賈者，涉上文公貴賈之而誤。又下文衡山

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案賈當依朱本作賈。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

倍其賈，卽其證。此亦涉上文諸賈字而誤。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獸部二十引本作農。下文同。俞云：作農

者，乃後人不曉古語而改之。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禮記大學篇：此謂

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象傳：本末弱也。侯果曰：

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對臣民而言，則君

爲本。管子地數篇曰：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

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衢處

之國也。遠稽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其義一也。淮南子汜論篇立之於本朝之上。高注曰。本朝。國朝也。是古人謂國爲本之證。此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爲農。則失其義矣。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王云。公因當爲公。其上文曰。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

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望案句例。賈下當有矣字。

令其買再什以上。安井衡云。古本買作賈。

修械器之巧。安井衡云。古本巧作功。

趙糴十五。吳云。此與下文修糴五月。糴糴二字當互易。

輕重已第八十五。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丁云。清。精段字。

璿玉總。朱本總作摠。王云。總與摠皆忽之譌。忽卽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作留。注云。留者。笏

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墨子公孟篇曰。

公孟子載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袞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玉忽。卽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卽此篇之文。

發出令曰。望案。發下當脫號字。

教民樵室鑽鑿。竈泄井。望案。槿乃煖字之誤。說見禁藏篇。

耒耨懷鉛鉛。又樞權渠。纒縲。王云。又當爲父。父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耨是也。說文。樞。鉏柄

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耨棘樞。以破衝隆權渠。下文作穫渠。未詳。縲卽繩字之誤。隸書。詎字或

作詈。又作詈。形與晁相似。詎之爲晁。與晁之爲晁。其下半亦相類也。縲亦繩也。丁云。耒。耨字之

誤。懷。樞字之誤。鉛。鉤字之誤。權。當依下文作穫。說文作鑊。大鉏也。渠與權同。釋名。齊魯謂四齒

杷爲權。

此三人者。王氏引之云。人字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非謂僅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義正

與此同。

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丁云衆疑衣字誤。衣下有食字疑脫在不可事者下。入國篇曰官而衣食之隨其所言勿遺棄也。俞云衆疑粟字誤。師古注漢書文帝紀曰粟給也。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俞云作讀如詩侯作侯祝之作。此蓋神道設教之意。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王氏引之云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則此

當云天子服赤纁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

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俞云誅大臣三字衍文。此蓋以斷

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有誅大臣之文。

則爲滅四大矣。又案斬大山之斬當讀爲鑿。與形勢解斬高同。

天子祀於大宗。御覽時序部八引作祈天宗。

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王云人當爲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

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吳云沃乃飫字誤。

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感祭也。吳云兩所字皆涉下文所以字而衍。

天子祀於大蠶。安井衡云大蠶蓋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蠶。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饒其納。

也。說文。心疑也。讀爲瑣。非此義。

西出其國百二十八里而壇。俞云。以上下文推之。所出之里數皆與所數之日數相符。則此文亦宜云出國九十二里矣。乃出國百二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又自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而秋至。合而計之。則爲一百三十八。故出國百三十八里也。古人於此蓋別有義。

發號出令。望案。此句下脫曰字。當依上下文例補。

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王云。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

張稻當弩。望案。張稻以下數句。乃他篇之佚文。誤綴于此。

穫渠當脅軻。葦笠當掾。宋本穫作獲。元本軻作軻。丁云。脅軻之爲物。形狀未聞。惠學士以脅爲甲。軻疑當爲鞬。玉篇曰。鞬。兵器也。掾當爲楯字之誤。楯者。盾之借字。禁藏篇曰。苴笠以當盾。是。其證。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